

五月花

FLOR DE MAYO

[西班牙]伊巴涅斯著

VICENTE BIASCO IBÁÑEZ

中国 重庆出版社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 CHI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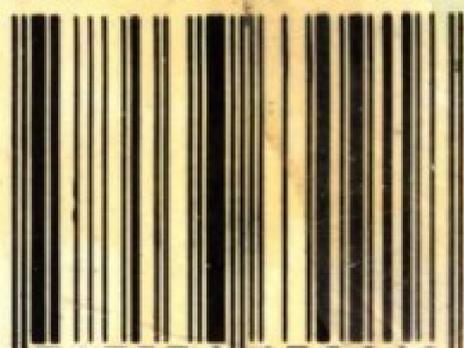


FLOR DE MAYO
VICENTE BIASCO IBÁÑEZ

LA PRESENTE EDICIÓN HA
SIDO TRADUCIDA MEDIANTE
UNA AYUDA DE LA DIRECCIÓN
GENERAL DEL LIBRO Y BIBLI-
OTECAS DEL MINISTERIO DE
CULTURA DE ESPAÑA

本书由西班牙文化部
图书总署资助译出

ISBN 7-5366-3091-3



9 787536 630918 >

L55145/1

尹承东 蒋宗曹 李德明 译

03



五月花

FLOR DE MAYO

[西班牙]伊巴涅斯著

VICENTE BIASCO IBÁÑEZ

中国 重庆出版社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 CHINA

(川) 新登字010号

Vicente Blasco Ibáñez

FLOR DE MAYO

本书据 Aguilar, Madrid, 1969年版译出

本中译本享有专有翻译出版权

责任编辑 张敏生

封面设计 邵大维

技术设计 刘忠凤

【西班牙】伊巴涅斯著 尹承东 蒋宗曹 李德明 译

五 月 花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印制一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5.875 插页 5 字数 135 千

1995年5月第一版 1995年5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8,000

*

ISBN 7-5366-3091-3/I·559

定价：8.50元



Yin Chengdong, cotraductor de Flor de Mayo y Cañas y Barro, frente a la antigua casa de Vicente Blasco Ibañez.

《五月花》和《芦苇和泥塘》的译者之一尹承东在布拉斯科·伊巴涅斯故居前。

内 容 简 介

西班牙著名作家伊巴涅斯的这部重要作品通过描述巴伦西亚港湾一户渔家三代人的故事，概括了西班牙渔民多舛的命运。出色的渔民巴斯夸洛被海涛吞噬了：他年轻的妻子托娜含辛茹苦地哺育两个儿子长大：雷多尔和托纳特。兄弟俩性格迥异，为生活所迫，他们长大后又当了渔民。雷多尔辛勤劳动，甚至不惜冒险走私，终于出人头地，有了一艘自己的渔船“五月花”，但他并没有逃脱他父亲那样的厄运，在一次暴风雨中强行出海，以至船毁人亡，他和托纳特以及儿子巴斯夸莱特无一生还。作品不仅细腻地描绘了托娜一家，特别是大儿媳多洛雷斯与两兄弟之间的感情纠葛与冲突，而且以奇丽冷峻的笔调展现了人与人，人与大自然搏斗的画面。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22)
第三章.....	(43)
第四章.....	(57)
第五章.....	(69)
第六章.....	(79)
第七章.....	(98)
第八章.....	(114)
第九章.....	(132)
第十章.....	(160)
致读者.....	(179)

第一章

黎明时分，雨停了。街上瓦斯灯摇曳不定的光芒映照在石子路的积水中，犹如一道道血红的溪流。瓦屋顶凹凸不平的线条渐渐地在灰色空间的背景上显现出来。

五点了，巡夜的人摘下挂在街角的提灯，使劲地踩着麻木的双脚，懒洋洋地向几个身穿风雨衣等着七点钟换岗的警察问了声“早晨好！”后，便离开了。

远处，从巴伦西亚开出的那些早班火车的汽笛声驱走了清晨的宁静，显得格外响亮。钟楼里的钟声呼唤着人们去做早弥撒。那钟声，有的像老妇的嘶哑嗓音，有的像天真无邪的小孩子的结结巴巴的讲话声。屋顶上震颤着雄鸡挑战似的尖利的晨鸣，此起彼伏，遥相呼应。

潮湿的、冷清的街道上，最初行人的脚步发出奇怪的响声。人们依然沉浸在恬静梦幻的最后欢乐之中，他们的呼吸从那紧闭的门缝中透了出来。

天空渐渐泛出了鱼肚白，仿佛无数片薄纱一块块地撕裂开来，在晨光前伸展着。一道灰白的寒光射进了十字路口，甚至照到了最僻静的角落。城市苍白的轮廓从阴影里渐渐显现出来，似乎像幻灯缓慢映出的、浓淡相宜的风景画。被雷阵雨浇湿了的房屋的轮廓也显现出来了，屋顶像镜子般闪闪发亮，屋檐上滴落着最后的几滴水珠，林荫道上单调的、光秃秃的像扫帚一样的树木

摇晃着冬日的枝杈，长满苔藓的树杆散发着潮气。

煤气工厂由于整夜工作而疲惫不堪，发出了最后的哀鸣。由于夜间不停的工作，贮气桶无力地从铁索上滑了下来。砖砌的巨大烟囱在高处喷出它最后的黑色的滚滚浓烟。这浓烟在空中弯弯曲曲地随意飘动，犹如在一张灰白纸上滑动的墨点。

在离马尔桥不远的地方，收税的职员们为了抵御潮气，裹着围巾走来走去。城关消费品税务所玻璃窗后边，刚刚上班的抄写员在摇晃着他们睡意犹存的脑袋。

他们在等着卖主进城。卖主是一群东方区^①的平民，他们善于讨价还价，贫困使他们性格暴躁，为了一分钱，甚至能骂个没完没了。在没有到集市上摆摊以前，他们要和收税官员们进行无数次的争吵。

在破晓的昏暗中，卖菜车和奶牛响着忧郁的丁零丁零的铃声走了过去。现在轮到卖鱼妇了。她们是一群穿着破烂、肮脏和吵闹的人。她们的喊声把人们的耳朵都要震聋了，她们的裙子散发出腐烂的鱼腥气和海上的硝石味。

当她们到来时，天已经大亮。黎明蓝色的、有力的光线清晰地画出了灰色空间的一切景物。

懒洋洋的畜铃声和说笑声越来越近了。四辆双轮马车一辆接一辆地驶上了马尔桥。那拉车的马瘦得可怕，看来只是靠了车夫扯着缰绳在支撑着。车夫们蜷缩在车座上，围巾一直缠到了两只眼睛边上。

马车好似黑色的棺材，在车辙上跳来跳去，像一条条破旧得快要散架的渔船在浪涛上颠簸。车篷上的皮革已经打了洞，有的

^① 主要指巴伦西亚和木尔西亚。

地方破烂不堪，用竹杆做的支架都从那里露了出来。篷顶排水槽涂着红色的粘胶。包铁已经坏了，用绳子拴着，依然发出吱吱嘎嘎的声响。肮脏的车轮外面还保留着前一年冬天的泥土。整个马车从上到下像是一个筛子，仿佛刚刚遭受了一场伏击的排射。

马车厢里装饰得花里胡哨，挂着退了色的红车帷。从后面的车帷开口处可以看到卖鱼的娘儿们横七竖八地坐在鱼筐中间，她们身上裹着大方格披巾，头上缠着围巾，一个个像球一般挤在一起，一种海边沼泽地的臭味从那里散发出来，简直令人翻胃。

马车慢吞吞地排成一队，一摇一晃地前进着，似乎失去了平衡似的向一边倾斜着，直到遇到一个车辙，迅速向另一边轮子的方向倾去，像一个精力衰竭的病人，突然用力变换了一个姿势。

马车在税务所前面停住了。卖鱼妇们一个接一个地踏着马车的踏脚板走了下来，她们趿拉着鞋，袜子已经破了，露出肮脏的脚跟，裙子卷了上去，印着黑色阿拉伯图案的黄衬裙露了出来。

在台秤前面，盖着湿破布的大竹筐子排成一行，筐里装的是闪着铅灰色的沙丁鱼，浅红的羊鱼，龙虾又长又细的触须隐约可见，它们在拚命地抖动着、挣扎着。筐子旁边放着大个的猎获物：宽尾巴的鲑鱼，在作最后的挣扎，身子弯曲着，圆形嘴巴张得老大，露出那黑乎乎的喉咙和台球一般浑圆而苍白的舌头；又阔又扁的鳐鱼伏在地上像一块又湿又粘的抹布。

台秤被一些郊外来的面包工人占用着。这些彪悍的小伙子眉毛上沾着面粉，腰里扎着方围裙，袖子挽了起来，正在卸着一袋袋香喷喷的热面包，使食物的香气散发在充满鱼腥味的空气里。卖鱼妇们一边等着过秤，一边和那些好奇地观赏着大鱼的收税职员及行人谈着话。接着又陆续走过来一些卖鱼妇，她们脑袋上顶着筐子或手里挎着篮子。等着过秤的人越来越多，柳条筐的行列

一直延伸到桥头。收税职员们渐渐地被那些精明的女人激怒了，她们吵吵嚷嚷，蛮横无理，每天早晨都把她们闹得头昏脑涨。

她们扯开嗓子说着话。话里每每都夹杂着一些粗言秽语，只有在莱万特码头上才能听到。当她们凑在一起时，头天的不满和黎明时海滩上的争吵便又重现了。她们做出一些粗俗的动作来回答辱骂，时而有节奏地拍着大腿，时而挥舞着双手，摆出一副威胁的架势。如果她们当中有人说话时不巧损伤了颚骨，这种暴怒很快就会变成哈哈大笑，仿佛鸡窝里的母鸡咯咯乱叫一般。

面包工人总是不把台秤让出来，她们生气了。辱骂像雨点般地落到了小伙子们身上，而他們也不甘示弱，于是，在夹着笑声的对骂中，事情越扯越远，连那些最难听的描述两性特点的脏话也都不知不觉地掺到里面去了。

在这又笑又骂的人群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多洛雷斯，人们也叫她雷多尔家的女人。她是一个比其他女人穿着讲究的美丽姑娘。她随意地靠在税务所的一根柱子上，双臂朝后，强健的胸脯向前挺着。当男人们盯着她的黄皮鞋和裹在红袜子里面的丰满的小腿时，她便像一座偶像似地满意地微笑着。

她是一个脸盘宽阔有着棕色皮肤的女人，一头金色的、蓬乱的头发，像光环一样围绕着她那窄小的前额。她的绿眼睛像大海一样深沉透明。有时，这圆睁着的双眼放射出一个个金闪闪的亮圈。

她身子结实，半露着她那有力的女性的牙床，像个疯子似地笑着。当她晒成了黑红色的厚嘴唇张开时，露出了一排整齐结实的牙齿，好似象牙，洁白光亮，给她的脸庞增添了几分光彩。

人家对她怀有敬意，像对一个强壮而又撒泼的姑娘一样。此外，人家对她所以这样尊敬，还因为她是巴斯夸尔，也就是雷多

尔的女人。这个巴斯夸尔，是一个在家里对她唯命是从、一声不吭的大老实人。但是在外边，在海上，他却是个比别人更为谙熟谋生之道的人。听人们说，他厨房的瓦罐里藏着许多杜罗^①。那都是他在捕鱼中交上了好运，一个比塞塔^②一个比塞塔地挣来的。因此，在鱼市上，多洛雷斯在那些贫贱、粗鲁、杂乱的人群中，便摆出了一副王后的神气。当人们赞赏雷多尔赠给她的那贵重的耳环或者阿尔及尔的头巾和直布罗陀的衬裙时，她就得意地咬紧了嘴唇。

她只是和她的一位大婶阿圭拉·比科雷斯老太太平起平坐。这位比科雷斯大婶是鱼市上的一位老行家。她长得像一条鲸鱼，满嘴是髭，肥硕而臃肿。四十年前她就以她跋扈的小眼睛和那张瘪嘴里的粗言恶语使鱼市上的警察退避三舍。以那张凹陷的嘴巴为中心，全脸的皱纹像光线似地汇聚在那里。

“基督啊！什么时候你们才能称完？”多洛雷斯叫喊着，两手插腰，向着面包工人走去。

面包工人从台秤上搬走他们最后一个口袋，用粗俗的玩笑回答这些渔妇。她们中的许多人，双手交叉地放在围裙下面，使自己的肚子更为突出，样子十分滑稽可笑。

开始称鱼了。于是那每天都出现的谁该排前的争吵又发生了。她们互相威胁着，但是一直没有动手。比科雷斯大婶用她那破锣似的大嗓门在插话，连珠炮似地大骂着。这时，多洛雷斯却把排号让给了她后面的人。她注视着桥头，从桥栏杆上看见一个落在后边的渔妇向前走着。这女人两手撑腰，鱼筐把她压得弯下了腰。

①② 西班牙货币名称。一杜罗等于五个比塞塔。

多洛雷斯，这个美丽的姑娘恶作剧地微笑着。当那个女人走近税务所的时候，她在阿圭拉·比科雷斯老太婆的胳膊上掐了一下，不知羞耻地哈哈大笑起来。

“看她，大婶！她总是迟到！当然罗，她是个慢性子的人！……总有一天她藏在围裙下边的那个小东西会掉下来的。”

迟到的女人脸色变得煞白，她疲倦地把沉重的筐子一个个地放在地上。她用仇恨的目光看着多洛雷斯，仿佛一见面，那可怕的愤怒就又在她身上复活了。她们互相从上到下打量着，眼里燃烧着怒火。

多洛雷斯抹了一下鼻子，用力地吸着气，仿佛在吸鼻烟。“她可以坐下来了，也该累了，走了那么多路，还在冒汗呢！”

这低声辱骂的话语激怒了那位迟到的女人……坐下？谁见过这样不害臊的女人？……她付不起马车费，是的，但是她是正大光明走来的，不像别的女人，为了过好日子竟然欺骗丈夫。

所有这一切，她在说谁呢？……说她多洛雷斯？……于是这个厚脸皮的卖鱼妇美丽的绿色眼睛冒着愤怒的金星。她向前走了几步，但是，比科雷斯大婶站在那里，她用满是皱纹的大手阻挡了她。

多洛雷斯的筐子终于过了秤。她既不想闹事，也不想争吵。上车去吧！她们本来可以再闲聊片刻，但是，现在时候已经不早了，鱼市上的主顾正在等着哪！你们瞧，她们是姑嫂，用这种方式打架像话吗！

比科雷斯大婶用她松弛的肚子推着多洛雷斯，把她推到了马车跟前。筐子和卖鱼妇们都已经在了车上。

美丽的姑娘像孩子似地被领到了车上，但是嘴唇仍在颤抖。当那辆快散架的大型双轮马车重新上路时，她发出了最后的威

肋：

“你，罗萨里奥，咱们走着瞧吧！”

“走着瞧？随你的便好了。后会有期。”罗萨里奥是一位瘦弱的、容易激动的矮个女人，她也愤怒得颤抖着。她可怜的胳膊瘦得像根稻草，但还是用力地把刚才压得她那么狼狈的沉重的筐子搬到了台秤上。

城里新的一天开始了。满载着起早人的电车奔驰着。为了挣钱糊口，一群群睡意朦胧的工人在道路的两旁川流不息地走着。他们背着中午吃的干粮，嘴里叼着烟蒂。

笼罩着天空的浓雾般的灰色蒸汽散了开来，太阳有如一个耀眼的圣龛终于在地平线上露出了它的脸庞，把地上雨后的积水变成了金色的液体，并将水面上火焰般的红光反射在房子的墙上。

街道上人群开始活跃起来。人行道上女仆们挎着白色的篮子，以轻捷的步伐走动。清洁工把前夜的尘土扫在一起。奶牛沿着街道走着，脖铃不时地丁零丁零作响。店铺的门陆续打开了，橱窗里陈列着五光十色的物品。店堂里扫帚扫地时发出了刺耳的声响，灰尘被扫帚云雾般地扬到了街上，在阳光下散开时发出闪闪金光。

马车来到了鱼市，老听差们殷勤地赶来卸筐，谦恭地把卖鱼妇们扶下车，由于自己贫困他们把这些卖鱼妇看作是太太。

裹着大披巾的妇女一个接一个地走进了像监狱铁门似的又窄又黑的鱼市入口处，这里最难闻的是从鱼市散发出来的潮湿的臭味。

小小的鱼市已经热闹起来，锌皮篷上还滴着昨夜的雨水。篷里，卖主把一筐筐鱼倒在大理石案子上，在铺着绿色宽叶菖蒲的

架子上将它们一排排摆好。切成一段段的鱼块露着血淋淋的肉体。前一天装在桶里贮藏在冰块中的鱼此刻也拿了出来，鱼眼已经混浊，鱼鳞也变软了。沙丁鱼乱七八糟地放在骄傲的羊鱼旁边。裹着深青色衣膜的龙虾，仿佛神父为死者祈祷似地摇晃着它的触须。

另外一些卖鱼妇占据着鱼市场对面的地方，她们穿着和卡瓦尼亚尔渔妇同样的衣衫，但是她们的外表更贫困，面目更令人可厌。

她们是阿尔武费拉的卖鱼妇。阿尔武费拉是一个奇怪而落后的村庄，人们在像棺材一般的黑色平底船上、在茂密的芦苇丛中、在一些陷入沼泽的茅屋里生活着。这些女人在污泥浊水中寻求生存。她们贫困，脸膛晒得黝黑，沾满了泥土，眼睛里闪着永远是第三等级人的奇异的光芒。她们衣服上散发出来的不是海水的咸味，而是沟渠里烂泥的臭气和池塘淤泥泛起时腐尸一般的气味。

卖鱼妇们把她们大口袋里的鲜鱼往大案子上倒出。口袋像有生命的东西在抖动着，口里往外喷吐着一堆堆摇头摆尾的鳗鱼，它们收缩着粘乎乎的黑色身体，蜷曲着白色的肚子，竖起像蛇一般的尖脑袋。在它们旁边倒出来的是已经死去的瘫软的淡水鱼——散发出恶臭的鲤鱼。这些鱼闪耀着奇特的金属光芒，犹如含毒汁的有着深暗色光泽的热带水果。

在这些贫穷的女人中间也是有等级的。一些最不幸的人，坐在又粘又湿的土地上，在一排排的桌子中间“贡奉”着一长串一长串弯着后腿伸着前腿的青蛙，它们都被灯芯草穿着，仿佛有些赤身露体的舞女。

买主像潮水一般涌了过来，卖鱼妇们交换着神秘的暗号，并

以一种特别的吉普赛语的喊叫声告诉人们警察到了，于是那些份量不足的违法的小秤便像变戏法似地在围裙和衬裙下面消失了。

卖鱼妇们用生了锈的钝刀子把一个个银色的鱼腹剖开，腥臭难闻的内脏被扔在案子下面。这些内脏连那无家可归的野狗闻了都会恶心得吠叫起来，逃向附近摆着肉摊的门厅去。

一个钟头以前，像朋友般挤坐在同一辆马车上，或站在税务所台秤前的卖鱼妇们，现在却从各自的鱼案前面用敌对的眼光互相注视着。每当彼此争夺一个买主时，她们便以挑衅的目光相对。

小小的阴暗的市场，石板地上到处散发着潮气和鱼味。这里充满斗争和粗野的气氛。卖鱼妇们声嘶力竭地叫喊着。为了吸引买主，她们敲打秤杆，用亲切的话语，母性的慈爱招来顾客。但是，那张甜言蜜语的嘴巴在讨价还价时很快就变成了向压价的买主喷脏话的茅坑。所有的卖鱼妇女都粗鲁地哈哈大笑，本能的声援使她们联合在一起，去共同嘲弄买主。

比科雷斯大婶神气地坐在一张高高的安乐椅上，展示着她一身老鲸鱼般松弛的肌肉，抽缩着布满皱纹的毛茸茸的脸。为了更好地享受火盆给她的温暖，她不断地变换着姿势。这火盆即使是在盛夏她也是要放在脚下的。对她这个湿气已经渗透到骨髓的两栖动物来说，这是一种必要的享受。她那青紫色的双手没有闲着的时候，一种不断的奇痒总是折磨她那皱起的皮肤，一会她的粗大的手指在腋下挠着，在头巾下那蓬乱的灰发间挠着；一会又拚命地挠着大肚皮，那肚皮被托在腿上，像宽大的围裙一般，使她颤抖不止；一会又毫不害羞地挽起一层一层的衬裙去扭那肿胀的腿肚。

她有老主顾，不需要费劲去招来新的买主。当她挤眉弄眼向那些由仆人陪着来到鱼市讨价还价的夫人们讲粗话时，她便感到乐开了花。

鱼市上的争吵，每次都以她粗哑的大嗓门发出的最后一句话告终。大家无不对她那使人惊讶的俏皮话或充满无耻哲理的警句感到可笑。她说这些话时，像一个学识渊博的权威人士那样镇定自若。

在她对面摆摊的是她的侄女多洛雷斯。她那卷起袖子的美丽的胳膊，正在舞弄着金色的秤盘。她对顾客轻浮一笑，露出一嘴亮晶晶的牙齿。这些顾客是一些自己出来买东西的大资产者，他们被这个漂亮姑娘的风韵迷住了，提着镶着红边的干干净净的篮子走了过来。

罗萨里奥和比科雷斯大婶隔着两张案子，她正在忙着整理自己的鱼货，把最新鲜的鱼放在显眼的地方。她和多洛雷斯她们面对面地注视着，撇着嘴以示轻蔑，随后背过身去。然而，她们的眼光终于又互相窥视着，交换着愤怒神色。

她们找不到借口来开始每天例行的争吵，但是不久机会就来了。那个傲慢的女人竭力地微笑着，拚命地敲着秤杆，把正在和罗萨里奥讨价还价的一位顾客拉走了。

“这还了得？瞧那个不要脸皮的！她竟然把一个忠实厚道女人的最老的主顾拉走了。简直是个强盗，比强盗还要坏！”

罗萨里奥，这个干瘪的、多病的、矮小的女人，像一只瘦公鸡似地发怒了。她瘦削的面颊气得发紫，眼里闪烁着火花。

另一位呢？……你看她摆出一副女王的架势，滑稽的小鼻子吸着气……“谁是女强盗？是她吗？……没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愤怒的了，亲爱的，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互相认识的，人们知道每个

“女人的为人……”

鱼市骚动起来。卖鱼妇们不怀好意地互相眨着眼睛，个个现出一副得意的神情。她们忘掉了自己正在做生意，为了看得更清楚些，她们把半个身子从鱼案上探过去。买主们聚在一起，对这个场面感到高兴。一个刚刚走进市场的警察小心翼翼地溜掉了，似乎对这样的事情司空见惯。比科雷斯大婶在远处望着，对这场没完没了的争吵心头便泛起了无名之火。

“是的，是强盗。”罗萨里奥接着说道。事情是众所周知的。这个强盗夺走了她的一切。这是有凭有据的。在鱼市上拉走她的主顾，在卡瓦尼亚尔渔村里，抢走她别的东西……别的东西。这，她心里是有数的……难道她对自己那个比傻瓜还要傻的草包，那个蒙在鼓里的雷多尔闹得还不够吗？

但是，多洛雷斯对此却毫不在意。她看到人们在听着有关她和罗萨里奥丈夫的事，不禁咬紧嘴唇忍住笑。也正是因为这样，她要表现得泰然自若，以避免鱼市上的人们取笑她。

“住口，疯子。”她以轻蔑的语调说，“住口，嫉妒鬼！”

但是她遭到了罗萨里奥的反攻。

她是嫉妒鬼？嫉妒谁？嫉妒一个在卡瓦尼亚尔名声最坏的女霸王吗？……非常感谢。她是一个正派的女人，不会拉走任何一个女人的丈夫。

接着便是多洛雷斯傲慢的回答：“你能夺走什么？……就凭你这张沙丁鱼的脸？……你长得太丑了，干这事还不够格，亲爱的。”

她们就这样互相对骂着。罗萨里奥气得脸色越来越紫。她说话的时候高高地举着那双抽搐的手。另一个人则是两手叉腰，骄傲地微笑着，那些粗语像是从她若无其事的嘴里跑出来似的。

市场上闹得不可开交。人群一堆一堆地站着。所有卖鱼妇们都蓬头散发怒气冲冲地从鱼案上探出身子，舌头啧啧地作响，仿佛在怂恿着狗去打架。对多洛雷斯不知羞耻的回答，她们用哈哈大笑声来表示满意。她们拿秤锤敲着秤杆，用丁零丁零的金属响声来为那雨点般的辱骂声伴奏。

美丽的姑娘使出她表示蔑视的拿手好戏了；

“看！……你和这屁股讲话吧！”

她做了一个非常粗卑的动作转过身去，在诱人的屁股上拍了一下，于是，夏布裙下面两块结实的肉便以那健壮身体所富有的弹性颤动起来。

这一下可轰动了。卖鱼妇们倒在她们的位子上，笑得透不过气来。附近摊子上卖金枪鱼的人们凑在一起，从围裙里抽出手来鼓掌叫好。那些有钱的城里人把鱼篓抛在了一边，观赏着那些不知羞耻的、大叫大嚷的围着看热闹的人们。

但是，多洛雷斯的好景不常。当她笑嘻嘻地转过脸去的时候，扔过来的两把沙丁鱼打在她的眼睛和鼻子上。那是罗萨里奥干的，她气得几乎发狂了……竟然这样侮辱她？叫那个贱货站出来，她想面对面地跟她比个高低。

多洛雷斯离开了自己的鱼摊头，袖子卷得更高了，她那冒金星的眼睛闪耀着奇异的光芒。

另一边，罗萨里奥也走了出来。她低着脑袋，嘴里咕哝着最粗野的话，激怒得浑身上下直哆嗦，她把一切想阻拦她的人都推开了。

在两排鱼摊桌子中间又湿又粘的过道上，两个女人厮打起来了。

那个神经质的虚弱矮小的女人猛地朝那个美丽的姑娘撞去，

但是没有把她撞倒。她们之间是勇敢对体力的较量，愤怒对强暴的攻击，然而这厮打没有引起任何不安。

多洛雷斯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等着，用劈劈啪啪的耳光来迎接她的对手，打得罗萨里奥瘦削的面颊红得发紫。但是多洛雷斯突然惨叫了一声，双手捂住一只耳朵。

她的手指间冒出一缕鲜血……“啊，狗娘养的！”原来罗萨里奥扯住了她的一只使整个鱼市上的人们都羡慕的大耳坠，把她的耳朵撕裂了。

“该这样打架吗？难道不是只有那些有邪罪之心的人才这样干吗？不是有很多人还没有闹到这步田地就被关进了监狱吗？”

美丽的卖鱼妇呜咽着，以一种像孩子一般疼痛的滑稽表情抓住了那只耳朵。

冲突仅仅持续了几秒钟。

比科雷斯大婶两巴掌就把这一对凶猛的斗士分开了。当这个老婆子责骂着被刚才打架的事情吓得脸色煞白的罗萨里奥的时候，一群卖鱼妇正在安慰多洛雷斯。人们阻挡她，因为勇敢的姑娘感到耳朵剧烈的刺痛，想再次向对手扑过去。

人群中露出了两个警察的便帽，他们想打开一条道来……老婆子下了命令：大家都回到自己的摊子上去，不准说话了。用不着让那些巡逻的警察高兴，让他们这帮人传讯和审问会给这些女人招来麻烦的。那里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多洛雷斯这时突然想起了她头上包着一条丝头巾。那头巾盖着她的鲜血淋淋的耳朵。卖鱼妇们以一种有趣的严肃神情站在她们各自的桌子前面，扯着嗓子叫卖着。警察在一片讨厌的哄乱中从一个摊子走到另一个摊子。除了那愤怒的嚷叫之外，再也听不到别的回答。

“警察来这里干吗？他们要做的事情不在这里。这里没有发生任何不好的事情，他们总是不请自到。”

警察不得不装聋作哑地走出了鱼市，逃脱了比科雷斯大婶的粗嗓门，比科雷斯是最讨厌这样的好事之徒的。也逃脱了那像是嘲弄他们的丁零丁零的敲秤的声响。

鱼市恢复了平静。卖鱼妇又一心在招徕顾客。罗萨里奥交叉着双手，昂首站在她的位子上，斜着眼睛，目光呆滞。她已经没有心思做买卖，脸上被打过耳光的紫色的痕迹越来越清晰地显露出来。与此同时，多洛雷斯回转身去，努力控制着因疼痛而涌出的眼泪。

比科雷斯大婶看来很担心，她高声地说着话，仿佛在和摆在她面前的直挺挺的死鱼讲话似的……不过，这两个下贱的东西就这样干一辈子吗？就这样永远势不两立吗？……所有这一切根子都在男人……这些畜生！像是这个世界上没有多余的男人似的！比科雷斯不应该管这件事；可是，她要不管那还了得！那么，如果她们敢反抗，她就要打她们耳光，她干这种事是有足够胆量的。

十一点钟时分，比科雷斯大婶狼吞虎咽地吃完了女听差给她送来的午饭：一卷黑面包和两块淌着油的牛排。然后用肮脏的围裙擦干净油光闪亮的、布满皱纹的胖脸，便走到她侄女桌前狠狠地教训起来。

事情应该到此为止了。她不喜欢一家人吵吵闹闹的，叫全鱼市的人笑话。“你明白吗？”比科雷斯有责任了结这件事，并且当她想干一件事的时候，连上帝她都不放在眼里，即使要和许多人开战，她也不在乎。她要是生气那可不得了！如果把事情看得远些，眼下发生的事儿算不了什么。

“不行，不行！”多洛雷斯啜泣着，紧握拳头，使劲地摇头表示不同意。

“怎么不行？……”尽管她侄女不愿意，也还是一定要结束这种吵吵嚷嚷的敌对行为，这样会让人家笑话的。你们是她娘，事情并不是不可收拾的……她撕裂了你的一只耳朵吗？算了，我的宝贝，你不是先狠狠地打了她一顿耳光吗！谁也不吃亏，就这样和解了吧！比科雷斯大婶已经说了：不准吭声，听大婶的。”

她在那里向罗萨里奥的鱼摊桌走去，骂她骂得更凶了。罗萨里奥简直是头凶残的野兽，是的，先生，她是条疯狗。可不要反驳比科雷斯大婶，也不要怒冲冲地看着她，因为她会用秤锤砸你的脑袋！大家都知道她的厉害。再说，她是罗萨里奥母亲的朋友，对她用不着客客气气。那件事该结束了。比科雷斯大婶已经说了，到此为止。可怜的多洛雷斯痛得正在那里哭。能这样厮打吗？难道扯人家的耳朵算正派吗？真是恶劣透了。要打架就应该大大方方的干，狠狠地揍，哪儿不流血就往哪儿揍。就说比科雷斯大婶吧，哪里有她，她就在那里和她差不多年龄的人几乎都打遍了，她是最厉害的一个，把别人的衬裙卷起来，在那里……在柔软的屁股上狠狠地打，打得对方不得不歪着身子坐了整整一个星期。以后，大家又言归于好，在巧克力饮料店里发誓讲和。正派人就应当这样干。本来，眼下的事儿也应该是这样的，因为比科雷斯大婶说过……她说的话能不服从吗？说什么多洛雷斯夺走了她的丈夫？……把丈夫看管好嘛！看来不像是罗萨里奥而是她侄女找碴打架……男人都是不安分守己的。如果她要丈夫老老实实，自己就得放聪明些，就该在家里穿好衬裙，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如果她想把丈夫管住，就得费点劲儿。要管住！尤其是，要

把他折腾得在走出家门之前已经没有任何心思到邻居女人那里偷鸡摸狗了。唉！现在的女孩子成什么样呀！她们什么都不懂！多洛雷斯可能在罗萨里奥身上插了一手，但是如果她丈夫尽到他的义务的话……也就不致会发生这样的事了。她已经说过：事情到此为止，不管哪一个，都得听比科雷斯的，都得尊重她。不然的话……

比科雷斯大婶讲了诚恳的警告性的话之后，她又回到了自己的位子上继续做买卖。

那一天人们都想买鱼，时间过得很快，中午的时候，卖鱼妇们就开始收摊了。剩下的鱼被放进了木桶，摆在冰层和湿布中间。马车夫开始往回收大背篓和柳条筐，把它们叠放在破旧的大马车后面。

比科雷斯大婶站在鱼市中央整理着大方格披巾，周围都是和她差不多年纪的女友，她们是她的忠实伙伴，已经替她付了马车费。

现在应该来处理这两个女孩子的事了。当筐子装上车时，比科雷斯便向两个冤家对头的桌子走去，把她们连揪带推地拉了出来。

老人一再坚持，多洛雷斯和罗萨里奥被降服了，两个人靠在一起站着，低着脑袋，她们呆在一起像是又害羞又难过，但是没有敢说什么。

“我们在巧克力饮料店等你。”老人向马车夫命令道。

这一群可敬的女人，披着大方格披巾，穿着散发着令人难以忍受的臭气的裙子，走出了鱼市，脚上穿着发出响声的拖鞋，有力地踏在地上，震动了铺在路上的石板。

她们一个跟着一个，在大集市上走着，集市上的买卖已经快

要收摊了。比科雷斯大婶走在前面，横冲直撞开着路。她的一些满脸皱纹和黄眼睛的老朋友们随后跟着。罗萨里奥也是徒步走来，手挽着空筐子。多洛雷斯尽管耳朵还在痛，当听到男人们窃窃议论她那在龙舌兰头巾下露出的棕色脸蛋时，她习惯地微笑着。

她们像是些老主顾挤满了巧克力饮料店。罗萨里奥的筐子放在大理石小桌子上，筐子臭哄哄的，腐烂的气味和旁边厨房里散发出来的廉价巧克力的香味搀和到了一起。

当比科雷斯大婶站在那个窗明几净的大厅里时，她心满意足地打着响鼻吸气。这个大厅对她来说是最大的享受，好久以来她就熟悉了的那里的一切，她仔细地观赏着：胡乱地涂抹着金银丝的台柱，白色的瓷砖墙，嵌着红色帘子的毛玻璃屏风，门口制冰淇淋的机器直挺挺地立着，身上穿着软木套子，头上戴着尖尖的金属帽子。往里去，就是柜台，上面放着两个玻璃盒子，一个盛着点心，一个盛着糖果。柜台后面，老板娘打着盹，懒洋洋地摇着一根顶端系着卷曲的纸缨子的竹条正在赶着云集的苍蝇。

你们想喝点什么？像往常一样！……这不用问。每人来一盎司的小杯巧克力饮料和一杯清凉饮料。

加上这一块，比科雷斯大婶在一个上午已经狼吞虎咽吃下四块巧克力了。但是她和她朋友们的胃是不会被冒牌的加拉加斯海岸的可可伤害的，她们喝得津津有味。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好的东西吗？它能延年益寿。这些老人急不可耐地收缩着满是皱纹的鼻子，吸着那白色的可可杯里散发出来的蓝色的蒸汽。

一块块滴着暗色流质的小面包进入了那脱落了牙齿的嘴里。这时，那两个姑娘却几乎什么也不吃。她们低着头，互相避开对方的眼光。

比科雷斯大婶的可可杯几乎已经空了，这时，她便拉开了粗哑的嗓门，打破了这痛苦的沉默。

怎么，你们还在怄气吗？要知道，现在的卖鱼妇和过去的卖鱼妇可是大不相同了。她们干吗要吵嘴？她们干吗要结怨？不要像小姐们一样！从前人们都有一副好心肠。如果不信，那么让我们瞧吧：她本人不是和所有在场的与她同样年龄的女人都打过架吗？——这时，这个老母狼的六位女友都同意地点了点头——如果她们掀起裙子的话，大概还会在脊梁下边找到被脚后跟踹过的伤痕。尽管这样，她们现在却是那么要好，那样乐于相助，在不幸中互救。人就应该是这样。好好记住！我们谁都会一时冲动，但是过去之后，就会把它忘掉了，就像那些善良的人做的那样，把愤怒留在可可店门外吧，在店里大家都是好朋友。比科雷斯的母亲过去常说，在鱼市上人们也总是这样说的：伤心事要咽在肚子里。

伤心事，到此为止。

巧克力加小面包，一个银币一杯。

尽管一杯清凉饮料要不了一个银币，但是眼下不到喝这种饮料的季节，于是她们都按照老人的意见，只是呷了几杯甜药草汁饮料，以响亮的饱嗝表示了她们的满意心情。

但是比科雷斯大婶对两个敌手的沉默不语越来越生气了。怎么！她们要一辈子这样对立下去吗？难道她的话一钱不值吗？先听听罗萨里奥说些什么，她是个罪魁祸首。

这个矮小的女人一直低着脑袋，扯着她的披巾毛边，含含糊糊地咕哝了几句关于她丈夫的事，最后终于慢吞吞地说道：

“我……如果他答应不再理我的丈夫……”

多洛雷斯立即跳了起来，傲慢地抬起了她的脑袋。

给别人的丈夫脸色看！难道她是叫人见了害怕的妖怪，叫人见了害怕的妓女？再说，托纳特，这罗萨里奥的好丈夫，是多洛雷斯的丈夫的兄弟，对一个小叔子，既不能拒之于门外，也不能给他脸色看。但是，不管怎么说……她是个好心人，她不想吵吵闹闹，愿意好好地过安生日子，也不愿意让人家挑动着去吵架。一切都是人家的胡说八道，不知道这些人是怎样去欺骗人家一对美满夫妇的。说什么她和托纳特的哥哥结婚以前曾是托纳特的未婚妻呀！……怎么？这样的事难道以前没有见过吗？为了诬蔑她还能找什么别的理由呢？……多洛雷斯再说一遍：她想和平和安静，给人家板面孔，她不干。但是她发誓，如果因为是小叔子，她和托纳特有什么过头的地方，她今后可以避免，不让那些烂舌头说三道四。

比科雷斯大婶很满意，她就喜欢这样的人。首先要有个好心肠。怎么，罗萨里奥，满意了吗？难道这还不够吗？现在，来拥抱一下，事情就可以结束了。

妯娌俩很不乐意，几乎被这群女人推着坐在椅子上拥抱了一下，连站都没有站起来。

比科雷斯大婶对她的胜利颇感满意，唠唠叨叨没个完。女人为了一个男人而吵架那真是发疯。她不是说过吗？难道世界上没有别的男人吗？那些无赖就是希望女人为他们吵架，这样他们更可以身价百倍，为所欲为了。

女人是应该有点气魄的，是的，先生，要有很大的气魄。所有女人都应该像比科雷斯那样。当比科雷斯的亡夫生前勾上一个女人的时候，她是懂得怎样把他带到正道上来的。甚至，必要的

话，她要他求饶。

此外，男人都是些争风吃醋的家伙！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烦恼？难道一个女人能确确实实知道自己的丈夫从家里出来后在哪里消磨时光吗？不可能知道，正因为如此，如果一个女人为了他们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而发脾气，不去过舒服日子那真是犯傻呢！女人越是凶，男人也就越爱她。她对她亡夫起疑时就是这样做的。“你从床上滚开！你在哪里过的夏天就到哪里去过冬天！”而他总是露出狗一般的可怜相。千万不要宠爱，不要殷勤，这样男人就会尊敬你。

多洛雷斯严肃而高傲，咬紧嘴唇，仿佛抑制住在上颌下边打转转的笑声。

罗萨里奥抗议了。她不同意比科雷斯大婶的话。她对丈夫是忠诚的，她有权使托纳特仿效她。她不喜欢吵架，也不喜欢搬嘴弄舌。

老太太打断了她的话。所有这一切都是些冠冕堂皇的空话，是假仁假义，比科雷斯听了感到恶心。看待男人要实事求是。“不是吗，姑娘们？……”

所有的老女友都点着他们印第安人的脑袋表示同意。

比科雷斯大婶继续说道，“男人都是些畜生，女人对他们越坏，他们越会像狗一样追她。再说，谁要想把自己的男人管住，就把他用衬裙带捆在一条床腿上……”她再也没说什么了。

马车夫已经几次探进头来，他等得不耐烦了，焦急得直叹息，对那些老太婆很不满意，她们乘他的马车，就像乘自己的马车一样。

“等一等吧，讨厌鬼。”比科雷斯大婶叫着，“难道我们不付你钱吗？……”

当看到她的女友们在口袋里摸索着什么时，她神气地伸了伸手。在这里谁也不要付钱。记住好了！她请客。应该庆贺这两位女人的和解。

她站起来，撩起了裙子和衬裙，寻找着系在腰上的大口袋，从里面掏出了一把刮鱼鳞的剪刀，一把生了锈的刀子，最后拿出了一把小铜币，把它扔到桌子上。

她把那些粘乎乎的散发着浓厚螺蚌腥味的铜币一遍又一遍地数了足足几分钟，然后把它们堆放到大理石桌上，走出了可可店。这时，她所有女友都已经上了破旧的马车。

罗萨里奥拎着她的几个空筐子，在人行道上和多洛雷斯面对面地站着，两个人互相注视着，不知道说些什么好。

比科雷斯大婶邀罗萨里奥上车。她们可以挤一挤，把她带回家去……不上来吗？好吧，反正她已懂得了这句话：要和睦和安静。

“再见，罗萨里奥。”多洛雷斯诙谐地微笑着。“你知道我们是朋友。”

她友好地向罗萨里奥打着招呼，跟着大婶上了车。马车在这两个高傲的大块头女人的压力下歪斜着，发出声声哀怨。

这几乎要散架的马车叹息着，破旧的铁器发出叽叽嘎嘎的响声走远了。矮个子女人胳膊上挽着筐子，呆呆地站在人行道上，仿佛惊讶地清醒过来，她不相信同她的情敌已经和解的现实。

第二章

虽然已经过去很多年了，可是所有那些耳闻目睹的人们都很清楚地记得大斋节^①那个星期二发生在卡瓦尼亚尔的事情。

那是一个最美丽的日子，海水一片平静，明净得像面镜子，连一点细浪都没有，太阳照在静寂的水面上，映射出颤动不已的道道金光。

巴伦西亚鱼市需求量很大，卖鱼的生意像上帝赐福似的。在圣安东尼奥角前，拖着鱼网的船能毫不担心地捕捞着，船主都喜爱那令人愉快的宁静，希望尽快装满鱼筐，回到卡瓦尼亚尔去。他们的妻子正在海滩上焦急地等着。

中午，天气变了，莱万特风^②刮了起来，在巴伦西亚湾狂飞乱舞；海面轻轻地掀起波涛；飓风呼啸向前，使明镜般的水面翻滚起来，变成了青紫色。浓云在海平线上汇聚起来，遮住了太阳。

海滩上一片惊慌，这样的风，向那些可怜的饱尝大海突袭之苦的人们发出了警告：一场暴风雨已经降临，这即将在渔夫家里长期留下痛苦的回忆。

可怜的妇女们骚动起来，她们在海滩上不知所措地奔跑，裙

① 亦称“封斋节”。据《圣经·新约》载，耶稣于开始传教前在旷野守斋祈祷四十昼夜。教会为表示纪念，规定耶稣复活前的四十天为此节期。

② 即东风。

子被劲风拍打着。她们恐怖地到处喊叫，虔诚地祈祷圣神保佑。男人们吸着纸烟，脸色苍白，愁眉不展，隐蔽在沙滩搁浅的船上，用渔民所特有的敏锐的目光全神贯注地观察着越来越黑的海平线，不安地注视着海港入口处，注视着莱万特最前沿的防波堤。在那红色的粗石块上，最初打来的几个巨浪被撞碎了，浪花四溅，如同沸水滚动一般。

那么多出海谋生遭到了暴风雨袭击的父辈们的命运，使海滩上人们不寒而栗。大风在怒吼，所有的人们在沙滩上几乎站不住脚。他们心里想着，那坚固的桅杆、三角帆，也许在这一时刻就会变成碎片。

午后半晌，越来越黑的海平线上出现了一排白帆，它们宛如不安宁的浪花，忽而高高隆起，忽而隐没。

渔船像是跑散了的受惊的羊群，渐渐地驶近了。它们被青紫色的浪涛冲击着，被猛兽般吼叫的狂风追赶着。大海好像是在寻欢作乐，每一次风浪，如果不扯下一张白帆，不折断一节桅杆或拔除一个舵轮，就仿佛不罢休似的，有时甚至隆起一座浅绿色的波峰，把船打翻，一口吞噬。

最后的也是最可怕的搏斗是在港湾入口处。在能够进港的船只上，水手们从头到脚都湿透了，他们呆呆地望着亲人，接受他们的拥抱，这些渔民像是一些死而复生的人，看到自己突然好好地活着回来感到十分惊讶。那一夜，给卡瓦尼亚尔渔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一群群头发蓬乱的妇女，痛苦得快要发狂了，嗓子呼天抢地喊哑了，她们冒着被接二连三拍打着岸边岩石的海浪吞噬的危险，在莱万特码头上奔跑着。她们被凶猛的浪头抛出来的苦涩的水花溅湿了身体，她们双目焦虑地凝望着海平线，仿佛能在黑暗

中看到那最后几只船正在缓慢地可怕地挣扎着。

还有好多船没有进港。它们在哪里呢？唉，上帝啊！……那些在海港拥抱着自己丈夫和儿子的妇女们是多么幸福啊！然而，另一些人，那些最不幸的人，却在茫茫黑夜之中乘着他们的“棺材”在浪头中间颠簸着，甚至落进沸腾的旋涡的深渊，他们脚下感到木板在撕裂，在头上，紫色的海水之山就要崩坍下来。

雨下了整整一夜。很多妇女在码头上一直等到了黎明。激浪打在她们身上，裹着的披巾湿透了。她们蹲在石煤的黑色泥浆里拚命地祈祷着，以便使得上帝听得更加清楚。有时候，她们停止了祈祷，揪着自己的一头乱发，突然仇恨满腔，怒不可遏地仰天对鱼市进行可怕的亵渎神明的咒骂。

多么美丽的黎明啊！太阳从海平线后面露出了它那伪善的面孔，海平线上断断续续地漂浮着夜间留上的泡沫。继而映射在水面上的那宽大的金光闪闪的带子，便渐渐地扩展开来，装饰着万物。那里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在纳萨雷特海滩上，阳光首先为前一夜搁浅的一艘挪威双帆船的破损了的船身镀上了一层金色。这条船陷在沙滩上，它那断裂的船舷已经变成了碎木片，漂浮在水面上。折断了的桅杆上还飘扬着船帆的布条。

船上装的是北欧的木材。巨大的椽木和锯好了的大木板被微微颤动的海水推动着，静悄悄地向海滩漂去。拥挤在海滩上的黑压压和闹哄哄的人们打捞着这些木材，它们就像被沙滩吞没了似的消失了。

那些蚁群般的人们拚命地忙碌着。暴风雨就是为了他们而来的。他们沿着鲁萨法灌溉区的道路拖曳着北欧上等木材，这些木材将被用来建造新茅舍的房顶。

海滩上，“海盗”们仿佛是战利品的合法占有者，愉快地赶着

他们的“马匹”。他们并不去想这战利品也许是沾满了那些不幸的外国人的鲜血。现在他们已把这些不幸者抛在自己冻僵的脊背后面的海滩上了。

海滩上，海防战士和一群没精打采的人们围成圈子，他们的好奇心胜过了恐惧，围观着那些躺在海水和沙滩之间湿地上的尸体：漂亮而健壮的金发小伙子，从撕得一条一条的衣服中间可以看到他们白得像女性般的肌体，然而那蓝色的眼睛是混浊的，一动不动，以神秘的表情望着天空。

挪威帆船的不幸遇难是这场暴风雨中最使人触目惊心的事情。报纸也登了这次遇难的消息。

巴伦西亚的人们从很远地方赶来，似乎前来朝圣似地目睹这艘船舷已陷到流沙里的遇难船。人们忘掉了渔船，而以惊异的神情对待那些没有看到自己亲人归来的妇女们的哭泣。

灾难没有像开始预想的那样大。当海上风浪平静之后，那些原来以为遇难了的许多船只又陆续驶回了港口。

它们避开了暴风雨，躲在了德尼亚、冈迪亚或库列拉^①。每当一艘船回到港口时，就响起了欢呼声和喜悦的叫喊声，人们向保护海上谋生者的所有神灵发出感谢的誓言。

只有一艘船没有归来，这就是巴斯夸洛大叔的船。巴斯夸洛大叔是卡瓦尼亚尔人们熟知的最顽强的渔夫之一。他总想多挣几个比塞塔。冬日打鱼，夏天走私。他还是个了不起的水手，是阿尔及尔和奥兰^②海滩的过往常客。他亲切地把这些海滩称为“对岸”^③，视它们如眼前的人行道。

① 德尼亚、冈迪亚和库列拉均为西班牙东部沿海城市。

② 现称瓦赫兰。

③ 西班牙和阿尔及利亚北部城市阿尔及尔、奥兰隔地中海相望。

他的妻子托娜，在渔港口等了他一个多星期，怀里总是抱着一个可怜的孩子，另一个稍高稍胖的则拖在身后。她等着她的巴斯夸洛。每当传来一个新的消息时，她便伤心得哭泣不止，拔着头发，呼喊至高无上的圣母马利亚。

渔夫们说不清楚怎么回事，但是每当和托娜讲话时，他们都沉下了脸。他们看到了巴斯夸洛的船在圣安东尼奥角前面被暴风推着行驶，船帆已经没有了，靠不了岸。有的人好像看到这条船遇上了一个涌起的绿色巨浪把它从侧面打翻了。至于以后是否重新出现，或者被大海淹没，那就不得而知了。

这个身遭大祸的女人和她的两个儿子日日夜夜守候在港口上。托娜忽而绝望，忽而又由于一种奇异的希望而振奋起来。最后第十二天，一只沿岸追捕走私者的侦缉船把巴斯夸洛大叔的船拖上海滩。这条船，龙骨已经露出了水面，海水的粘性使它变得乌黑发光，凄凉地漂浮着，像是一口巨大的棺材。一群奇怪的鱼围绕着它，这些小鱼像是闻到了破船板上的鱼饵了。

人们把渔船拖到岸上，将它翻转过来。桅杆紧贴着甲板折断了，船舱里进满了水。渔夫们下到里面用木桶舀水的时候，双脚陷在乱糟糟的绳索和筐子中间，和一个柔软粘糊的东西碰到了一起，这使他们下意识地恐怖地喊叫起来。那是一具死尸。渔夫们把胳膊伸进船舱深处的水中，拉出一具被海水泡得胀鼓鼓的、发绿的尸体。他的肚子大得几乎快要爆炸了，脑袋像是一个令人恶心的大面团，整个躯体被那贪得无厌的小鱼咬得千疮百孔。这些小鱼不愿放开它们的猎物，牢牢地叮在尸体上，使这具尸体和它们一起令人毛骨悚然地颤动着。

那就是巴斯夸洛大叔。但是，他是如此的显得可怕，以致寡妇只是嚎啕大哭，而不敢去触摸一下这令人恶心的面团。在渔船

沉没前，一个巨浪把他打进了船舱里面，脑袋撞破了，木板的支架做了他的坟墓。这支架是他一生梦寐以求的东西，是他用了三十年的功夫克勤克俭一个奥查沃^①一个奥查沃积攒买来的。

卡瓦尼亚尔的老太婆们看到大海怎样惩罚那些敢于掠夺它的人们时都悲叹不已，她们像哭丧妇似地哀号着，护送装着那具腐烂尸体的棺材到墓地去。

整整一个星期人们都在谈论着巴斯夸洛大叔。以后人们便只是在看到他的遗孀时才忆起他来。寡妇总是唉声叹气的，手里领着一个孩子，怀里抱着一个孩子。

有一件事情比失掉丈夫更加使可怜的托娜焦虑。贫困到来了。这贫困是难以忍受的，它比那种习以为常的贫困更加令人可怕。家里一贫如洗，托娜不得不走上街头，伸手去乞讨一个奥查沃或一块发了霉的硬面包。

她刚刚遭受苦难时，还时常得到人们的关照，源源不断的赈济品和邻居们的捐款，足以使她维持三、四个月生活。但人们是健忘的。托娜已经不是遇难者的遗孀，而是又一个以她过多的叹息使人们讨厌的穷人。后来，她常常被人拒之门外，那些一向对她亲切微笑的友好的脸庞现在也冷漠地别过去了。

但是，托娜还不是一个在大家的冷遇面前一蹶不振的女人。啊！她已经哭够了！现在应是她像一个好母亲那样谋生的时候了，因为她很能干，再说，她还有两个孩子需要抚养。

在这个世界上，除了那只她丈夫遇难时死在上面的破船以外，托娜再也没有别的什么财产了。这条船搁浅在沙滩上，在那里腐烂着。有时，船舱里灌满了雨水，有时，在炎热的阳光下，

^① 西班牙古铜币名。

木头被晒得爆裂开来，一群群贪得无厌的蚊虫栖息在这木缝里。

托娜想出了一个办法，在这条船上做买卖，用丈夫丧生的那条船来维持她和儿子们的生活。

她已故丈夫巴斯夸洛的堂兄弟马里亚诺大叔是个单身汉，这人还谈不上是个大财主，但看来他对两个侄子是很喜爱的。尽管他很吝啬，然而寡妇的最初几笔开销还是他解囊相助的。

船的一侧一直锯到地面，开了一个门，并且安放了一个小柜台。船底放了几小桶劣等烧酒、杜松子酒和葡萄酒。甲板上用涂着沥青的木板搭起了一个遮棚，使这个黑暗的小房子增大了空间。多余的木板用来在船头和船尾修建了两个小客舱：一个寡妇自己用，另一个给孩子们。门上还架起了一个苇棚，棚子下面勉强地摆着两张瘸腿的小桌子，甚至还有六七把爱司巴多草编成的方凳。

这只凄凄惨惨的小船一下子变成了海滩上的小咖啡馆，附近就是那些拉船黄牛出租站。当卸鱼的时候，人们像潮水般地涌到这里来。

卡瓦尼亚尔的乡亲们感到很惊奇。“托娜真精明，你看她多么懂得谋生之道啊！”酒桶和酒瓶里的酒很快都卖完了，这是上帝赐福。渔夫们就在那里喝上几杯，用不着再穿过整个海滩到卡瓦尼亚尔的酒店去了。在遮棚下面，他们一边等着出海，一边玩着纸牌游戏。为了使游戏更加引人入胜，他们轮流喝着白酒。托娜郑重其事地发誓说，这白酒是她从古巴弄来的。

这条船上的买卖做得很顺手。过去这条船拖着鱼网在浪尖上颠簸时，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为巴斯夸洛大叔出这么大的力。现在，这条船虽然破旧不堪，骨架也散了，但寡妇却在它身上发了家。

发家的证据就是原来船上的设备不断更新，两个客舱大洞小孔都遮上了漂亮的斜纹布帘。每当卷起布帘时，可以看到那崭新的床垫和套着雪白套子的枕头。柜台上，亮晶晶的咖啡壶像块金子似的闪烁着。渔船涂成了白色，过去那令人哀伤的面貌消失了，人们不再记起那灭顶之灾。随着生意越来越兴旺发达，船舷旁的芦苇篱笆也越伸展越远。二十多只老母鸡由一只好斗爱叫的公鸡率领，在滚烫的沙滩上十分神气地游荡着，连海边的野狗都不放在眼里。透过芦苇篱笆，可以听到一头大肥猪呼哧呼哧地喘着气。柜台对面，遮棚下的两个炉灶整日喷着火焰。锅里巴伦西亚传统的什锦肉饭在富有营养的肉汤里咕噜咕噜地煮着，或是炸鱼声滋滋作响，在青色的油烟中鱼渐渐被镀上了一层金色。那里是一片繁荣兴旺景象。托娜谈不上变成了财主，但她至少生活得蛮好。她没有一点亏欠，小船顶棚上，挂满了干香肠，油光光的腊肠，一串串的黑金枪鱼干和撒了一层红辣椒末的火腿。想到这一切，看到这一切，托娜便满意地微笑了。小木桶里装满了饮料。一排排的瓶子里装着各种各样的烧酒，挂在墙上的大大小小的煎锅，仿佛迫不及待地要人们取下来，装满丰盛的吃食，放在炉灶上丝丝啦啦地响起来。

想想她孀居的头几个月里那忍饥挨饿的日子吧！所以她应该心满意足了。现在她总是这样说：“不管怎么说，上帝是不会抛弃好人的。”

丰裕的和无忧的生活使她变得年轻了。在小船里，她有点像吃得过饱的肉铺女掌柜，身材开始发胖，加上她很少见阳光，也不受潮湿，因而她不像那些海滩女人一样，皮肤干巴、发黑。此外，她站在柜台后面，炫耀她丰满的胸脯前一块接一块地更换着的那些被称之为“西红柿或鸡蛋牌”的披巾，这些披巾用结实的丝

线织成复杂的红黄两色的阿拉伯图案。

小店里甚至增添了一些华美的装饰。白色的木架上嵌着各式各样色彩鲜艳的廉价五彩石板，上面摆满了酒桶。这些五彩石板使那美丽的披巾也黯然失色。在遮棚下，渔夫们一边喝着酒，一边在柜台上面观赏《猎狮图》、《正义者和罪人赴难图》、《人生阶梯图》^①。六七幅神像中自然少不了圣安东尼奥以及胖瘦不等的商人。这两个商人，前者赊帐，后者要现金。正如一个民间传说所说：“本柜今天概不赊欠，明天可以。”

托娜太太满意地看着她的家庭没有怎么受苦就发迹了。这个小店生意一天天兴隆起来，一只旧袜筒渐渐装满了积攒的银币。她把银币藏在船舱里的厚床垫和木板中间。

有时她都不能控制自己了，想估计一下自己所有的财产，于是便一直走到海滩上去，用那双充满激情的眼睛从那里观赏着鸡栏，露天厨房，圈着发出鼾声的那头玫瑰色的大肥猪的宽敞的猪栏，以及那条在篱笆和芦苇地中间探出两个白色尖角的渔船，这渔船像是被飓风卷起，落到了某个农场的畜栏里。

然而，托娜并不因此而满足，去过清闲日子，她仍旧黎明即起，睡得很少。有时候，人们半夜还来敲门，她不得不起床侍候。那是些刚上岸的渔夫，他们卸完了鱼，黎明之前还得出海。

这样的夜宵是最赚钱的生意，因此，酒店老板娘托娜对此更加经心。她对这些人很了解，他们在风口浪尖上度过一周之后，多么希望利用这难得的几个钟头的空闲，一下子把这岸上人间的欢乐全部补偿和尽情享受啊！

他们像蚊子一样扑向酒瓶。老年人在干瘪的嘴唇上叼着那已

① 以宗教为主题的装饰画。

经熄灭了的烟斗，趴在桌子上打盹。但是，那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被海上劳累的作业和单调的生活所刺激，用异乎寻常的表情看着托娜，这使她怒气满面，随时准备对付这些穿着条纹衬衣的“海神”们的粗野进攻。

托娜没有什么出众之处。但是，她那刚刚发胖的身材，那双乌黑的大眼睛仿佛使她那黝黑光润的脸庞显得更加明快，尤其是夏天她招待那些沉默寡言的顾客时穿的那身轻盈的衣衫，就足以使那些粗笨的小伙子神魂颠倒了。每当小伙子们调转船头驶向巴伦西亚的时候，想到马上就要看到托娜太太，就不禁喜形于色了。

但是，她是一个勇敢而懂得怎样自卫的女人，她从不屈从。对那些大胆的挑逗，她报以轻蔑。对动手动脚，她还之以耳光。对冷不防的拥抱，她给以愤怒的脚踢。不止一次，她把一个结实得像船上桅杆似的高傲的小伙子踢得直在沙滩上打滚。

她不像许多别的女人那样去惹是生非，但也不容许别人侮辱她。此外，她还是个母亲，两个孩子就睡在身边，和她只相隔一层薄薄的木板墙。透过这道板墙，她可以听到孩子们的一阵阵鼾声。除了养家活口之外，她什么都不去想。

托娜开始对两个儿子的前途操起心来，他们像海滩上两只海鸥似地在茁壮成长。在阳光普照的时刻，他们不是躲在搁浅的船身下面，就是在海滩上到处游荡。在拾贝壳和蜗牛时，他们那两条巧克力色的小腿就踩进厚厚的海藻层里。

大儿子巴斯夸尔和他的父亲长得一模一样。浑圆的身躯，大肚子，一张胖脸，有点像营养良好的神学院学生。渔民们称他为雷多尔^①，他一生中始终保持着这个译名。

^① 西班牙文“Retor”音译，意为“粗棉布”。

他比弟弟安东尼奥大八岁。安东尼奥是一个骨瘦如柴的男孩子，激动而又霸道，他的眼睛和他母亲托娜长得一模一样。

巴斯夸尔像一个母亲似地对待他的弟弟。在托娜太太酒店刚刚开业的那些最艰辛的日子里，这个和蔼可亲的青年像一个细心的保姆那样照顾着小弟弟。如果弟弟和海滩上一些小淘气在一块玩耍，他就一刻也不离开他，弟弟总是无理吵闹，踩着脚，捶他的脊背和掐他的后脑勺。

夜晚，在这个渔船兼酒店的窄小的船舱里，最好的地方，总是被托纳特占去，而迟钝的哥哥只能把身体蜷缩得像只球一样待在角落里，腾出地方给那个“魔鬼”。尽管他很虚弱，却总是在哥哥面前称王称霸。

在涨潮的日子里，海水一直漫到酒店来，低沉、轰响的波涛为这两个孩子唱着催眠曲，冬天，他们倾听着那竭力要从板缝钻进来的凛冽寒风的呼啸，在一个被窝里，孩子们紧紧地抱着睡在一起。有时晚上他们被渔夫们在岸上欢宴的喧闹声吵醒，听到母亲愤怒时发出的抗议声和响亮的耳光声。不止一次，那船舱的薄板墙由于一个失去平衡的身体无声的撞击而晃动起来，但不久他们便摆脱了猜疑和恐惧，怀着天真和无知的平静心情重又进入了梦乡。

托娜对儿子有偏心。在孀居初期，夜晚孩子睡在窄小的船舱，她看着他们的小脑袋靠在一起，也许他们碰着的那块木头，就是把他爸爸脑袋压烂的木头，此刻一股深情涌上托娜心头，她啜泣着，仿佛要像失去他的巴斯夸洛那样失去他们一般。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生活日渐富裕，灾难已被忘却，托娜太太开始对像猫一样机灵的小儿子托纳特偏爱起来。托纳特对所有人都冷漠而傲慢，唯独对他母亲像一只淘气的小猫那样亲热。

寡妇疼爱这个在海滩上流浪的孩子。他七岁时，就几乎整天在海滩上和一群小淘气鬼跑来跑去。晚上回来时衣服撕破了，衣袋里满是海水和沙子。这时，哥哥已不再照管小弟弟，而是整天在酒店里洗刷杯子，招待顾客，养猪喂鸡，专心致志地照看着在炉灶上发出滋滋声的煎锅。

太阳照射在大地上，当昏昏欲睡的托娜在柜台后面盯着巴斯夸尔时总是感到十分惊讶。她仿佛看到了童年时结识的丈夫，那时他还是渔船上的一名见习水手。巴斯夸尔和父亲一样，长着一张双颊丰满的笑盈盈的脸庞，滚圆而健壮的身躯，粗短而结实的双腿，他忠厚、纯朴、老成、勤劳，人们都把他看作是个好人。

在品德上他憨厚老实，但是为了索取一个比塞塔，干起活来犹如一只名副其实的猛兽。他酷爱大海，这大海像母亲一样，哺育着那些懂得向它索取生活所需的勇敢的人们。

巴斯夸尔十三岁时，他已经不愿在酒店里呆下去了。他支支吾吾地用不连贯的语言使人家明白了他要讲的意思，这是他呆笨的脑瓜里唯一能挤出来的东西。他天生就不是在酒店里干活的材料。酒店的活计太舒服了，那只配他弟弟干，因为托纳特不大爱劳动，而他却身强力壮，喜欢大海，他愿意像父亲一样成为一个渔夫。

听到大儿子说出这样的话，托娜太太很吃惊。她脑海里又重新浮现出大斋节那天的骇人听闻的大灾祸的景象。但是这孩子是坚强的，他想那些不幸并不是经常会发生的，既然他有天分，他就应当继承父亲和祖父的职业，就像博拉斯卡^①大叔常常对他说的的那样。这位博拉斯卡大叔是个老船主，是巴斯夸洛大叔的好朋

^① 西班牙文“Borrasca”音译，意为“大风暴”。

友。

到了拖网渔船出海捕鱼的季节，母亲终于屈服了。巴斯夸尔作为船上的见习水手或勤杂工，和博拉斯卡大叔合伙捕鱼。博拉斯卡管他吃饭，就算付他工钱，那些次等鱼，也就是那些从网里掉出来的小鱼，如虾、小海马等等也都归他所有。

他的学徒生活一开始就很顺利，可是直到那时，他还穿着父亲的旧衣服，托娜太太希望在他开始从事一项新职业的时候，应该穿戴得像样一点。一天下午，她关上酒店的门，和儿子到格拉奥镇去，那里有一家港口百货店，卖海员的成衣。多少年来，巴斯夸尔想起那家店铺，就像想起豪华的神庙一般。他盯着那些蓝色大衣、黄色胶布雨衣、长统靴等只有船主才配享用的衣物看得出了神。他带着水手穿的衣服，骄傲地从那个迷人的地方走了出来。他买了两件马略卡岛人穿的质地坚硬、粗糙得仿佛是硬纸做的内衣，一条黑羊毛腰带，一身耀眼夺目的黄色粗呢衣服，一顶在坏天气可以戴到脖根的自由帽和一顶上岸戴的黑色丝帽。他终于穿上了一套合身的衣服，用不着再为穿父亲的过分宽大的上衣而恼气了，那衣服在刮风时胀得像船帆一样，使他不得不在海滩上飞快跑着，无法停步。至于鞋，就更不用说了，他从不记得他的敏捷的双脚曾经穿过那折磨人的东西。

雷多尔没有说错，他天生就应该生活在大海上。在博拉斯卡大叔的渔船上，比在沙滩搁浅的那条有猪哼鸡叫伴奏的船上要好得多。他很能干，但是，每天只能吃些粗茶淡饭，还要挨老船主的脚踢。这个老船主在岸上对他很亲热，但是，一旦上了船，就是对自己的亲爹他也绝不客气。雷多尔要爬上桅杆挂风灯，或者像猫一般敏捷地整理着绳索。到了起网的时候，他得帮着拉网。他冲洗甲板，把一只只大鱼筐整整齐齐地摆在船舱里。为了不遭

船上人埋怨，他还要随时扇着炉火，照看锅里食物，使它时刻都恰到好处。但是，作为对这些工作的报酬来说，大家是十分满意的！活计干完时，当船主和亲朋们用完餐之后——雷多尔和另一个学徒工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地恭恭敬敬看着——，他们便把剩饭拿给这两个孩子。他们两个人坐在船头，把小黑锅放在双腿之间，面包夹在胳膊下面，先是挑最好的东西吃，当匙子碰到锅底时，他们就用手拿起硬面包块，开始向最后一点剩饭进攻，直到把锅刮得精光，就像刚刚刷过一般。

然后，他们就来寻找船员们遗忘在洋铁壶底的一点剩酒。这些学徒工，如果没有活干，就像王子似地躺在船头，把衬衣从裤子里抽出来，露出肚皮，渔船摇摇晃晃，微风吹拂而来，像是为他们唱着催眠曲。他们从来不愁没烟抽。当博拉斯卡大叔看到自己外衣口袋里一转眼功夫不是丢了哈瓦那的烟斗丝，就是丢了阿尔及尔小海带牌香烟时，他就大发雷霆起来。这些东西都是最近一次在卡瓦尼亚尔海滩上卸下的走私物品。

对巴斯夸尔说，那样的生活真是尽善尽美了。他每次出海归来时，母亲都看到他更结实了，皮肤也晒得更黑了。尽管他和船上的学徒工经常发生一些纠纷，他还是像往常那样忠厚。那些调皮鬼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在讲话时，他们把烟向别人鼻子上喷，他们嘴里叼的烟斗几乎同他们一般大小。

托娜太太只有在大儿子匆匆出现在酒店的时候才会想起他。

看来这位酒店女主人心事重重。她整日独自在船上消磨时光，仿佛根本没有儿子。雷多尔出海挣到了一些卡维特斯^①，这样他在节日就可以神气十足地交给母亲三四个比塞塔。这是他一

① 不能用来做买卖的次等鱼。

个星期的工钱。她的小儿子，那个淘气的托纳特，变成了一个不肯悔改的流浪儿，只是在饿得受不了的时候，才回家来。

托纳特整日和海滩上的小无赖们厮混在一起，那群孩子对于谁是自己的父母并不比在沙滩上跟着他们游荡的野狗懂得更多。他像鱼儿一样在水中遨游。夏天，为了用嘴去拣游人扔给他的两个瓜尔多^①，他便毫不害臊地把那瘦削的、微红色的、裸露的身体潜入海港。

晚上托纳特回到酒店时，裤子已经撕破，脸上满是被手抓过的伤痕。有几次，他在酒桶旁心满意足地昏睡，被母亲推醒。有一天下午，母亲不得不戴上披巾去港务局，哭哭啼啼地请求释放她儿子，并答应让儿子改掉到码头堆放的糖箱里偷糖吃的恶习。

这个托纳特真是个活宝。天哪！他像谁啊？这样忠厚老实的父母却生了个那样的孩子，真是奇耻大辱。这个小无赖，家里有丰富的食物，他却在苏格兰开来的轮船旁边转来转去，趁装卸工一时不备，抓条鳕鱼藏在胳膊下拔腿就跑。这样的儿子真使她遭罪。她养活了他十二年，不知在他背上打断了多少根扫帚把，可他什么都不想干，对母亲也毫不尊敬。

托娜太太把马丁内斯当作知心，向他倾诉自己的不幸。马丁内斯是一个年青的边防缉私队员，他就在这边海岸巡逻。大热天的时候，他坐在酒店凉棚下，把步枪夹在两腿之间，茫然地注视着大海远方，倾听着酒店女主人的没完没了的抱怨。

这个马丁内斯是韦尔发省安达卢西亚人，他是一个身材瘦长、眉清目秀的小伙子。风度翩翩，穿着一身普通的制服，说起话来，不断地梳理着他金黄色的胡子，显得颇有风度。

① 西班牙古铜币。一瓜尔多约等于三个生太伏。

托娜太太爱慕马丁内斯。这事瞒不了细心人的眼睛，他们的事儿已经传出方圆十几里外。何况，他的谈吐是何等优雅！他的语言又是多么精粹！显然，他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像是在他们省里神学院学习过多年。今天他所以落到这步田地，那是由于他不想当神父，渴望去见见世面，因此和家人闹翻，服了役，最后进了缉私队。

女店主听着马丁内斯沾沾自喜地用并不优美的安达卢西亚方言讲述他的历史。他把字母“S”读作“C”，并且读得很重。当她不得不对他讲话的时候，她所操的可笑而难懂のカ斯塔利亚语也并不比对方的安达卢西亚语高明，即使卡瓦尼亚尔本地人听了也会发笑。

“您看看，马丁内斯先生，我的孩子干的这些蠢事简直快把我气疯了。我对他说过：‘你缺少什么呀？该死的东西！唉，你为什么要和这帮小流氓厮混在一起呢？’马丁内斯先生，您那么会说话，您去吓唬吓唬他吧。您就说，如果他不做一个好孩子，就把他送到巴伦西亚的监狱去。”

马丁内斯先生答应去吓唬一下这个调皮捣蛋的孩子，甚至沉下脸来教训他一顿，使托纳特至少可以老老实实地在那里呆一会，因为他害怕马丁内斯的军装和那支从不离手的可怕的长枪。

这些小小的帮助使马丁内斯介入了托娜太太的家庭生活，和她越来越亲近起来。在酒店里他们给他做饭，他几乎整日呆在那里。不止一次，托娜甘心情愿地替他效劳，替他缝补白色的衣服，钉内衣的扣子。

可怜的马丁内斯先生！如果没有像托娜这样一个女人，一个温文尔雅的青年将会成为什么样子呢？他会穿得破破烂烂，像一个被遗弃的迷路者。对这种事，坦率地说，一个好心肠的人是不

能同意的。

盛夏的每天下午，当太阳像火焰一般直射在空旷无人的海滩上时，在芦苇篷下总是看到这样的场面：马丁内斯坐在靠近柜台的爱司巴多草做的方凳上，读着他喜爱的作家佩雷斯·埃斯克里奇^①的大部头的著作。这些书污垢不堪，书角也残破了，因为它在一些缉私队员中间传阅着，走遍了整个海岸。

托娜太太没有弄错，马丁内斯那些娓娓动听、堆砌词藻的话语都是从这些大厚本书里学来的，这些话使没有文化的人敬佩得五体投地；他那一整套道德哲理也是从这里学来的，这些话都使托娜惊叹不已。

柜台对面，托娜心不在焉地用手摸索着缝衣服。她目不转睛地看着马丁内斯出了神。她一会儿欣赏他那优美的、金黄色的胡子，一会儿欣赏他那漂亮的鼻子，或者他那平平整整地贴在两鬓、中缝分梳得别有风趣的金发。

有时，马丁内斯翻着书页，抬起头来时，发现托娜那双乌黑的大眼睛正在盯着他，他顿时红了脸，于是又继续读下去。

女店主在这样的注视之后，常常责备自己，这是怎么回事？……当他的巴斯夸洛活着的时候，她从来没有想到要仔细端详他的相貌。现在，她像个蠢妇呆在那里，几个钟头几个钟头地一直凝望着，无法摆脱。人们要是知道会说些什么呢？……毫无疑问，法律会干涉这个男人的……当然！……他是那样的英俊，简直是个美男子！……他是那么能说会道！……

但是这一切都是胡思乱想。她已经快四十岁，她记不清她自己的年龄，不过，大概是三十七岁左右，而他还没有过二十四岁

^① 佩雷斯·埃斯克里奇(1829—1897)：西班牙小说家。

……但是，真是见鬼！尽管她比他大几岁，可是风韵犹存。再说，她保养得也好，否则，船上那些粗汉们为什么总是盯着她，使她讨厌呢？何况，那样的想法决不是胡来，因为人们早就估计到了。不管是马丁内斯的缉私队的朋友，还是到海滩上去买鱼的卖鱼妇们，他们都以直截了当的方式让人家懂得他们那不怀好意的猜测。

人们期待的事终于发生了。托娜自己也很惊讶，她不再犹豫了，因为她发现她的儿子需要父亲，而马丁内斯是最好的人选。这个曾经对那些粗鲁的渔夫哪怕是很小的越轨都不轻饶的勇敢的女性，现在却不得不去征服这个胆怯不懂事的年青人，心甘情愿地献身给他。她采取了主动，而马丁内斯却高傲地漠然处之。他考虑着更重要的事情。因而，他在世俗的事情上，像个机械人似地被操纵着。

事情传开了，托娜并没有为此生气。相反，她倒希望人人都知道家里已经有了男主人。当她有事去卡瓦尼亚尔时，就叫马丁内斯照管酒店。而马丁内斯和往常一样，仍然坐在篷子下面，把步枪夹在两腿中间，眺望着大海。

甚至两个孩子也像是知道了这件事。雷多尔上岸时，有点惊讶地瞟着他母亲。在那个穿军装的黄头发青年面前，他显得腼腆而羞涩，他发现这个人总是待在酒店里。另一个孩子托纳特，他那俏皮的微笑说明，在海滩上与那帮小无赖聚在一起时，他家里所发生的事情已经成为恶意评论的笑料了。他不再像过去那样害怕那个缉私队员的训斥，而是向他做鬼脸，随后便跑开，在海滩上蹦蹦跳跳以示嘲笑。

对托娜来说，这才是她一生中的黄金时代。如今她才感到她和巴斯夸洛的婚姻是一种单调的主仆关系。现在她却以一个走向

暮年的女人的狂热的爱情爱着那个缉私队员。她完全陶醉在这一爱情之中，并为之感到骄傲。人们背后议论有什么要紧，他们愿意说什么尽管说好了！别人还不如她呢。那些说闲话的人大概看到她弄到一个漂亮的小伙子而妒羨她呢！

马丁内斯总是以他“幻想家”的面目享受着宠爱和抚慰，仿佛他享受这一切理所当然。他的同伴和上司对他都有很高的评价。这是由于他不但可以支配酒店里的钱匣子，甚至可以支配那只装满杜罗的袜子。当他躺在船舱里的床垫上时，袜子里的银币曾经多少次硌了他的肋部。

也许是为了不再被硌，他急忙取出那些钱花掉，而托娜太太并没有提出抗议。难道他不是要成为她的丈夫吗？那么，那些钱也就是他的。只要酒店生意兴隆，她就不该埋怨。

但是过了四五个月之后，有一天，托娜变得严肃起来。

马丁内斯啊！唉，马丁内斯先生！您不要再东想西想了。请你听听托娜的话吧。您听到了没有？……该收拾一下这个局面了。事情不能这样下去了，应该使要发生的事情名正言顺了。一个恪守妇道的女人，两个孩子的母亲，不能有了第三个孩子而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这孩子是我的。”

马丁内斯回答说：“好的！一切听你的。”他脸上露出一副不高兴的样子，仿佛这件事刚刚从那理想天国掉了下来并给了他一个沉重的打击。他好像是一个不被理解的人，躲在这个理想天国里，幻想自己可能成为将军，国家元首或许多其他的显赫人物，就像他所特别喜爱的小说里的那些人物一样。

他将去办理结婚证件，但必须等待，因为韦尔发省离这儿很远。

托娜太太等待着，脑子里总是想着韦尔发省。那是一个遥远

的地方，她想应当是在古巴或菲律宾一带。

时光流逝，事情一天天紧迫了。

马丁内斯，马丁内斯先生，只差两个月了。托娜再也不能把要发生的事情隐瞒下去了。人们渐渐地看出来。当和一个刚出生的小兄弟在一起时，孩子们将会说些什么呢？……但是，马丁内斯反驳说这不是他的过错，她看得清清楚楚，为了催办结婚证件，他写了那么多信。

终于，有一天，这个缉私队队员说他要回故乡一趟，把那些该死的证件带来，这事他已征得上级的同意。

好极了，这个决定使托娜心花怒放。为了帮助他回乡，她把钱匣里所有的钱都给了他，最后一次替他梳了头，托娜微微地抽泣着。回头见！一路平安！

可怜的托娜再也没有看见马丁内斯先生。在海滩巡逻的缉私队员中，有个好心肠的人对她吐露了实情。

原来马丁内斯并没有到韦尔发省去。他写的那些信是寄往马德里要求调到一个遥远地方去的，因为巴伦西亚的气候对他不适合。他真的被调到拉科鲁尼阿^①的军区司令部去了。这个军区在西班牙的另一端。

托娜太太几乎要发疯了。强盗，比强盗还要坏！瞧这个伪君子！……去相信那些说得天花乱坠的人去吧！他就是这样报答她的！……她为他花去了最后一分钱哪！午睡时，她在顶篷下面那样深情地替他梳头，就像是他的母亲一般！

但是这可怜的女人的绝望并没有妨碍那个使得她那么着急地要结婚的东西出世。几个月之后，托娜太太在柜台后边卖酒时就

^① 西班牙西北部沿海城市。

露出她那健壮的奶牛般的丰满的胸脯，一个白嫩、瘦弱、蓝眼睛的小女孩紧紧地叨着她那黑色的乳头。小女孩有着一头浓密的金发，使她的整个脑袋看起来宛如一个金球。

第三章

年复一年，托娜一家住在成为酒店的渔船里，过着单调的生活。没再发生什么轩然大波。

雷多尔俨然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海员。他身强力壮，临危不惧，但有些迟钝。在博拉斯卡大叔船上，他从一个勤杂工变成了最受信任的船员，常常每个月节省下四、五个杜罗交给母亲，让她给存起来。

托纳特却不务正业。为这事他曾和母亲闹得不可开交：托娜替他找活计干，他干不上几天就丢弃了。他学过一个星期的鞋匠，在博拉斯卡大叔的船上当过两个多月的学徒，但是船主打他都打厌烦了，却始终没有能制服他。以后，他又试图做箍桶匠，这是最保险的职业，然而师傅把他赶出了大门。最后，在十七岁时，他参加了一个码头装卸工人组织，进了船上卸货队。在那里，他一个星期甚至只干两班，即使这样，也是迫不得已的。

但是，每当节日里——对托纳特这个小无赖来说更是节日——托娜却看到他在黝黑的脸蛋上戴着一顶鼓胀得像个碟子那么大的丝帽，腮帮子上开始长出了胡子，蓝色亚麻布做的外衣罩在他那匀称的身躯上显得合身，深色的丝腰带束在黑绿格子的法兰绒衬衣上。每当这时，她觉得她那游手好闲和恶习缠身的孩子是可以原谅的。

做为这样一个青年人的母亲那是应该感到光彩的。他将成为

没给人们留下好印象的马丁内斯式的另一个无赖。但是，他更诙谐，更大胆，更顽皮。因此，卡瓦尼亚尔的女孩子们都看中了他，争着要他做自己的未婚夫。

托娜知道人们尊敬她的儿子时，感到很高兴。儿子干的那些冒险事情她全都明白。可惜的是那可恶的烧酒“破费了”她那么多的钱财！托纳特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男子汉，不像他哥哥那样迟钝。他哥哥即使一辆双轮马车从他身上压过，也面无惧色。

一个星期日的下午，在“好风尚”酒店——真是个绝妙的讽刺——里，托纳特往一些收入更低的码头装卸工人头上掷杯子。缉私人员进来劝架，抓到了托纳特，他正手执弯刀在桌子中间追逐对手。

托纳特在教士会的牢房里被关了一个多星期。由于托娜的眼泪和那竞选鼓动员马里亚诺大叔的影响，他终于被解救了出来。可是，这次逮捕丝毫没有使他悔改，在释放的当天晚上，他又抄起那把可怕的弯刀和酒后想与他拳斗的两个英国海员干了起来。

托纳特是卡瓦尼亚尔的一只好斗的小公鸡，白天不怎么干活；到了晚上，便成了一个货真价实的野兽，从一家酒店窜到另一家酒店，喝得酩酊大醉，一连几个星期也不回母亲的酒店。

他逐渐有了一点真挚的爱情，像许多早熟的人一样，表现出了对女子的某种亲昵。但他母亲不同意这样的关系。她不想给她的托纳特找一位公主，但是马车夫帕埃利亚^①的女儿她也看不上眼。那个叫什么多洛雷斯的长得倒非常漂亮，但却像头大胆的母猴似的恬不知耻。是的，先生，她能够把那可怜的婆婆一口吃掉；而这婆婆除了忍受之外，别无他法。

^① 西班牙文“Paella”音译，意为“肉菜饭”。

多洛雷斯成了这样的姑娘那是很自然的，因为她从小没有母亲，在帕埃利亚大叔身边长大。帕埃利亚是个醉鬼。每当天色破晓套马车时，他总是跌跌撞撞的，酒摧残了他的健康。唯独他那长满了红疙瘩的鼻子却变得越来越肥大。

帕埃利亚是个名声最坏的人。他的主顾们都在巴伦西亚，住在一个有许多妓女的渔民区里。当英国船到来时，他不知羞耻地为海员们效劳，把他们拉到幽会的地方去。夏日的夜晚，他的马车载满了身穿白色外衣，面涂脂粉，头插鲜花的姑娘们，把她们和她们的情夫一起送到海滨点心铺子去。他们在那里寻欢作乐，直到天明。帕埃利亚呢，他远远地躲开来，一手拿着鞭子，一手拿着酒瓶，喝得醉醺醺的，慈父般地看着这群被他称之为“我的小蜜蜂”的姑娘们。

最糟糕的是，他在女儿面前什么也不隐讳，跟女儿讲话，就像对他的女主顾讲话一样。他酒后多言，收不住嘴，什么都对她讲出来。小多洛雷斯躲得远远的，胆怯地张大着眼睛，怀着不健康的好奇神情，倾听着帕埃利亚大叔粗野的独白，他自言自语地诉说着白天耳闻目睹的那些下流的卑劣的丑行。

多洛雷斯就是这样长大的。天哪，这女孩子什么事不知晓呀！……因此，托娜不能同意娶她做儿媳妇。如果说她现在开始成为一个漂亮的女人而没有堕落的话，那是因为一些女邻居的良言相劝。但尽管这样，这女孩子和托纳特的事也还是闹得满城风雨了。托纳特俨然像主人似的出入于未婚妻的家中。他利用马车夫深夜才回家的机会，和多洛雷斯一起进餐。多洛雷斯为爸爸缝补衣服时，甚至掏他的口袋，偷钱给未婚夫。马车夫以为是自己酒后神志不清的时刻，酒店的狐朋狗友偷了他的钱，于是他对那伪善的友谊骂不绝口。

那姑娘和她未婚夫干的是一种公开的劫持。而托纳特，今天一件，明天一件，慢慢地把他的全部衣服从海滩的酒店里搬到了马车夫的家里。

托娜独自一人留在家里。雷多尔总是在海上赚取比塞塔，如他自己所说，有的是捕鱼，有的是在三角帆船上做海员，跟人家到托雷别哈去贩盐。托纳特不是在酒店里串来串去，就是呆在帕埃利亚大叔家里。托娜在小店的柜台后面一天天苍老了，除了那个金发小女儿外，没有别人和她作伴。她以一种奇异的心情时冷时热地喜爱着这个小丫头，因为她是马丁内斯那个无赖的有生命的纪念物。但愿马丁内斯这家伙是被魔鬼带走了！……

诚然，上帝有时是保护善良人的；可是，现在已远不是当初她守寡的时候了。

另外几艘搁浅在海滩上的破船，也都变成了酒店，因而渔夫们喝酒也有选择的余地了。此外，托娜也变老了，渔夫们已没有一边喝酒一边挑逗她的兴趣了。

因此，尽管小酒店还保留着它的老主顾，但盈利微薄，仅够维持生活而已。托娜不止一次地从远处望着她那已退成白色的平底船，十分忧郁地想着已经熄灭的炉灶。栅栏几乎要倒下来了。栅栏后面已经听不到通常屠宰时的猪嚎叫声，只有五六只小鸡凄凄惨惨地在啄食。

托娜十分萎靡不振，时间对她来说过得是多么慢呀！只有托纳特的恶作剧，或者对马丁内斯先生照片的凝望，才使她从浑浑噩噩的状态中惊醒过来。她以颇为异乎寻常的精心保存着马丁内斯先生的照片，把它挂在自己的船舱里，以便时时记住她的过失。

小罗塞塔这个生在船上的女孩是马丁内斯这个无赖缉私队员

的杰作和“恩惠”。母亲没有花多少心血去照料她。她像一头野性的小牲口那样茁壮成长着。晚上，托娜得出去把她找回来，狠狠地打她一顿，然后锁在船上。白天，她只有饿了时才会回来。

一切都是上帝安排的呀！这个小女孩是托娜不得不蒙受的一种新的苦难。

罗塞塔性格是郁郁寡欢的，她爱孤身一人，在潮湿的沙滩上，拣贝壳和大海螺，或者把海藻堆在一起。有时候，她那双蓝蓝的大眼睛，一连几个钟头地凝望着那无垠的天际，注视着那令人昏昏欲睡的一动不动的景物。带着咸味的微风吹拂着她那盘曲得像蛇一样的缕缕金发，掀起她那破旧的衬裙，使她瘦弱白皙的小腿露了出来。她的双腿的末端被太阳晒得黝黑闪亮，像穿上了一双长统袜子。

她几个钟头几个钟头地躺在那里，在身体的重压下，腹部陷入潮湿的沙滩，脸蛋被海水冲洗着，这海水在光亮的地面上时而涌来时而退去，掀起道道变幻莫测的波涛。

她是一个生就的流浪女。就像托娜说的：“有其父必有其女。”她那个无赖父亲，也是这样几个钟头几个钟头地呆呆地眺望着海平线，一声不吭，仿佛在白日做梦，无所事事。

如果托娜靠她女儿干活来生存的话，那就只有饿死了。她是个又笨又懒的女孩子！……在酒店里，当她洗涤时，总是打破杯子和碟子；她照看炉灶，锅里的鱼准得煎焦了。最后，母亲不得不让她在海滩上游荡，或者让她到卡瓦尼亚尔的缝衣铺里去。罗塞塔偶尔也有强烈的读书的念头，她冒着挨鞭挞的危险，偷着去找老师。有时候，当母亲表示同意她继续学习时，她却从学校里逃跑了。

只有夏天，她才帮可怜的托娜一点忙。她的漫无目的的游荡

的热望和盈利联系到了一起。她提着像她一样大的瓦罐，手里拿着杯子去海滨浴场，或者在码头上的豪华的马车中大胆地穿来穿去。她那富于幻想的大眼睛左顾右盼，金黄色的头发甩来甩去，用微弱的声音叫喊着：“喝凉水吧！是卡斯河取来的泉水呀！”

她有时卖凉水，有时拎着一竹篮饼干，用忧郁的声调到处叫着：“卖又咸又甜的饼干哟！”罗塞塔有时能给妈妈一两个里亚尔^①，这使托娜阴沉的脸色稍稍开朗一点，因为她那倒霉的酒店生意使自己的女孩子变成了一个利己主义者。

罗塞塔就这样长大了。她总是处在一种孤僻的与世隔绝的状态中。她以沉默的反抗忍受着母亲的鞭打。她恨那个从不看她一眼的托纳特，而有时却对雷多尔微笑着。当雷多尔上岸时，常常友善地揪着她那鬈曲的头发。她蔑视海滩上那帮无赖汉，她总是以一种神态傲慢的女王似的神气躲开他们。

到了冬天托娜那个家就像在荒凉的沙漠之中，罗塞塔就是她唯一伴侣，尽管如此，托娜也无心顾及她了，因为托纳特和马车夫的女儿搞得她坐卧不安。

那个堕落的女人打算把托娜家的人全部夺走。她对托纳特已经不满足了，于是托纳特把他哥哥雷多尔带到了多洛雷斯家里去。雷多尔上岸后，在海滩的小酒店里像颗流星似的闪现一下就无影无踪了。他去马车夫家里休息。在那里，他是那对未婚夫妇的座上客。

实际上，最使托娜感到厌烦的并非是多洛雷斯对她两个儿子的影响，而是她想了好久的计划眼看着就要落空了。

她考虑着托纳特和她的一个老朋友的女儿结婚。

^① 西班牙银币，一里亚尔约合四分之一比塞塔。

在容貌上，这位姑娘的容颜当然无法和马车夫的该死的女儿相比。但是，托娜太太喋喋不休地赞赏她的善良——这是平民百姓应具备的品德。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托娜没有说出来，就是她看上了那个叫罗萨里奥的姑娘，这姑娘是个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女孩。罗萨里奥的父母在卡瓦尼亚尔有一个小卖店，这小店就是托娜的货源。现在，姑娘的父母已经去世，他们给女儿差不多留下三四千杜罗。

这可怜的姑娘是怎样地爱着托纳特呀！当她在卡瓦尼亚尔大街上遇见他时，总是温柔地小心翼翼地微笑着。她一个下午又一个下午地呆在海滩上和托娜太太高兴地交谈着。她所以这样做，只是因为托娜是那个好斗的小公鸡的母亲，他把整个村庄搅得鸡犬不宁。

但是，她不可能从托纳特那里得到应有的礼遇。因为托纳特一旦发起疯来，即使那个对托纳特有着无上权威的多洛雷斯也拿他无可奈何。也许他一连几个星期不见人影，后来听人家说起来，才知道他到城里去了。白天，他在渔民区一户人家里睡大觉，晚上喝得烂醉如泥，殴打同他在旅店里鬼混的女伴，把自己在赌场上赢得的几个小银币花费在海盗般的纵酒狂欢之中。

有一次离家时，托纳特干了一件非常荒唐的事情，使她母亲整整一个月都哭哭啼啼，不断地喊叫着。托纳特和几个酒肉朋友参加了海军，他们对卡瓦尼亚尔的生活已感厌倦，甚至连卡瓦尼亚尔酒店里的酒他们饮起来也觉得淡而无味了。

有一天，这个疯疯癫癫的小伙子，穿着蓝色的制服，歪戴着白色军帽，肩上背着衣囊，辞别多洛雷斯和母亲，到卡塔赫纳^①

^① 西班牙南部沿海城市。

去，他被派往停泊在那里的一艘军舰上。

老天保佑吧！托娜太太非常疼爱他，但是她终于能喘口气了。她只是为可怜的罗萨里奥感到难过。这姑娘总是默默地、温顺地到海滩上去和罗塞塔在一起缝缝补补，羞惭而又激动地询问托娜太太是否收到了那位海员的信。

岁月流逝，她们从海滩上的自家平底船上注视着马德里别墅号巡洋舰的行踪，因为托纳特就在这艘巡洋舰上做一等水手。

当那又窄又长的信封落在潮湿的木板拼成的柜台上的时候，多么令人激动呀！那信封有时是用红色的干胶片封的，有时是用面包屑粘的，上面用粗体字醒目地写着那复杂的地址：寄黄牛出租站隔壁咖啡店，托娜夫人收！

信中详尽地叙述着那陌生的植物，波涛汹涌的大海，沐浴在绚丽霞光里的海岸和火红的天空。看到这里好像闻到从粗糙的信封里散发出来一种奇特的异国的芳香。三个女人反反复复地念着信，向往着那些陌生的国家，她们仿佛看到了哈瓦那的黑人，菲律宾的华侨以及南美洲的现代化城市。

多么了不起的孩子啊！当他回来的时候，将会告诉我们多少事情呀！……也许他参加海军是一种幸运，使他变得通情达理了。托娜又偏爱起小儿子来，甚至把他看成一尊偶像而加以崇拜，她想着托纳特，心里泛起一股怨恨，这只好斗的小公鸡现在被舰艇上的严格纪律束缚着。而她认为另一个不幸的儿子雷多尔，也是一帆风顺，他现在几乎是渔业协会的头面人物了。

雷多尔总是和他的船主一起出海，他和马里亚诺大叔有他们的秘密。马里亚诺大叔这个人物，托娜每逢遇到难事时便求助于他。总之，雷多尔在挣钱，而当托娜看到他没有带一个瓜尔多回家和不顾起码的礼貌，几乎连在酒店里坐都不坐的时候，她便勃

然大怒了。

雷多尔在别的地方存了钱。还能在哪里呢？一定在那个该死的被众人咒骂的多洛雷斯的家里。毫无疑问，多洛雷斯给她儿子服了“迷魂药”，因此他们像驯服的狗似地跟着她。

雷多尔整天钻在那里，像是在马车夫家里有点什么使这个大傻瓜不能自拔似的。他不知道多洛雷斯是属于别人的吗？他没有看到托纳特的一封封来信和她让邻居代笔写的回信吗？但是，雷多尔是个大笨蛋，他毫不理会母亲的嘲笑，依然呆在那里，逐渐地代替了他弟弟的位置，似乎也没有意识到事情越演越烈。多洛雷斯像对托纳特一样关心雷多尔。她照管着他的衣服，代他存钱，这后一桩事她和托纳特那个败家子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

一天，帕埃利亚大叔死了。人们把他那被马车碾得粉碎的尸体送到家来。这次酗酒使他从车座上摔了下来，他像一个始终忠于职守的人，手里还在握着那条连睡觉时也不放下的鞭子死去了。当时，他全身的毛细管里都浸流着烧酒，车上挤满了那些涂脂抹粉的被他称做“我的小蜜蜂”的女主顾们。

除了比科雷斯大婶外，多洛雷斯再也没有别的靠山。比科雷斯是个渔妇，是个不大使人瞧得起的保护人，因为她是靠打耳光起家的。

在托纳特离开家已有两年的时间，一条使人轰动的新闻传开了：“多洛雷斯和雷多尔要结婚了。”老天爷！这消息把卡瓦尼亚尔闹得满城风雨。人们说，这是多洛雷斯亲自向她未婚夫说的，人们还交头接耳地讲了其他一些逗乐取笑的细节。

还是听听托娜的看法吧。这个铁面无情的太太硬是要干预这个家庭的事情，而且她会达到目的。……她非常了解那个女无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一个只知道下死劲干活的傻丈夫对她

求之不得的。哪，女强盗！她多么懂得把她家里唯一能赚钱的人给勾引去呀！……

但是，由于自私的考虑，托娜立刻默许了。他们最好是结婚，这能使事情简单化，有利于她的计划：托纳特可以和罗萨里奥结婚了。虽然托娜很不情愿，但还是参加了大儿子和多洛雷斯的婚礼，并且把这条美丽的大蛇称为我亲爱的孩子。这条大蛇是那么轻而易举地甩掉一些男人而又抓到另一些男人。

大家都关心托纳特听到这消息后会说些什么。这个水手可是不好惹的！令人普遍感到惊讶的是，他在回信时说，他完全赞成这样做。毫无疑问，他漂泊在外和航海的生活使他变了，甚至他觉得既然多洛雷斯没有依靠，她要结婚，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此外，正如他所说，为了把她让给别人，多洛雷斯最好和他哥哥结婚，因为哥哥是个好小伙子。

正像托纳特在信里表明的那样，他回到卡瓦尼亚尔也很理智。他口袋里装着退役证书，背着行李出现在卡瓦尼亚尔，他风度优雅，流水般地花费着根据他的军龄所得到的退役费，这使大家十分惊讶。

他像对一个要好的姐妹一样，向多洛雷斯致意。这个鬼东西！过去的事永远从记忆里抹掉吧！他在外面也干了不少不干净的事情。

托纳特并没有把多洛雷斯和雷多尔的事放在心上，他只是醉心于他回来后人们普遍赋予他的好名声。

在帕埃利亚大叔从前的家门口，人们整夜整夜地坐在小板凳或地上，在凉爽清新的空气里，入神地听着海员描述着异国风光。他有时插入一些荒诞可笑的编造，以博得崇拜他口才的那些傻瓜们的喝彩。

同那些粗鲁和由于被体力劳动所折磨而变得莽撞的渔夫们，或同他的御船的朋友们相比，托纳特在卡瓦尼亚尔的姑娘面前犹如一个王公贵族、他的棕色皮肤带点苍白，蓄着硬挺挺的小胡子，清洁的双手，中分缝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油光发亮，在丝便帽的下面露着两缕发梢。

托娜对他儿子很满意，她承认儿子还是像先前那样顽皮，但已懂得怎样更好地生活。显然，船上的艰苦生活使她儿子有了长进。还是同一个托纳特，但是军事纪律使得他外表收拾得整齐干净，不像过去那样邈邈了。如果他去喝酒，也不喝醉。他还是那么好逞强，尽管没有动不动就去吵架。他不再去做那些轻率的异想天开的事，而是满足自己生活上的欲望。

为此，他温厚地听从了母亲的一切指点。愿意和罗萨里奥结婚吗？同意：她是一个好姑娘。再说，她还有些钱财，在一个聪明伶俐的人手里能够逐渐增多起来，这是他所希望的。

一个在皇家海军里服过役的男子汉，再到码头上去扛麻袋包就不怎么相称了。干什么都不能去干这种差事。

托纳特和罗萨里奥的婚事使托娜喜悦万分，多好的一对呀！罗萨里奥身材矮小，腼腆，温顺，她对托纳特一百个相信。而托纳特对她的资财感到很自豪。他很刚毅，仿佛在法兰绒衬衣里面穿着用他女人的成千上万个杜罗制成的甲冑可以保护一切人，可以过着卡瓦尼亚尔头面人物的生活似的。下午和晚上他都呆在咖啡店里，抽着烟斗，雨天还神气十足地穿上他的长统雨靴。

多洛雷斯看到他，没有表现出半点激动的样子，只是在她女王般的眼睛里闪着金星，充满着神秘的热情的希望之火花。

托纳特夫妇过了一年的美满生活，在罗萨里奥出生的可悲的小店里，一个铜板一个铜板积攒起来的钱在托纳特手里流水般地

急速减少着。

可是，正如海滩上老板娘责备她儿子挥霍浪费时说的那样，口袋底朝天的日子来到了。

在托纳特家里，拮据的日子开始了，出现了争吵，哭叫，甚至打闹。像所有女邻那样，罗萨里奥也挎起了卖鱼的筐子。她原是富家之女，此刻一落千丈，过着最贫困的、牛马不如的卖鱼妇生活。午夜刚过，她就得起床；双脚泡在海滩上的积水中等着，身子胡乱地裹在一条破旧的披巾里。这披巾常常在暴风飘动着。她徒步去巴伦西亚，被沉重的柳条筐压得弯着腰。下午回家时，又饥又累，简直要垮了。但是，只要让那位先生继续过着奢华生活，自己不被侮辱，不挨骂挨打，她就觉得是幸福的了。

为了节省下钱让托纳特能在轮船机械师和船主们光顾的咖啡店里度过夜晚，罗萨里奥上午在鱼市场常常忍受着极度的饥饿；她看着女伴们的案子上放着那诱人的热气腾腾的巧克力饮料和夹在面包里的牛排，肚子咕咕直叫。

最重要的是要让她的偶像托纳特应有尽有，托纳特动辄发火，大骂他倒霉的婚姻。那个可怜的矮小的女人一天天地消瘦了，姿色日见其衰。对她来说，只要丈夫有钱饮咖啡，玩多米诺骨牌，吃玉盘佳肴，穿漂亮的法兰绒衬衣，自己受些苦又算得了什么！罗萨里奥付出了代价，她不到三十岁就未老先衰了。但是，她可以引以为荣的是，她得天独厚，和卡瓦尼亚尔最漂亮的小伙子结了婚。

家庭生活的不幸使托纳特夫妇和雷多尔夫夫妇亲近起来。雷多尔夫夫妇在发家致富的道路上蒸蒸日上，而托纳特他们却急转直下，一天不如一天。

在困难的时候，兄弟们应该互相帮助，这是很自然的。因此，

罗萨里奥尽管迫不得已，她还是到多洛雷斯家里去，而且听任托纳特和他的嫂子重新亲密无间。这事对她来说，是一种折磨，但是她不得不忍气吞声。每逢没有鱼好卖，或者那个衣冠楚楚的流浪汉在海港特有的小生意中连一个杜罗都捞不到的时候，雷多尔一连好几个星期接济托纳特夫妇。

但是，两个互相仇视的女人终于撕破了脸皮。

多洛雷斯在结婚以后四年怀孕了。雷多尔傻里傻气地笑着，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给所有的人。女邻们也很高兴，但是，她们的高兴是不怀好意的。人们猜测，议论说这一晚孕正巧发生在托纳特如胶似漆地眷恋着多洛雷斯的时候，当时托纳特在哥哥家里呆的时间比在咖啡店还要多。

妯娌俩大吵了一通，撒野的本性表现得淋漓尽致。她们之间出现了一道很深的裂痕。此后，只是托纳特自己单独去雷多尔家。这事使罗萨里奥很恼火，夫妇之间吵闹不休，而且每次都是以大动干戈而告终。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了，罗萨里奥宣称多洛雷斯的小男孩长得和托纳特一模一样。托纳特是哥哥雷多尔无法摆脱的包袱，雷多尔还是像从前那样对他谦让，尽管他自己克勤克俭，可还是让那个流浪汉任意搜刮。帕埃利亚大叔漂亮的女儿嘲笑她的弟媳，说她是个“痨病鬼”，“雌火鸡”。她以辱骂她的贫困和艰辛来取乐。她炫耀自己能够摆布托纳特。而托纳特仍和过去一样，对多洛雷斯屈从和温顺，总是像条狗似的尾随在她的后面。

帕埃利亚大叔生前居住的房子如今已修缮一新，从那里透出风声说，多洛雷斯要一直战斗到底，她傲慢地嘲弄着对手罗萨里奥。这消息似乎传到了罗萨里奥那座可怜的顶棚已半破的茅屋里。她为贫困所迫，搬到了这里。那些不甘寂寞的女邻们以她们最

“圣洁”的心肠自告奋勇的来来往往通风报信，把那些放肆无礼的话语和辱骂告诉对方。

罗萨里奥气得脸色煞白，眼里饱噙着伤心的泪水。当她需要找人讲讲心里话和得到安慰的时候，就跑到海滩上的驳船兼酒店去。那茅屋冷冷落落的，和女主人一般苍老了。在那里，托娜和罗塞塔默默地听着她的讲述，悲伤地摇着脑袋。托娜和罗塞塔尽管是亲密的血肉关系，但她们却生活在阴郁的敌视之中，她们除了对男人的仇恨和鄙视之外没有共同的语言。那条用来栖身的船就像一座了望台，她们从那里观察着两家之间发生的事情。

“男人嘛！全是些卑鄙无耻的东西！”托娜偷偷地瞟着那个俨然像是酒店主人的缉私人员的照片咬牙切齿地说道。“都是些无赖，甚至不值得费根绳子去绞死他们。”罗塞塔有着一双碧海般的清明深沉的大眼睛，这个洞悉一切却又并不感到惊讶的姑娘梦呓般地说着：

“不是无赖的男人，就是像雷多尔那样：一个实足的傻瓜。”

第四章

虽说是冬天，太阳却是那样的灼热烤人，以致雷多尔和托纳特只好躲在一只搁浅在沙滩上的破船的阴影里。因为出海以后，晒太阳的机会多着呢。

他们慢悠悠地交谈着，像是海滩上的光亮和炎热催促他们成眠入睡。多么美妙的日子啊！圣周^①前夕，在这多雨的和时不时就刮暴风的季节，这样的天气真是难得。

蓝盈盈的天空明亮耀眼。几缕蒸汽有如偶然落下的团团浪花，在空中浮动着，滚烫的沙滩散发出的热气遮住了远方的景物，它们的轮廓忽隐忽现。

海滩一片宁静。黄牛出租站这个四四方方的庞然大物耸立在那里。畜栏里，拖渔船的大肥牛在反刍着。出租站的瓦屋顶呈现出红色，墙上安着碧蓝色扇形板，靠着大墙是一排排搁浅的渔船。这些船只在岸上像是摆成一个流动城市，在街道和交叉路口，有点像英雄年代的希腊兵营，在那里搁浅的双橹船是用来作堡垒的。

顶端又粗又钝的挂三角帆的桅杆滑稽地向着船头倾斜着，像是一片长矛之林。涂着沥青的绳子交织在一起，宛如攀爬在这丛桅杆中的蔓藤。在降落在甲板上的船帆下面是嘈杂的水陆两栖的

^① 复活节前的一周。

居民。一对对棕红色的双腿露在外边，便帽一直压到了耳根，他们在整理着鱼网，或者扇旺炉火，炉灶上，美味可口的鲜鱼汤已煮沸起泡。沙滩上卧着漆成白色或蓝色的龙骨，它们像是“海妖”躺在暖洋洋的阳光下，淫荡地露出自己的大肚皮。

这座临时出现的村镇，也许到了晚上就会消失，沿着天际那条宽阔的蓝色水带散开来。可这会儿，这里一切都显得井井有条，真是一幅现代化城市所特有的景象：建筑物对称，街道笔直。

海浪仿佛玻璃板似的在那由细沙铺成的阿拉伯图案上漫开来。浪头首先冲击的是停泊着的一只只比较小的渔船，这些船是用以垂钓的。后面一字排开的是大船，那些小巧玲珑的快艇仿佛是它们的羽毛绚丽的雏鸡。这些大船都是成双成对的拖网渔船，高低一个样，涂着同样颜色。

最后一排是些被抛在海滩上已经多年的肚皮裂开的旧船，在它们黑色的裂缝处露出了被虫蛀过的叶肋，其沮丧的神情有如斗牛场的马；它们仿佛在想着人们抛弃老朽的忘恩负义行为。

晒在桅杆上的红色鱼网、法兰绒衬衣和黄色粗呢短裤被风吹得飘扬起来。在装饰引人注目的桅杆顶上，仿佛被日光晒得陶醉了的海鸥划着圈子飞掠过去，直到最后降落在蔚蓝的海面上。在中午炎热的阳光下，大海冒着亮晶晶的泡沫，微微地颤动着。

雷多尔一边谈着天气，一边用那双驯服的黄牛眼扫视着大海和岸边。他目光追随着那些沿着碧绿海平线航行、犹如鸽子翅膀一般的、尖尖的三角帆。然后，他凝视着弯弯曲曲的海岸，海湾那里点缀着绿色的田园和白色的村舍。在这样的景色里，雷多尔一切都感到亲切：普伊格的小山丘，低洼的海滩上隆起的大土包，只有在大海发怒的时候才被海水漫过；萨贡托要塞在它棕黑

色蜿蜒起伏不平的山上布满了碉堡。从那里伸向陆地，挡住了地平线，崎岖不平的山脉有如红色花岗石的波涛，它那一动不动的山峰好像在舐着天空。

好时光千真万确地来了。雷多尔对此坚信不疑，卡瓦尼亚尔人们都知道，他这种对气候的准确估计是从他的船主博拉斯卡大叔那里学来的。下周还有几场大暴风雨，但已是小事一桩。应当感谢上帝，因为坏天气很快就过去了，忠厚老实的人们可以放心地去谋生了。

他慢吞吞地说着，嚼着走私来的黑色的劣等雪茄，沉浸在海滩上庄严的宁静之中。有时，在平静的海面上，可以清楚地听到一个来自远方的仿佛从地球内部迸发出来的姑娘的声音，她在哼着一种节奏单调的歌曲。“哟！……哟，依萨！”这号子声逐渐地展开来。那是几个小伙子伴着没精打采的吼叫声拖拉一根沉重的桅杆。披头散发的女人们从船甲板上像小鸟一样喊叫着，招呼正在畜栏里照看老牛的伙计们去吃饭。用麻絮填塞船隙的工人们抡动沉重的大木锤不停地、有规律地敲着。所有的噪声都淹没在这周围阳光明媚的肃穆安静气氛之中。声音和景物难以辨别地混在一起，它们被海滩上奇特的迷茫吞没了。

托纳特带着询问的神情看着哥哥雷多尔，等待着他沉默之后最终把计划和盘托出。

雷多尔终于开腔了，对于这样一点一滴地挣钱他已厌倦了，他想发点大财，就像其他人干的那样。在海上，人人都可以捞到面包。只不过有些人要流许多汗，才能得到黑面包。而另一些人，则会捞到最美味可口的面包，如果他们胆量大，不怕死的话。托纳特你懂吗？……

没等弟弟回答，雷多尔就站了起来，走到破船的船头去看了

一下，弄清楚船的另一边有没有人偷听。

什么人也没有。海滨空旷寂静，在宽阔的沙滩上看不到一个人。夏天，这里到处矗立着巴伦西亚洗海水浴人们的棚子。再过去一点就是海港了。那里竖着挂着旗子的桅杆，纵横交错的帆布，红色和黑色的烟筒以及像绞刑架似的起重机。由海港向里边去便是莱万特防波堤了。它象是由于大地的突然震动而积聚起来的红色大石块筑成的一堵大墙。再向里边，是格拉奥镇层层叠叠的楼房，那是一些高大的建筑群，有承销人、渔船经办人、港口富豪和贵族们的住宅。后面，有如一条瓦屋顶的长尾巴，在一条直线上座落着卡瓦尼亚尔、卡尼亚梅拉尔、卡普·德·弗兰萨一排各式各样的建筑群，离港口越远，建筑物越稀疏。开头是多层大厦和小塔楼，末尾，在和平川接壤的地方，是白色的茅屋，这些茅屋的稻草顶被疾风吹得歪歪斜斜。

看到周围没有人窃听，雷多尔重新坐到弟弟身边。

是他女人给他想出的这个主意，他经过再三考虑之后，认为可以干。事情是要到远方的海岸去做一次航行，到阿尔及尔去；正如人们说的到那座蓝色的活动房子对面的大墙去，他当渔夫时曾经那么多次经过那里。这事同捕鱼可完全不一样。鱼，只要人们去捕，就能够捕到。而现在是要搞大宗的走私。“阿尔及利亚”和“五月花”……等牌号的烟草包把船装得满满的。天哪！这才是真正的生意，他父亲干过上千次，你认为怎样？

正直的雷多尔不听村镇里警察或水手长预先对他的警告，他一想到好久以来在自己的脑海里反复考虑的那些走私烟草，心里就感到乐滋滋的。他好像已经看到了卸在沙滩上的涂着沥青的帆布捆包。作为大海之子，先辈们伟绩的崇拜者，他觉得对一个捕鱼厌倦了的人来说，走私是最自然和体面的职业。

托纳特认为这生意不错。他给人家做普通水手已干过两次这个行当。现在码头上活不多，马里亚诺大叔在港口的活计中始终没有把那个使人垂涎的职位给他弄到手。所以，跟着哥哥干一次没有什么不方便的。

雷多尔的计划一切就绪。最主要的东西——自己的船，他已经有了，这就是优美号。由于托纳特听到这话惊愕地叫了一声，雷多尔便仔细地讲起了他的计划。他知道那只船船身几乎就要裂开了，船帮也松散了，甲板凹了下去。它已是那样破旧不堪，当在浪头上跳动着的时候，就像一个破旧的吉他吱吱呀呀作响。卖主并没有欺骗他，他只花了三十个银币就把这船买了下来。这只不过是一堆柴薪而已。但是，对于熟悉大海、用一只鞋子那么大的船便可飘洋过海的人来说，这只船完全够用了。

“另外，”他狡黠地挤了一下眼睛咕哝着，“这只船有它的好处，如果被缉私船抓住的话，损失也不会太大。”

出于这样一种纯朴的理由，雷多尔确信进行一次这样的冒险是适宜的，他丝毫没有想到干这事是要冒生命危险的。

雷多尔和弟弟以及两个可靠的人算是全部船员。他们只需对马里亚诺大叔谈谈。马里亚诺大叔做这种“生意”时，对阿尔及尔是了如指掌的。

雷多尔是个果断人，他担心节外生枝，打算立即去找那个有权势的人。马里亚诺是他们的叔叔，他会满足雷多尔的要求的。

这个时候，马里亚诺大叔大概正在卡拉比纳^①咖啡馆叨着烟斗抽烟。于是兄弟俩便往那里去了。

他们从黄牛出租站旁边经过的时候，向那个平底船酒店看了

^① 西班牙文“Carabina”音译，意为“卡宾枪”。

一眼。它显得越来越黑，越来越凄凉。他们向那张油光光的面颊和肌肉下垂的脸庞打了招呼，说一声“再见，妈妈”，那张脸包在一块像修女用的白色头巾里，从柜台上面开着的洞口探出来。

几只又脏又瘦的绵羊正在村镇附近沿海低洼地上嚼着小草。青蛙在水潭里唱着，把它那单调的咯咯声同海滩上宁静的飒飒声汇合到一起。果子酒色的鱼网扎着软木，铺在沙滩上，公鸡在上面不停地啄着食。阳光下它们那绚丽的羽毛闪耀着金属般的光芒。

女人们跪在加斯河岸上，扭动着那不停颤动着的屁股在污水里洗衣服、刷盘碟。污水在臭气冲天的黑色淤泥上淌着。用麻絮填船缝的工人手里拿着大木槌，在一个新木架周围忙碌着，新木架从远处看去像是一个史前魔鬼的骨骼。搓绳工人，半截身子缠满麻绳，背着身子沿着加斯河岸走动，他们灵巧的手指搓出的绳子在不断旋转着的纺车上卷了起来。

雷多尔和托纳特来到了卡瓦尼亚尔渔村，也就是人们所说的茅舍区。那里居住着穷苦人，他们由于贫困，不得不遭受着大海的奴役。

街道笔直而整齐，但建筑却参差不齐。红砖砌成的人行道，随着门口高度的变化而时高时低。泥泞的、黑魆魆的街上有着深深的车辙，坑洼处积满了几星期前的雨水。街道旁边是一排低矮的橄榄树，它那蒙上一层灰尘的枝杈抚弄着行人；长满疖子的树干上连着绳子，上边晒着的衣服在海上清凉的微风吹拂下像旗子一般飘动着。

白色的茅屋夹杂在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之间。像新船一样，所有这些茅屋都涂上了一层清漆，正面是两种颜色，仿佛这些茅屋的主人即使在岸上也不会忘记渔船的吃水线。

在某些门口上方，有着一些雕刻装饰，像是装饰在船头上的人头怪像。纵观整个建筑，可以看到主人以前海上生活的痕迹，那五彩缤纷的景象和各式各样的花饰使人觉得房子似乎是些搁浅的船只。

在一些人家门口，带着辘轳的结实的桅杆竖到屋檐上，这标志着那里住着某个拖网渔船的主人。桅杆顶上晒着精巧的渔具，它像领事馆的旗帜似的威风凛凛地飘扬着。雷多尔带点妒羡地望着眼前这些粗糙的大棍子，什么时候格拉奥的圣基督能够使他为他的多洛雷斯也能在门前竖起一根这样的木杆呢？……

他们过了加斯河，进入了巴伦西亚人在那里避暑的卡瓦尼亚尔渔村。低矮的农舍镶着绿色粗壮的铁窗栏，静悄悄地关闭着。村镇沉寂宽阔的人行道上回响着的脚步声显得尤为响亮。树冠圆形的香蕉树孤零零地直立着，失去了生气，仿佛在怀念夏日愉快的夜晚：笑语不绝，人群熙攘，钢琴不断弹奏出悠扬悦耳的琴声。而此刻，只是不时地可以看到某个村民戴着尖顶子，两手插在口袋里，嘴上叨着烟斗，懒洋洋地往咖啡馆走去，到了冬天，这里是唯一依然热闹有生气的地方。

卡拉比纳咖啡馆里挤满了人。门口的帐篷下聚集着一群穿蓝色上衣、有着古铜色面孔和戴黑丝便帽的人，他们在玩多米诺骨牌。一张张骨牌在桌子上沉闷地敲击着。尽管是在露天，也还是能闻到强烈的杜松子酒味和刺鼻的烟草味。

托纳特对这地方很熟悉。他新婚时，曾经慷慨大方、得意洋洋地在那里混过一阵子。马里亚诺大叔在那里，独自一人坐在他的桌子上，毫无疑问，他是在等候着镇长和另外像他这样的人物的到来。他一边抽着烟斗，一边以目空一切、高人一等的神态听着戈里大叔说话。戈里大叔是个老修船工。二十多年来，每天下

午他都到咖啡馆去。在那里，从标题到广告栏一字一板地念着报纸。对于宫廷的会议，他还向一些渔夫们作些特别的评论。在空闲的日子，这些渔夫一直听他念到傍晚。

“是的，会议……开始了，萨加斯塔先生要求发言”。

他停顿了一下，对着最靠近他的人说：

“注意！这个萨加斯塔是个无赖！”

他没有做更多的解释，于是，扶正眼镜，那张晒得黝黑的、蓄着花白胡子的嘴巴又重新读了起来。

“先生们！回答昨天那个人谈过的事……”

但是，在还没有讲出昨天那个“谈话”人是谁之前，他就放下了报纸，以尊长的态度看着他的呆若木鸡的听众，铿锵有力地说：

“这个人是个骗子手！”

雷多尔曾在那里度过整个整个的下午。他对老木匠的学问是很敬佩的。然而，现在却没有注意他，而只是注意他的马里亚诺大叔。大叔从嘴上拿下烟斗，说了句“喂，孩子们！”向他们打着招呼，并且让他们坐在为他的尊贵朋友留着的椅子上。

托纳特背转身去看着旁边桌子上赌牌的人，他们正在起劲地玩着带着黑点的一张张骨牌。然后，托纳特又用眼睛向烟雾腾腾的咖啡馆里面窥视着，在海上五彩石印板下边的柜台后面，搜索着卡拉比纳咖啡馆的女孩。她是咖啡馆里主要的诱惑物。

“鹅卵石，”马里亚诺先生——大家当着面都避免叫他这个诨名——已年近六旬。尽管他已这把年纪，可身体还是很结实，背一也不驼。他有着古铜色皮肤，烟黄色的眼角膜，灰色的、像猫一般竖起的胡子，他一举一动都流露着一个刚刚弄到几个铜板的呆子的傲气。

人们叫他“鹅卵石”，是因为他每天都没完没了地讲述某次光荣的航行。那次航行是在他青年时代，他作为一等水手，在努曼西亚号舰艇上参加的。他一口一个舰队司令官门德斯·努涅斯^①，简单称呼他堂卡斯托，就仿佛他是这个英雄的老朋友一般。他应允大家的要求，讲起在太平洋发生的事情，模仿着光荣的舰艇上震天的排炮齐鸣。嘣！轰隆隆！这时，听众们便活跃起来。

此外，他还是个刁钻的人。在从司令部到最后一个海防缉私队队员都是瞎子的幸运时代，他做过走私买卖。而且，如有机会，他还会参加走私的。他主要的技能就是从事慈善事业，以月息百分之二十向渔夫和他们的妻子放债。这使那帮穷人们不得不依附于他。在受了那样的盘剥之后，还要在村里的政治斗争中一切按他的旨意行事。

马里亚诺先生的侄子们敬慕地看着自己的伯伯和所有镇长们以“你”相称^②。甚至有几回，他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受头面人物的委派，去巴伦西亚和省长交涉。

他吝啬而又狠毒，善于适时地拿出个把比塞塔；渔夫们有的尊敬他，有的畏惧他。他的侄子对他没有别的念头，只是模模糊糊地想到当他死去的时候能够继承一点产业。所以，他们把他看作整个镇子里最可尊敬和最仁慈的人。两个侄子到他座落在王后街的那所漂亮的住宅去过的次数是屈指可数的。那里，除了一位长得丰满的成年女仆之外，再没有其他的人。女仆同他以“你”相称，按照人们的说法，他们亲密到如此危险的地步，甚至马里亚诺先生的“钱包”放在哪里她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① 门德斯·努涅斯（1824—1869）：西班牙航海家。

^② 西班牙人以“你”相称，表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亲近、随和。

马利亚诺先生眯缝着眼睛紧锁眉头听着他侄子的讲述。“好样的！……好样的！”这生意是不坏的。他就是喜欢这种勤劳而又勇敢的人。

马利亚诺大叔借此机会就他这个愚昧无知的生财之道现身说法，讲起了他的青年时代。当他从国王那里服役结束回家时，他身无分文。为了振兴商业和使人们不再吸烟草铺里卖的那种该死的劣质烟，他打算不像他祖辈那样再当渔夫，于是，他踏上了去直布罗陀和阿尔及尔的征途。

由于他的胆识和永远不抛弃他的老天爷的帮忙，他能够幸福地度着晚年，但那是过去的事了，从前人们是可以大摇大摆地作这种生意的。而现在，缉私船是那些刚刚从教练舰队受训出来的，缉私船上的人受着鬼军官的指挥，他们神气十足，把耳朵伸得老长倾听那些讨厌的家伙们的告密，而且，没有人为了伸手拿到十几个盎司^①而答应在一个钟点内装聋作哑，让走私者得逞。

上个月，他们在奥罗佩萨角附近捕获了从马赛^②开来的三条运布匹的船。可要小心行事，人都变坏了……到处是逢迎巴结、造谣生事的人，……但是，雷多尔决心已下了吗？那么就干吧，他大叔可不是使他扫兴的人。而且，他越是看到自己家里的人厌倦贫困日子而希望作一番事业就越高兴。如果当年雷多尔的父亲，可怜的巴斯夸洛继续做走私买卖而不是又去打鱼，他的命运就会好得多。做这份买卖，雷多尔需要什么呢？他可以直说，马利亚诺大叔会像一个父亲那样对他有求必应。如果是关于打鱼的事，那他是一个子儿也不给的。他厌恶这卑贱的职业，干这一行男人们拼上老命才能勉强养家糊口。如果是干走私，那就会要什

① 西班牙古金币。

② 法国南部沿海城市。

么有什么。这个生财之道他一辈子干定了，那违禁的大货包对他是有吸引力的。

雷多尔仿佛觉得这些要求太过分了，他吞吞吐吐，大叔打断了他的话。

既然雷多尔已经有了自己的船，那么其他一切都包在他身上了。大叔将写信给他在阿尔及尔管货物转手的朋友，他们会给雷多尔准备满满一船货物，记在他大叔的帐上。如果雷多尔办事机灵，能够把货运回岸边的话，他将帮他卖掉。

“谢谢，大叔”，雷多尔热泪盈眶，咕哝着说，“你真好！……”

不，他并不那样好，但是为自己家里的人办事，他还是有点用。再说，他非常怀念可怜的巴斯夸洛大叔。多可惜的人呀！一个那么勇敢的水手！……啊！顺便说一下，走私赚的钱百分之三十归马利亚诺大叔，其余的是雷多尔的。家是……家，生意是……生意。雷多尔仍然很激动，他点头表示同意这天经地义的事情。

他们沉默了，托纳特背着身子看着那些玩牌的人。马利亚诺先生和雷多尔在谈话，他们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嘴也不张一下，玩牌的人对他们的谈话毫没注意。

什么时候跑这趟生意呢？立刻动身吗？大叔问这事是因为他得给货物周转人写信。

但是雷多尔不到圣周六是不能启程的。他也很想早点动身，但首先得尽义务，星期五他必须和弟弟一起去参加迎神会游行，他是排在码头犹太装卸工的队伍前面。他不能就这样被抛弃掉不知从何时起一直在家里占着的位置，这位置使很多人垂涎三尺。他穿的宗教团体的长袍还是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

这个马利亚诺，村里人都知道他是不信神的，因为他从来没

有让神父挣过自己的一个比塞塔。这时，他厌烦地摇了摇头。他侄子做得对，反正时间是足够的。

看到大叔的朋友走近了，雷多尔和弟弟便站起身来。一言为定，马里亚诺先生将帮助他们。为了把事情最后安排好，他还要再和两个侄子谈谈。想吃点什么吗？……他们还没有吃饭吗？

“好的，那么去吃晚饭吧，再见，孩子们。”

兄弟俩沿着空旷无人的人行道，迈着缓慢的步伐离去了，他们又回到了茅舍区。

“叔叔对你是怎么讲的？”托纳特漫不经心地问道。

但是，当他看到哥哥点头表示肯定时，他高兴得跳起来。那么说这次航行是说定了？好极了！看吧，他哥哥能否发财他不知道，反正他自己肯定是能捞到什么的。

这个好心肠的雷多尔对弟弟的良好愿望感到激动。和大叔的商谈使他喜不自胜，他真想拥抱托纳特。

托纳特这个机灵鬼真是一副好心肠。应当承认，雷多尔是非常爱他的。当然，他也爱他的多洛雷斯和巴斯夸莱特。

遗憾的是，他们的两个女人之间是如此不和睦，甚至闹出了鱼市上那样的丑事，他只是模模糊糊地听到了一些传闻。

第五章

天亮以后，尽管晴空万里，卡瓦尼亚尔街上却“雷声”大作。

人们从床上跳起来，被这深沉的、持续不断的响声懵住了。初听起来像是远处的木板在咚咚作响。女人们披头散发，神色迷惘地眨巴着眼睛，穿着内衣，走到门口，借着微熹晨光，观看那些正在街上行进的、野蛮的犹太人。原来这震耳欲聋的声音就是他们杂乱无章、凄凄惨惨的手鼓声。

他们扮成千奇百怪的样子，从四面八方走上街头，仿佛日历阴错阳差，使圣周五变成了狂欢节。

镇上的年青人戴着传统的假面具，穿着古怪的服装涌到街上。这倒不是别的什么，而是一年一度的迎神会到来了。

远处，好像一排黑色的蟑螂，那是一队戴风帽的维斯太^①的女祭司，她们戴着古代占星家或宗教裁判官的又尖又大的风帽，额角裹着呢绒面罩，手里拿着黑檀木的手杖，把宽大的丧服的下摆缠在手臂上。有些人仿佛为了显示自己的妖娆，穿着雪白耀眼的紧身百褶裙，裙子下面露出挽起的裤脚和系着松紧带的靴子。靴子里，那些习惯于无拘无束地在沙滩上行走的大脚掌正在蒙受着难言的折磨。

后边跟着的是犹太人。这群光怪陆离的人物，穿着传统的破

^① 维斯太：罗马神话中的女灶神或家室之神。

破烂烂的衣服，好像是刚从演出中世纪戏剧的简陋舞台上走下来的。他们这种衣服，被老百姓亲切地称为“武士服”，短裙上镶满亮晶晶的金属鳞片，飘着绣带，从整体上看，很像一件长长的皮袍。盔顶上插着一撮撮丑陋的鸡毛，四肢裹着铠甲似的厚厚的棉织品，在阴森森的维斯太的女祭司和令人敬畏的犹太人中间，则是“圣母的卫士们”。他们的脸谱最可怕，样子最荒唐。这些英俊的小伙子，头上戴着的大教冠好像是腓特烈大帝^①的士兵的军帽，身上穿着黑色的制服，衣服上的银带好像是从某具棺材上揭下来的。

这些奇而古怪的面具实在叫人没法不笑。可是，哪一个胆大包天的人敢于冒犯这些黝黑而严肃的面孔所表现出来的虔诚呢？……再说，谁要是哈哈一笑，准保逃脱不了那些全副武装的人们的惩罚。守卫着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和圣母马利亚的犹太人和大力士们，佩着古往今来各种出鞘的利剑，从骑兵的大马刀到军乐队指挥的小剑，一应俱全。

队伍的后面跟着一群孩子。他们被光辉耀眼的服饰迷住了。母亲们、姐妹们和女朋友们从门口向这些游行的人们投以敬慕的眼光，嘴里喊着：“圣母和夫人，他们是多么威武啊！”这些戴着假面具的虔诚的信徒们使那些健忘的罪孽深重的人蓦然想起，仅仅在一个钟头之内，耶稣和他的母亲就要重逢了，地点就在圣安东尼奥大街，也许就在丘利亚^②大叔开的那家酒店的门口。

东方大白，破晓的紫光被涂上了一层清晨的温暖 的玫瑰红

① 弗里德里希二世（1712—1786）：一译腓特烈二世，又称腓特烈大帝，普鲁士国王。在位时曾数次发动战争，其严酷的纪律和呆板的训练方法给以后的普军有很大的影响。

② 西班牙文“Chulla”音译，意为“带耳帽”。

色。这时，街上鼓声喧天，军号嘹亮，乐队奏着雄壮的进行曲，好像大军已经侵入了卡瓦尼亚尔。

码头上的装卸工人已经集合起来了，这些强健、庄重、令人钦佩的武士们，以胜利者的姿态排成四路纵队正在向前行进。他们将到指挥官家里，取下在房顶上迎风招展的旗子，那是在黑天鹅绒上绣着令人毛骨悚然的耶稣受难图的圣像旗。

雷多尔是世袭的犹太人指挥官。天还没有亮，他便跳下床，把自己塞进那件美丽的衣服里。这件衣服，常年藏在箱子里，全家人像传家宝似地对它十分珍惜。

上帝保佑！可怜的雷多尔真是遭罪，他一年比一年更加发福，把自己肥大的躯体塞进瘦小的棉铠甲里是多么的不容易啊！

他的女人，仅仅穿着内衣，袒露着丰满的胸脯，把雷多尔拉来推去，扯着这一边，按着那一边，设法将雷多尔的短腿和肚子塞进衣服里去。这时，巴斯夸莱特坐在床上，惊讶地看着爸爸，像是看着一个陌生人似的，因为爸爸像个凶猛的印第安人，头上戴着插着羽毛的头盔，拿着骑兵马刀，只要稍一走动就会碰到室内的家具和墙角，发出种种奇怪的声响。

雷多尔的艰难的化装终于宣告结束，虽不完全称心如意，但时间已经到了。由于外衣太瘦，内衣只好皱皱巴巴地团在一起，乍一看，这个犹太人的双腿像是长满了疙瘩。该死的短裤紧紧地箍在肚子上，使他的脸色都变得苍白了。那个中世纪的头盔由于擦油过多，从他的脸上滑落下来，使他的鼻子大吃苦头。但是，尽管如此，他的模样是何等庄严！他抽出马刀，扯着嗓子，模仿咚咚的鼓声，在房间里耀武扬威地迈着大步。他儿子也以一副王子的身分，在一旁警卫着。

当他像笼中的困兽以地走来走去时，多洛雷斯用她绿色的眼

睛神秘地瞅着他。雷多尔那两条罗圈腿使多洛雷斯感到十分可笑，但是，要知道，当他每天晚上穿着沾满沥青的衣服，像条累垮了的牲口回家时，也并不比现在的这个样子好多少。

队伍近了，到雷多尔家来取旗的犹太人的音乐声，已经历历可闻了。

多洛雷斯匆匆穿好衣服，而雷多尔这位指挥官则亲自前往他的属地的边界线，去迎接他的军队。

门前响起了有节奏的鼓声，招摇过市的骑兵队摆着双脚，用身子和脑袋打着拍子，原地踏步。这时，托纳特和两个武士，一本正经地走上阳台，去取旗帜。

多洛雷斯看到她的小叔子爬上梯子时，脑海里突然闪现出他同雷多尔的对比。小叔子像个地地道道的军人，一个将军……他不同于那类庸夫俗子。托纳特没有那双像是长满瘤子似的罗圈腿，而是英俊、匀称、高雅，像唐璜^①，堂佩德罗^②国王或恩里克·德·拉加尔德雷^③那样令人可爱的先生们。这些人在马里纳剧院舞台上朗诵着五行诗，或挥动着刀剑的时候曾经如此使她激动。

所有码头装卸工都向教堂走去，前面奏着乐，黑旗招展。远远看去，像是一群亮晶晶的虫子在不停地蠕动着。

迎神会相遇的仪式开始了。两列队伍沿着不同的街道前进着。一列队伍举着痛苦、忧伤的圣母马利亚的像，圣母马利亚被身材魁梧的圣龛守卫者护送着。另一列队伍举着耶稣像，耶稣头

① 中世纪西班牙传说中的青年贵族，欧洲许多文学作品的主人公。

② 堂佩德罗（1074—1104）：西班牙古代的纳瓦拉和阿拉贡的国王，曾于一〇九六年在阿尔科拉斯（韦斯卡）打败阿拉伯人。

③ 西班牙古代的纳瓦拉国王。

发蓬乱，汗水涔涔，穿着松软的深紫色的镀金长袍，被沉重的十字架压垮了，倒在了用几块各种颜色的软木做成的大石块的神座脚上，周身毛细管都流着血。为了不使他逃走，那些野蛮的犹太人围着他，露出一副凶相，充分地表现出了他们的本性。维斯太的女祭司们，大风帽一直戴到前额上，长袍拖在地上的水洼里，模样是如此的阴沉，如此的忧伤，以至吓得孩子们突然放声大哭起来，躲到妈妈的裙子里去。

瓮声瓮气的鼓声继续咚咚地响着，军号发出令人心碎的声音，像是进了屠宰场的小牛在持续不断地哀叫。在这群手持武器的凶恶的歹徒中间，不断地走过身材修长的修女们，她们脸上涂着脂粉，身上穿着喜剧里土耳其宫女的服装，胳膊下面夹着一只小罐子，以显示她们是散发马利亚圣经的信仰者。她们耳朵和脖颈上戴着母亲为她们租来的闪闪发光的珍贵首饰，健壮的小腿完全袒露着，皮夹克下面可以看到那带条纹的长统袜。

但是，这些小小细节并没有使人们忘却怜悯之心。

“天哪！……唉！天哪，我的上帝！”老渔妇用悲伤的音调喃喃自语，两眼凝视着落在了这帮被逐出教会的无赖手中的血淋淋的耶稣身上。

在看热闹的人们中间，有苍白阴暗的面孔，微笑的嘴巴，这些兴致勃勃的人们是在巴伦西亚度过了一个烦恼之夜以后，赶到这里来轻松一下的。当他们对那些滑稽的丑角嘲笑得过分的时候，便会有个本丢·彼拉多^①的士兵挥舞着骇人的长剑愤怒地吼道：

“放规矩点！……放规矩点！你们是来取笑人的吗？”

^① 古代罗马的犹太总督。据《圣经·新约》载，耶稣是由他判决而钉死于十字架的。

有人竟敢取笑一个像卡瓦尼亚尔本身那么古老的传统节日！……天哪！那肯定是巴伦西亚城的人，只有他们才会如此胆大妄为。

人们聚集在迎神的地方，这地方就是圣安东尼奥大街的十字路口，对面墙上的瓷砖上用奇特的人物像描绘出耶稣赴难时各个歇脚点的地方。为了能站到前面去，那些不安分的、粗野好斗的渔妇们，互相推拥着。她们披着花格大方巾，头巾一直缠到眼睛的上方。

罗萨里奥站在一群老太婆中间，她用膝盖和胳膊肘使着劲，以便站在人行道上第一排，看清楚那支迎神队伍。

这可怜的女人得意洋洋地念叨着她的托纳特。你们看见他了吗？……全卡瓦尼亚尔也找不到一个这样衣冠整洁的犹太人。在这个不幸的女人如此热情地谈着她丈夫时，野蛮的托纳特在她黎明梳洗时给她的几记耳光使她脸上还火辣辣地痛着哩。

她感到一个结实有力的身体猛地在她胸前一撞，站到了她的前面。那个人把她推开，是为了占更大的地方。她瞪了那人一眼。难道有这样不要脸的人吗？……那是她的嫂子多洛雷斯，一只手拉着被人挤得透不过气来的小巴斯夸莱特。这个漂亮女人依然那样神气，她目中无人地向前走去，看到别人，微微撇了撇下唇。啊！不要脸的东西！……然而，尽管她傲慢，大家对她却是那样敬重和宠爱。

使比科雷斯大婶失望的是，这妯娌俩仍然视如仇敌。她们在集市上饮料店里的和解只不过是暂时的休战。由于想到要友好相处的允诺，她们冷冷地交换了目光，但是她们眼睛里流露出的神气使人预感到怒火即将重新爆发。

罗萨里奥被多洛雷斯强壮的身躯猛地撞了一下，她一下不知

如何是好，只是以轻蔑的神情回敬多洛雷斯的眼光。“死不要脸的！好神气呀，把别人占的好地方给抢走了！瞧那副架势！……让开点，让这个王后过去！谁怎么样，大家心里明白，那些没教养的人随时都会现眼的。”

这个苍白而又虚弱的矮小女人脸上涨得通红，仿佛罗萨里奥的话语使自己有了点醉意。她的女友们笑着，挤眉弄眼地给她加劲。而多洛雷斯则高傲地把长在她那肥胖颈脖上的脑袋转了过来，脸上现出的神情犹如一头大母狮听到一只大绿头苍蝇在背后嗡嗡叫似的。可是恰恰在这个时候，迎神会的队伍从她们旁边的一个小巷里走出来涌到了大街上，一股好奇的浪潮使人们哄动起来。

两支迎神队伍迎面向前走着。他们先是放慢了脚步，然后便停了下来，估量着距离，以便正好在约定的地方碰头。

清晨的阳光，照得耶稣深紫色的长袍闪闪发光。一簇簇高高的羽毛、头盔和长剑沐浴着晨光，反射出令人眼花缭乱的光芒。另一边，圣母马利亚跟随着抬她的人的脚步摇摇摆摆地向前进。她穿着黑天鹅绒的衣服，罩着一块丧礼用的黑纱；透过黑纱，可以看到那蜡黄的脸上晶莹的泪珠。毫无疑问，为了擦拭眼泪，她的一动不动的手里握着一块卷成直筒的手帕。

是她最使女人们注意。很多女人为之抽泣。“啊！圣母，至高无上的马利亚！”这种相会令人肠断。一个母亲看着她儿子成了这个样子！尽管这比喻不恰当，但这就和她们看着自己那么漂亮和诚实的儿子进苦役场是一样的啊！

面对痛苦的圣母，渔妇们继续啜泣着，但这并不妨碍她们注意看一看圣母是否比去年又增添了新的装饰。

两神会面的时刻已到。乱糟糟的鼓声不响了，哀嚎般的军号

声停止了，悲切的音乐也不奏了。两尊神像面对面地停在那里，一个哀怨的声音唱了几只节拍单调的歌曲，描述着这动人心弦的聚会场面。

人们入迷地听着。老丝织工人格兰查大叔唱着。出于宗教的热忱，每年他都从巴伦西亚赶来为这个节日唱歌。多好的嗓音啊！他的哀怨的歌声撕裂人们的心。当旁边的丘利亚酒店里的酒鬼们哈哈大笑时，寂静的人群中爆发了一片抗议声，虔诚的信徒们愤怒得叫着：

“别笑啦……混蛋们！”

两尊神像被举起后又放了下去，人们把这看成是母亲和儿子的相互痛苦和绝望的问候。在举行这些仪式格兰查大叔唱着歌时，多洛雷斯的眼睛一直盯着一个俊气而自傲的犹太人，这个人同他的八字脚的指挥官形成显明的对比。

多洛雷斯背朝着罗萨里奥，罗萨里奥却看到了她，不，说得更恰当些，是猜到了多洛雷斯的眼睛在看什么。“那么，你们看到了吗？她简直要把他吞下去了，真不害臊：当着她丈夫的面就这个样子。当托纳特借口和他侄子玩玩到她家去，看到只有她一人在家时，天晓得事情是怎样的呀！”

当两列队伍汇合在一起调头共同向教堂走去的时候，这个妒忌得心神不定的矮小女人还在对着那个健壮得像个傲然屹立的柱墩似的脊背，低声地咕哝着一些威胁和骂人的话，在这个脊背上方，是一个长着金色汗毛的美丽的后颈。

多洛雷斯回过头来，傲然地瞪了罗萨里奥一眼。“那些话是对她说的吗？什么时候能让她安静一会？难道她不能愿意往哪里看就往哪里看吗？”

多洛雷斯眼里冒着金星，闪耀着奇异的光芒，像是要从她那

美丽的海绿色的瞳孔上跳出来似的。

“是的，那些话全是讲给她多洛雷斯听的，就是讲给她这条用眼睛贪婪地盯着男人的疯母狗听的。”

多洛雷斯轻蔑地笑了一笑。“谢谢！你罗萨里奥可以把你的男人藏起来嘛！那么个宝贝，她多洛雷斯自己有男人，而且这男人足够她享用了，只有那半疯的女人才能干出这样的事来。‘做贼的人总以为大家都是贼’……她只想去撕破那些骂人的老婆的大厚嘴。”

“妈妈！妈妈！”巴斯夸莱特哭着叫了起来，抓住这骄傲的女人的裙子。

但是，多洛雷斯棕色皮肤变得苍白起来，她已经弓起身子准备进攻了，这时罗萨里奥的女友们紧紧抓住她那瘦弱的神经质的胳膊。

“你们要干什么？总是这样？”一个嘶哑的大嗓门叫道。

比科雷斯大婶这个庞然大物站到两个对手中间把她们分开。她能平息一切。她懂得怎样驾驭这两个疯女人。

“你，多洛雷斯……给我回家去。你，这个烂舌头，给我住嘴。”

她又推又骂，把她们制服了。

“天哪！这是些什么样的人啊！甚至在圣周，在圣周五，在迎神会上，这些该死的都要寻衅斗殴。千呼万唤的上帝啊！现在的女孩子真是太不成体统了！……”

这凶神般的老婆子看到多洛雷斯和罗萨里奥远远地还在那里对骂，便举起那盛气凌人的巫婆般的双手威胁她们，她们终于被女友们拖走了。

这场闹剧很快就在整个卡瓦尼亚尔传开了。

托纳特茅舍里闹声不绝。他回到家里还没有脱下犹太人衣服，就狠狠地用棍子把罗萨里奥教训了一顿，好让她今后不再吃醋。

多洛雷斯使劲地扯着雷多尔，帮助他脱下身上那受罪的铠甲，使他遭受折磨的肌肉重新舒展开来，这时，雷多尔也讲起了这件事情。

雷多尔很难过，责骂罗萨里奥发了疯。虽说他弟弟是个不成器的人，整天不离那该死的烧酒，可是看到他同一个像箭猪似的不通人情的女人结合在一起，对他则充满了同情。

不管怎么说，一家人总是一家人。因为，不能由于罗萨里奥这样胡闹，他就把弟弟托纳特拒之于门外，尤其现在，更不能这样。如果命运帮忙的话，他将有机会把他变成一个真正的人。由于激动，多洛雷斯脸色依旧苍白，她点头表示同意雷多尔的话。

总之，同这个疯婆少交往，或者干脆不理她，一切都会解决的。

现在，去干正经事吧！……

第二天，当圣周的钟声响起，大街上鞭炮声和枪声响成一片，小伙子们用木棍敲着各家各户的大门时，已被大海遗弃了的优美号，装备成一副渔船的样子，升起了它的白色的、结实的、崭新的三角大帆，离开了卡瓦尼亚尔海滩。它在浪涛上艰难地颠簸着，像一个年华已逝的漂亮女人，掩饰起自己的衰老，进行最后一次出征。

第六章

深夜，优美号渔船在圣安东尼奥角的海面上航行。

灯塔的红色倒影像一些火鱼在渔船周围摇来摆去。这光束被荡漾不息的流水折断着和弯曲着。

在圣安东尼奥角，笔直地耸立着被暴风雨冲刷成的巨大的奇岩怪峰。海角的后边，地势越来越高，屹立在那里的阴郁的蒙戈山像是广阔无垠的蓝色海洋上的一块墨迹。

灯塔像窥视着航行者的独眼巨人的火红眼睛，在黑漆漆的大海上闪烁着。

海岸上吹来的风是微弱的，优美号渔船用了整整一天时间穿过海湾。现在船头前面是一片开阔的大海，他们已经真正踏上驶向阿尔及尔的征途了。

雷多尔靠着舵柄坐在船尾。为了辨别方向，他一边看着黑暗的海角，一边查看着他大叔的那个破旧的罗盘。罗盘上混浊不清的玻璃外壳上反射着船上那唯一的小灯的光亮。

托纳特坐在哥哥身边，他用自己的经验在给哥哥帮忙。他是船上唯一到过阿尔及尔的人。

这条航线像一条公路那样笔直，航行比较容易。在到达海角的时候，要向东南方转舵！如果顺风，让优美号自己航行就可以了，不必为它操心。

雷多尔双手紧握舵柄，开始调转航向，渔船像个变换了姿势

的病人那样呻吟着。刚才一直在一边推动着渔船的柔和的海浪，现在开始从前面向船头袭来，使渔船慢慢地颠簸起来，浪花四溅，它那颤动不定的淡红色的灯塔光带同船后划出的水痕融合到了一起。

“现在睡觉吧！”

托纳特在桅杆下面躺了下来，用一捆绳子当枕头，身上盖着一块帆布。哥哥要一直守着船舵到半夜，然后再由他来接替直到天明。

不一会儿，雷多尔就成了优美号上唯一清醒着的人了。尽管有海涛的音响，他还是听到了水手的鼾声，因为他们几乎就睡在他的脚下。

雷多尔对海上生活一向镇定自如，甚至在坏天气也敢下网捕鱼，眼下只有他独自一人，他未免惴惴不安起来。为渔船安危而担心开始笼罩了他。他独自牵头搞这笔生意心中不免有些害怕。这次冒险，结果会怎样呢？如果遇上坏天气，优美号能顶得住吗？……这满载货物的船回西班牙时会不会出事呢？……

像一个父亲聚精会神地数着病儿的咳嗽声和脉搏一般，雷多尔专注地听着优美号老渔船吱吱嘎嘎的响声，这声响仿佛是他自己在遭受着病魔的折磨而发出来的痛苦呻吟。然后，他又看了看凹进去的大被单似的船帆。从下面看上去，它的顶端好像触到了苍穹。透过船帆的千疮百孔，可以看到在无垠的天空中闪烁着的繁星。

一夜平安无事。黎明时，满天红云，那云红得有如夏季来临一样。

阵阵微风吹动着船帆，但没有鼓起来，它像鸟儿拍击着翅膀；在微风的抚弄下，光滑的、静止不动的蓝色海面像一面威尼

斯的镜子。

已经看不到陆地了。左侧海滩上像晨雾一般隐隐约约地露出了两块玫瑰红的东西。托纳特指给同伴们说，那就是伊维萨岛^①。

优美号在这环形的无边无际的平静的海面上缓缓前进。大海像古罗马时代的一个巨大半圆形剧场。在这剧场的尽头，恍惚不定地飘动着轮船上喷出的团团烟云。

船航行得那样缓慢，船头几乎没有激起浪花。挂在桅杆上的帆布常常是静止不动的，它的边缘磨擦着甲板。

站在优美号甲板上，平静而清澈的海水几乎可以一眼望到底。云彩和在蓝色海水深处反映出来的船影犹如神秘的海市蜃楼。像锡块似的银光闪闪的鱼群紧张而飞快地穿梭漂游。巨大的海豚像俏皮的孩子在水中嬉戏，将怪模怪样的厚嘴唇和乌黑的像涂着闪光粉末似的脊背露出水面。海上蝴蝶——飞鱼，正拍击着双翼，在大气中飞行一阵之后，又重新隐没在奥秘的海水之中。所有稀少的生物形状怪异，颜色简直令人难以形容；有的像老虎皮上的斑纹；有的则呈现出悲凄的黑色；有的身躯巨大而粗壮；有的则小巧而活泼；有的嘴大而身小；有的则头小而肚大。它们都围着这只破船遨游，仿佛这只船是神话里的一叶小舟，海神们都在为它护航。

托纳特和另外两名水手利用这安静的时刻放下了鱼钩。船上勤杂工在船头照管着炉灶。灶上，中午的什锦饭已经开锅，正在冒着气泡。雷多尔在窄小的船尾踱来踱去，注视着海平线。大海的宁静使他心烦，因为虽然优美号不是静止不动，然而看起来却

^① 西班牙在地中海的岛屿。

总像停滞不前。

远处，有一艘引水船，由于海上没有风已经降下了船帆。它的船头向东，大概正在寻找马耳他岛或苏伊士运河。有着粗大烟囱的巨轮沿着海平线在飞速地前进。由于货物超重，它们一直下沉到了吃水线。它们来自黑海驶向直布罗陀海峡，运载的是南俄的植物金子——小麦。

烈日当头，闪闪发亮的海水，在火一般的阳光下咕嘟咕嘟地冒着水泡。大气烤灼着人们，似乎盛夏已经来临，优美号甲板上，破木板在燃烧着，发出劈啪作响的爆裂声，像干柴一般。

午饭已经做好。船主和水手们坐在桅杆下靠船帆遮阳，大家一同把匙子伸进同一只菜盘里。

由于天气闷热，大家懒洋洋的，敞着胸怀也仍然汗流浹背。水壶不停地从一个人手里传到另一个人手里，滋润着那干枯的嗓子。一些人羡慕地凝望着贴着水面翱翔的海鸟，这海鸟仿佛害怕穿过这闷热的大气层。

饭后，水手们眯缝着双眼，慢吞吞地活动着身子，似乎都成了醉汉。这与其说是酒的效力，倒不如说是太阳的威力。

他们要去那破旧“马车”里睡上一觉，于是一个接一个地溜进船舱，躺在木板上。只要稍一摇晃，海水便从船板的缝隙里渗透进来，渔船则发出吱吱呀呀的响声。

整个下午和晚上都平安无事。黎明，凉风习习，优美号像匹良种老马挨了马刺，迅速地抬起船头往前冲去，在浪峰上摇来摆去。

中午，海边出现了几团烟雾。不久，优美号全体船员便看到从天际绿色的水带后面慢慢地出现了有着巨大底座的钟楼一样的桅墙、炮塔和浮动的白色船头舱楼。这座载着成千上万人的城市

在烟雾之中前进着，变换着各式各样的队形，一会合，一会分，甚至布满整个海平线。这群海怪用隐蔽的翅膀翻腾着海水，激起层层波浪。

原来那是法国地中海舰队在进行军事演习，他们离阿尔及尔已经很近了。所有的人都怀着惊恐的心理观赏着这支舰队。基督啊！人们竟然能造出这么大的东西来！其中最小的一艘，是挂着彩旗和黑色信号球的白色炮艇。它在大船中间行驶着，打着各种信号，像一个监督队形的头目。就是它，只要稍微碰一下雷多尔他们的船，也会把它撞成碎片，更不用说在船塔的隙罅里伸出来的黑色圆形大铁梁了。要是这些巨兽打个喷嚏的话，天晓得哪里才是他们的栖身之地呢！……

这些走私者既恐慌而又尊敬地注视着这支舰队，仿佛是一个小偷在看着一支宪兵队走过。

装甲舰离开了，很快便消失在海平线上，除了几片缭绕的烟云之外，没有留下半点痕迹，那烟云在广阔无垠的蓝天上化为乌有。

午后半晌，一个像鲸鱼的弓形脊背似的阴影隐隐约约地出现了，他们已经看到陆地了。托纳特记得，那是海岸的前沿岗哨马拉·多纳海角。它左侧就是阿尔及尔。

微风越来越凉爽宜人。船帆已经鼓起，在倾斜的桅墙上傲然地呈现出弯月状。船头上下起伏，优美地向被劈开的泡沫四溅的海水致意，飞起的浪花一直打到甲板上来。优美号叽叽嘎嘎、摇摇晃晃地飞速前进，像是那些瘦弱的牲口预感到马厩和憩息所就在眼前而拚命奔跑。

天色渐渐黑了下來，由于距离越来越远，马拉·多纳海角两翼已退却难辨，开始出现了新的地面，那是些装点着白色村舍的

矮山。渔船在加速前进，仿佛被陆地吸过去似的。而陆地则是越退越远，好像在神奇的故事里所描绘的地方，游历者越是加快脚步，它就越远远地躲开。

优美号向东南方向行驶，夜幕降临的时候，海角已被抛在了右边。尔后，优美号沿着海岸航行，那里的海浪不大，渔船愉快地摇来摆去，仿佛在跳舞。

深蓝色的夜空，映衬出海岸锯齿形的峰峦。从陆地吹来一股热气，像是从一个充满了奇异芳香的神秘的房间里散发出来的。地面上一弯新月露了出来，那是一弯两端尖尖的镰刀形的真正的东方月牙，就像穆罕默德^①的圣像旗上和伊斯兰教寺院的圆塔顶上的月亮一般，真是一派非洲风光。

从优美号上可以听到海涛在陡壁上的拍击声，可以看到岸上村镇的万家灯火，可以听到乡村摩尔人的喊叫声。远处，在那排山峦的尽头，大海像是突然伸入到陆地，有几道烈焰般的红光闪耀着。

那就是阿尔及尔了。他们又航行了三个钟头。这时只见灯光密布，仿佛一排排从地下钻出来的萤火虫。这星星点点的灯光五彩缤纷，使人眼花缭乱，它们蜿蜒成行，好像点缀着海岸上的一条道路。绕过一个小海岬之后，那个地中海东部的不夜港的城市出现了。

除了托纳特之外，所有的人看到这种景象都为之一震。“基督啊！就是看到这一些，也不枉走这一遭了！格拉奥镇和它的港口见鬼去吧。”

他们已经驶进了一个黑沉沉的但又平静的大海湾，海湾的尽

① 伊斯兰教的创立人。

头便是港口，港口入口处有红绿信号灯。港口后面，那座阶梯式的山城，飞入了人们的眼帘。这座城市夜间被无数灯火照耀得如同白昼。这要费多少瓦斯啊！在港口的海水里映照出一道道红色的曲曲折折的线条，仿佛鱼儿在海底嬉戏，放出五颜六色的烟火。红色灯笼在桅杆之林中间闪耀着。一些桅樯带着商船队的节俭风格，朴素而简单。另一些桅樯则带有桅楼，架着机枪。在完全欧式的低城区，城堡附近的酒吧间门前的霓虹灯光辉耀眼，大商店处处可见。大街上人群熙来攘往，带着白亚麻布篷子的马车飞快地奔驰着。

酒吧间音乐的回响，军营中的小夜曲，大街上的人群喧嚷声以及正在通过港口的阿拉伯船家的叫喊声，断断续续地被晚风送到船上来。这个富有异国情调的商业城市在为了得到法郎作了整整一天丑恶的交易之后，当夜晚带着亢奋的贪婪来到的时候，它已经完全沉浸在欢乐之中了。

雷多尔从惊讶中清醒过来，现在又想着他的生意了。他想起了大叔对他的嘱咐。当水手们收帆，使船帆不动时，雷多尔点燃一节涂着沥青的粗绳子，把这红色火炬在头顶上摇晃着，并且三次将它隐藏在一个勤杂工撑着的帆布后面。

他无数次地重复这样的动作，眼睛牢牢地盯着岸上最黑暗的地方。托纳特和其他水手们好奇地看着这些暗号。地面上终于亮起了一个红色十字，那是货栈处的回答。意思是：货物马上就运来。

雷多尔向船上的人解释了这种办法的好处。在港口内装船已经行不通了。马里亚诺大叔凭经验懂得，为了捞到一部分外快，那里有许多“苍蝇”^①很快会发报到西班牙报告他们的船名和船

① 指讨厌的人。

号。最好趁夜去港口外面接货，然后天一亮便悄悄地扬帆离去。神不知鬼不觉地驶回巴伦西亚海岸，这样谁都不会发现你的。

这个善良的渔夫尽管内心对给他出了这么个好主意的那位老练的大叔很敬佩，但是对自己的“计谋”却仍然颇为得意。

船主一边看着亮起灯光的海岸上的黑魑魑的地方，一边等着启货，托纳特和水手们则坐在船头，双腿吊在水中，贪婪地观看着这座灯火通明的城市。

罗萨里奥的丈夫清楚地记得曾经在那里度过的时光。他向那些目瞪口呆的同伴们讲着在阿尔及尔的愉快生活，指给他们看那些挂着瓦斯灯的房屋，从这些房屋透出红光的窗户里传出一种狂叫般的音乐和黄蜂窝似的声音。那是些配备有乐队的咖啡馆。伙计们！男人可以在那里尽情地寻欢作乐呀！船上勤杂工来回撇着他那贪色的嘴巴，眨巴着那双邪恶的大眼睛，仿佛看到了几乎赤身裸体的、戴着宽大薄纱帽的歌女们，在舞台上更有节奏地扭着屁股和肚子狂喊乱叫。

码头上那条笔直的街道，自头到尾都是一道道拱门，每个门里都有一盏灯。整个街道就像教堂的永无止境的中堂。这就是共和国大街。这里有许多大咖啡馆，达官贵人经常来喝苦艾酒，他们旁边坐着缠着大头巾的摩尔族富翁和穿着肮脏但色彩鲜艳的丝织长袍的犹太商人。再过去一点，就是另一条街道了，同样是一道道的拱门和豪华的店铺；加瓦略广场上矗立着头等的清真寺。那是一座大型的白色房子，人们叫它大清真寺。那些赤着脚刚刚洗清罪责的摩尔人都到那里去，在穆罕默德脚下进行忏悔。这时，在渔船上可以看到清真寺的塔楼上有一个包着头巾的大叔在跺脚，有时叫嚷起来，像疯子一样。城里各条街道到处都可看到衣着考究的夫人。她们蹒跚而行，身上散发出沁人心脾的香气，对

别人每一句恭维话都报之以“谢谢”。士兵们戴着卖枣人的帽子，穿着足以把他们全家人都可以装下的肥大的裤子。这里聚集着全国各地的人们，他们都是每个家庭的精华。他们到这里来，是为了躲避国王。每隔两个门，就有一家小酒馆，它们在人行道上摆起桌子售一杯一杯的苦艾酒。

托纳特看到了这一切，他向同事们打着手势、挤眉弄眼地描绘着，并且不时地用各种姿势强调他的笑话，逗得见习水手哈哈大笑。

那住着摩尔人的高城区又是怎样的呢？天哪！那里的场景真是壮观。还记得格拉奥镇市场旁边的一条走路时胳膊肘都要碰到墙壁的小巷吗？……可是和穿过阿尔及尔的高城部分的羊肠小道相比，它可以说是一条公路了。这里的小道盘山而上，上边是屋檐蔽天，下边则是些顺着石头阶梯源源不绝地往下流的垃圾。

为了登上这些街道，在沿路的所有咖啡馆里都要歇脚吃些东西，在走过那些破破烂烂的店铺时，得捂起鼻子。摩尔人蹲在这些店铺的门槛上吸着烟，天晓得他们在哇啦哇啦的讲些什么呢。

在那里，作为一个人还是可以活下去的，即使年成不好，也不用花费很多，就可以填饱肚子。那些胃口好的人，看到摩尔人用刚刚摸过脚指头的双手又去抓着甜面包来吃也满不在乎，他们只需花上几个生丁，就可以吃到堆得尖尖的一盘美食，两个像在复活节吃的红蛋。他们躺在随便哪一家摩尔人开设的咖啡店木板凳上，用鸡蛋壳似的小杯子喝咖啡，甚至在一支笛子和两个手鼓伴奏下昏昏沉沉地睡去。

摩尔人也有他们的好东西，那些供人享用的善良的黑姑娘们，脸上涂脂抹粉，染着蓝色的指甲，胸脯上画着奇奇怪怪的、

斑斑点点的图案，站在家门口招徕着过路人。浴池里肥胖的黑女人像狗一样地微笑着，用她们的大手为人擦背。还有另外一些女人，妈的！……她们是一些贵夫人，脸严严实实地遮了起来，只能看到她们的鼻子和一只眼睛。她们走起路来，肥大的裤子晃晃荡荡，大披巾下面露出金色的上衣。她们的双臂像是摆着银器的柜台，丰满的胸脯上，也挂着一串串的小硬币和月牙形的装饰品。

多美的眼睛啊，孩子们！多美的线条！……托纳特想起了在高城区一条小巷里遇到的一个黑皮肤贵夫人事，像他这样的人……他对这样的机会是不会放过的：他从后边在这位妇人裤管肥大的裤子上捏子一下，那裤子像是被那么多的肉撑起的，石头般的坚硬。那个黑女人像母老鼠似地怪叫起来，一群摩尔人向托纳特扑过来。这些凶神们手里都拿着大棍棒。但是他和他的两个朋友抽出了他们的水手的弯刀。最后来了两个士兵，把他们带到了拘留所，拘留了两天之后领事才把他们救了出来。

水手们迫不及待地听着托纳特的讲述，羡慕他得天独厚，他们笑呵呵地议论着黑女人的事情。托纳特满面倦容地看着自己的双脚，喃喃地说：

“唉！……那时我正在兴头上。”

船主在船尾喊了一声，岸上有人过来了。一道红光渐渐地扩大着，听到了低沉的击水声，仿佛是一条狗朝渔船游来。

那是货栈处的小汽艇。一个蓄着黄胡子、戴着蓝帽子的漂亮小伙子跳上了优美号的甲板，操着非洲港口上的混杂语言，也就是意大利、法兰西、希腊和卡塔兰语言的大杂烩，把托办的事情告诉了雷多尔。

他们已及时接到了马利亚诺大叔从巴伦西亚发来的通知，从

前一天夜里就在等待着优美号了。他们已经看到了信号，准备尽早转运的东西早已运到。虽然法国当局会佯装不见，但这样的事还是尽快料理为好。

“干活去！”雷多尔对水手们喊道：“装船！”

于是，裹在涂了柏油的帆布里的散发着刺鼻味道的大货包开始从小汽艇转移到优美号上。小汽艇上的货物差一点就高过它的烟囱了。

两只船靠在一起，从汽艇上把货物搬上优美号并不费力，敞开的舱口吞噬着货包，随着货物越装越多，优美号不断地下沉着，发出低沉的呻吟，仿佛一个病牲口由于负荷过重而喘息不止。

汽艇上金黄头发的小伙子越来越惊讶地审视着优美号，那个“棺材”能经受得住吗？雷多尔拍着胸脯回答，以增强连他自己都已开始丧失的信心：“全部装走，一包货物也不剩下。”按他的估计，如果上帝和格拉奥镇的圣基督帮忙的话，只要有两个晚上时间，就可以把这些货包运到卡瓦尼亚尔海滩了。

船舱装满了，货包堆在陈旧的甲板上，在船舷上用木棍和绳子揽起来，使它不致掉到海里。

“祝你走运，船主。”金黄头发的人摘下帽子用力地握着雷多尔的手，吃力地说道。

小汽艇离开了，优美号张开船帆，从被越来越暗淡的灯光照耀着的城市开始向左边退去。

看着渔船航行的那个样子，雷多尔提心吊胆。唉，但愿上帝保佑他们，不要遇上一点坏天气！即使海上风平浪静，这条船能航行也便是奇迹了。海水没过了船舷，优美号在海面上迟钝地晃来晃去，在海浪里缓慢地颠簸着，虽然这海浪是软弱无力的，水

还是从船头涌了进来，仿佛这船在遭受着暴风雨的袭击。

托纳特由于不担心这船的命运，他嘲笑它。照他看来，那船就像是一艘甲板露出水面航行的鱼雷快艇。

黎明时，马拉·多纳海角从船尾看上去犹如一个模糊的影子。一会儿之后，渔船就到了公海上了。

在阿尔及尔夜里货物装得如此之快，雷多尔至今想起来还像做梦一样。现在渔船又重新在地中海航行，看不见任何陆地了。然而，使雷多尔不再有任何怀疑的是，船上装着货包，装船累得疲惫不堪的水手们就睡在上面。而那具有决定性证据的则是可怜的优美号本身，它像一只乌龟笨拙地航行着。

唯一使雷多尔放心的是天气。顺风，大海平静。即使这样，这船也刚刚能按时到达巴伦西亚。现在船主懂得了用这只鞋子般的船做这次冒险是凶莽之举。尽管雷多尔并不真正懂得事情的可怕，但他几次想到了父亲，那个勇士，像嘲弄一个温顺的朋友似地同大海开玩笑，结果人们在海滩上收起了他的腐臭的千疮百孔的尸体，仿佛是大海吐出的一口唾沫。

渔船平安无事地航行到了第二天黎明。这时，天空乌云密布，海面上掀起了连绵不断的小浪。圣安东尼奥角隐没在浓雾之中，蒙戈山被两条云带拦腰切断，山峰似乎悬在空中。

优美号可怕地向左边倾斜着，大肚子似的船帆几乎擦着了水面，快速向前。

天气骤变使船主惶恐不安，他必须坚持到夜晚才能卸货。

雷多尔突然站了起来，放下舵柄，眼睛盯着一张出现在海角灰色背景上的船帆……糟了！他没有看错，他对这只船非常熟悉，那是一艘埋伏在那儿的在海角前沿巡逻的巴伦西亚缉私船。有个“苍蝇”在卡瓦尼亚尔捣蛋，说优美号不是出海捕鱼，而是干

别的事去了。

托纳特也猜出了这是什么船，他不安地看着哥哥。

还来得及，到远海上去！优美号稍微倾斜了一下船头，便驶离了海角，向东北方向逃去。恰好是顺风，渔船飞速向前。负重的船身不时地钻到海浪里去。

过了一会，缉私船也调转船头，向渔船追去。缉私船比渔船好，而且轻便，然而这两条船的距离是相当远的。雷多尔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逃走。必须逃走，如果大海不把这个破“吉他”连同它的全部货物吞掉的话，即使逃进马赛港也好。

事情就这样一直持续到中午，这时两条船肯定已处在巴伦西亚海面了。在这里缉私船停止了追捕，朝陆地开去。

雷多尔猜出了缉私船的诡计，因为时间不一定能使它追上，它宁可在海岸游弋等候优美号，它确信早晚是会靠岸卸货的。

给这样的喘息机会，真太感谢了！现在去找一个隐蔽的地方吧，孩子们，这样的天气，在优美号这只鞋子里是不能待在远海上的。到科卢姆布雷塔群岛去！在海上不得不逃跑的忠厚人都是可以躲到那里去的，因为他们是贸易的保护者。

晚上九点钟，当海上静悄悄地掀起紫色的波涛，疲惫的优美号疯狂地颠簸起来时，它在灯塔的红色光芒引导下，进入了大科卢姆布雷塔岛。这是一个被海水腐蚀了的死火山口，高大的岩山组成一个马蹄形，在一端矗立着灯塔和灯塔管理者的房子。只要风不是从莱万特吹来的，这里便是一个平静的小海湾。

这个岛是一堵弯曲的大墙，连巴掌大的一块平地都没有。它是一条高大的风化了的人迹罕见的岩石带，是一片整年累月被海风腐蚀着的该死的不毛之地，连一株纤弱的荆棘都不生长，有的只是一些被蝎子推动着的小石块，旁边是鱼的骨骼，这些鱼是在

那暴风雨的日子里被海浪高高地抛出来的。再过去一点，就是散布在广阔的海面上并一直延伸到相当遥远地方的小科卢姆布雷塔群岛；拉福拉达达岛从浪涛中钻出水面，像是一个海底庙宇的拱门；其他岛屿是些峥嵘奇特的、难以攀登的小山丘，有如埋在神秘的大海深处的史前巨人的手指。

优美号在港湾中抛了锚。没有人来光顾它。灯塔管理人已习惯于这样神秘的来访者，他们躲到这荒凉的群岛上，希望不为人注意。

渔船上的人可以看到最前面的一块高地上灯塔房里的灯光。有时随风传来人们的喊叫声，但是优美号渔船上的人对它根本不理睬，就像对成千上万的躲在高大岩石中的海鸥叫声漠然置之一样。这些海鸥叫得如此凄惨，仿佛是一些遭到杀害的孩子的叫喊声。小岛外边，陡峭的大墙另一侧，波涛滚滚的大海呼啸着。海浪沿着高地慢慢减弱了，等滚进黑沉沉的港湾时，就变成缓慢的长长的波纹了。

天亮时，船主巴斯夸尔跳上岸，沿着曲曲折折的在岩石上凿出来的阶梯爬到岛的最高处，凝视着小岛和海岸之间广阔的海面；由于天空乌云密布，海岸已看不清了。

四处没有一张船帆，但是雷多尔依然惶恐不安，他担心他的追踪者到这里来寻找他，因为这里是人所共知的走私者的隐蔽所。

船主越来越感不安，他预感到说不定那一艘缉私船就要到科卢姆布雷塔群岛来找他。但是尽管他胆量过人，也害怕用他的旧船出海。生命倒没有什么关系，但是，船上装的货物，那可是他的全部财产啊！……

占有财产的自私欲望促使他下了决心。出海！即使烟草送给

鲨鱼去吸也在所不惜！只要不让走私船上的那些强盗把不是他们自己的东西抢走，什么都无所谓。

水手们狼吞虎咽地吃完饭，优美号把索具整理停当，如同进来时那样，它没有向任何人致意，又神秘地离开了小岛。灯塔管理人的家属们聚集在灯塔前面的小空地上目送着它。

“真他妈的鬼天气！”海浪从前后打来，优美号忽然扬起船头，几乎垂直地竖在一个浪峰上，忽然又扑了下去，高高地抬起船尾，船头钻进又黑又深的波谷。波谷深处是湍急的旋涡，它那旋转中心，像是万丈深渊的可憎的眼睛。浪头打来，在船头上激起高高的水云，洒落在整个甲板上。水沫从盖着货包的油布上滑了下来。为了小心不被海水拖走，水手们弓着腰，他们浑身上下都流着水。

这时连托纳特都脸色苍白起来，咬着牙齿。假如是在另外一条船上……那是没有关系的，可是，如今竟在这样的一条船上离开小岛，这简直是发疯。

但是，雷多尔却满不在乎，这个大肚子魔鬼是怎样在风险中长大的啊！他那神父般的宽脸庞对着大海怒涛的冲击微笑着。他涨红着脸，犹如一个中风病患者，像是在一次盛宴之后，刚刚从酒席上站起来。他那双粗大的手紧紧地抓住沉重的舵柄。尽管货船从船头到船尾都猛烈地摇晃着，发出垂死般的呻吟，雷多尔那肥大的身躯还是一动不动。

这个该死的雷多尔憨厚地哈哈大笑，这种憨笑在卡瓦尼亚尔曾招来那么多的嘲弄。

“这算得了什么，他妈的！用不着害怕。如果这个破玩意儿不愿再航行，那就让它翻了吧！由它去吧！在海上才看得出谁是英雄好汉，不要在酒店耍威风……注意，浪头来了！……噗！…

…已经过去了……如果大祸临头，那就相信格拉奥的基督，闭上眼睛算了。不管如何，地狱就是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那里既不吃饭，也不干活。再说，即使一个人活得多么老，也总难免一死。要死，那就宁可让鲨鱼吃掉，还落得个勇敢的称号，比起像粪土一般让蛆虫吃掉要有价值得多。注意，海浪又来了！……”

雷多尔滔滔不绝地向他的同伴们讲着跟博拉斯卡大叔学徒时学到的哲理。但是唯一听他讲的是那个勤杂工，这个小伙子由于激动，脸色煞白泛青，他抓住桅杆站在那儿，环顾四周，仿佛要把这种场面看得一清二楚。

夜幕降临，优美号半张着帆航行着。它可怕地上下颠簸，没有任何灯光，仿佛这条船关心的是不要被人发现，对于撞不撞在礁石上却置之度外了。

一个钟头以后，船主看见离他们不远的地方有一道灯光在波浪中跳跃着。那是一条向相反方向驶去的船。

黑暗中，雷多尔不能准确地辨认出来，但是他下意识地认出了那是缉私船，它在沿岸等得不耐烦了，采取了大胆行动，冒着坏天气，奔向科卢姆布雷塔群岛去追捕躲在他们庇护所里的走私者。他这样想着，得意地松开了舵轮，用双手做了两三个不成体统的动作，来表示他愉快的轻蔑：“你们去追捕，走一趟吧！”

凌晨一点钟，优美号上的人们看到了罗萨里奥教堂的灯塔。

对面就是卡瓦尼亚尔了，夜晚正是卸货的好时刻，但是会有人等着他们吗？……

随着离海岸越来越近，雷多尔愈加惴惴不安起来。他对那里的海岸真是太熟悉了。如果渔船滞留在那里，两个小时以内不靠岸，那就会被海涛和大风拖走，在莱万特防波堤上撞个粉碎，或在纳萨雷特对面搁浅。退到深海去，那已是不可能的事。他听到

渔船咔咔的撕裂声已有好一阵子了，他猜到了海水灌入了装满货包的船舱。如果再继续航行几个小时的话，海水的冲击将会使它成为碎片。

尽管危险，还是必须靠岸。优美号径直向漆黑的海岸驶去，与其说海风鼓起船帆，毋宁说海浪推动船身。

一点亮光闪耀了三次。船主和托纳特高兴地叫了起来。

大叔在那里，他在等着他们。那是信号。和所有的走私一样，大叔在背后撑起一条毛毯遮住身子，点着了三根火柴，这样，只有海上的人才能看到亮光。

优美号发疯似地扯起全帆飞快地往前驶去，龙骨忽然在风中露出来，忽然又扑在浪涛中。它像一匹脱缰之马，一下子扑下去，接着又抬起身向前奔驰。大海的咆哮声越来越令人惊骇，终于，从一个可怕的浪峰上，水手们看到了海滩上乱哄哄的黑影。这时，一个巨浪汹涌地打过来，那是灾难性的，渔船停住了，发出了爆炸般的声响。大风撕裂了船帆，海水以令人毛骨悚然的力量涌上甲板，把水手们打倒，把货包冲走。

渔船在离海岸只有几米远的地方搁了浅。

一群默不作声的人影跳上了船。这些幽灵没有对惊讶的水手们讲一句话，就搬起了货包。他们从渔船到海滩站成长长一排，将货包一个一个地送到海滩。

“大叔，大叔！”雷多尔叫着，跳到水里，海水没到了他的胸脯。

“在。”一个声音从海滩上回答道。“别作声，快卸！”

那是一种奇妙的场面，简直是做了一场恶梦。

大海在黑魑魑夜色里奔腾咆哮。海滩上的芦苇被劲风吹弯了腰，仿佛是被埋葬了的巨人的头发。海浪向陆地扑去，像是要

将它吞噬掉。一群黑乎乎的“魔鬼”默不作声地、不知疲倦地奔忙着，从一瞬间遭受破损的渔船上搬起货包，从浪花四溅的海水里捞起货包，将它们像球一般地运上海滩；然后这些货包像被大地吞掉似地消失了。有时，当大风稍停片刻的时候，可以听到离开海岸的车子发出的吱吱呀呀的声音。

雷多尔看到马里亚诺大叔穿着长统雨靴，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手里拿着左轮手枪，用傲慢而有力的声音指挥着。

用不着担心。附近值勤的边防缉私人员已经被贿赂了，他们警戒着，如果他们头头来的话，他们会通知的。应该时刻注意的倒是那些卸货的不声不响的家伙们。他们的手很利索，混水摸鱼是他们拿手好戏。他们常说：“偷强盗的东西……”等等。不行！他们可不要同他开玩笑。哪一个胆敢藏起一个货包，他就要叫他吃一颗子弹。

船上的货转眼就卸完了，仿佛是在做梦。当雷多尔从渔船搁浅受惊中清醒过来，伤处也疼得稍轻一些的时候，最后一辆车子已经离开，卸货的人默默地从四面八方散去。好像沙滩把他们吞掉了。

一个货包也没有丢失。连装在舱底上的货包也从陷在泥沙中的破碎的渔船木片中取了出来。

托纳特和其他水手扛着船帆和船上留下来的仅有的一点有用的东西也离开了。当渔船搁浅的时候，勤杂工跳到了水里。他是在快要淹死的时候被他们捞上来的。

当只剩雷多尔一人和他叔父在一起的时候，雷多尔拥抱了他。唉，马里亚诺大叔！他终于可以这样说：他经历了多大的风险啊！但是，感谢上帝，一切都过去了。他们将结算帐目。雷多尔像个男子汉，不是吗？现在他要同他的多洛雷斯休息去了，她

是多么地想念他呀！

雷多尔同他大叔向远方的卡瓦尼亚尔走去，他甚至都没有对那倒霉的优美号渔船最后看上一眼。渔船直挺挺地躺在那里，成了沙滩的俘虏，胸脯遭受海神的拳击，每一个浪涛打来，都要把船身冲掉几块，仿佛从它那已经死去的身上扯下一块块内脏，漂浮在水面上；它劳累终生，却没有获得半点荣誉；犹如一匹在路途中被遗弃的老马，只是用自己的白骨吸引着兀鹰在空中盘旋飞翔。

第七章

这次冒险使雷多尔净得一万二千个里亚尔，几天之后，马里亚诺大叔把这笔钱给了他。

除此之外，多洛雷斯的丈夫还赢得了他叔叔的赏识，叔叔认为侄子已是一个有才华、能干大事的人物了。叔叔自己也洋洋自得，因为他没有怎么担惊受怕就分得了一笔钱，而且海滩上的人们知道了这次冒险的航行后，对他交口赞扬。从科卢姆布雷塔群岛出逃，这是漂亮的一着。缉私船冒着灭顶之灾扑到那里，结果一无所获。

雷多尔被那一大笔钱似乎弄得晕头转向。这份走私发的财，加上平常铢积寸累地攒起来的藏在只有他和多洛雷斯才知道的那个地方的积蓄，总数已相当可观。一个老实人，有了这笔钱，是可以干出一番事业来的。

所谓干一番事业，不消说，是指在海上干活，因为雷多尔不愿像叔叔一样在岸上不劳而获，对那些可怜的人们去进行盘剥。

走私，那是不应该再去染指的了，这种事，可一而不可再，跟赌博一样，它总是开头走运。所以，不要去跟这个魔鬼开玩笑。像他这样的人，最好还是去捕鱼。不过，应该自备渔具，免得再受那些呆在家里坐享其成、把好鱼全部捞走的船老板们的剥削。

夜里，他在床上辗转反侧，苦思冥想着一切，闹得多洛雷

斯也无法入眠。他有事总要同妻子一起商量商量。最后，他决定用这些钱去买一条船。但是，不能马马虎虎，要买就得买一条最好的船。如果可能，能够胜过所有那些停泊在黄牛出租站跟前的帆船，那就好了！

时机已到，老天见怜！在人们眼里，他不再是一个水手，不再替别人干活了。他自己将成为船主啦。而且，作为船主身分的标志，他将在自己家门口树起最高的桅杆，在它的顶上晒晾渔网。

“先生们，告诉诸位一个消息，雷多尔要造船啦。那个俊俏的多洛雷斯，要以富人的身分到鱼市上去了，她要去卖自己捕来的鱼了。”渔民区的妇女们喋喋不休地议论着这件事儿。当她们沿着加斯河走过的时候，她们便凑到正在向船缝里填塞麻絮的工匠们的遮棚前，羡慕地看着雷多尔。雷多尔嘴里叨着雪茄，整天监督木匠们干活，要他们把那些黄色的刚刚砍伐下来的新材锯开截断，这些造船的木材，有的笔直坚硬，有的弯曲精细。

造船的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不能急躁，它不能出差错，不能急于求成。巴斯夸尔一心想造一条卡瓦尼亚尔最好的船。

当雷多尔一心一意地在造他的船时，弟弟托纳特却在用他从走私中分到的钱过着最惬意的日子。雷多尔心肠很好，给了他弟弟不少的钱。

在托纳特和罗萨里奥的旧茅舍里，仍然动辄吵嘴、打架，甚至动棍子。在这次吉星高照的冒险生涯之后，并没有出现什么兴旺的景象。不幸的罗萨里奥还是大清早就起来，扛着鱼筐到巴伦西亚去，有时也到托兰特或贝特拉去卖鱼。为了尽量节省，她总是徒步往返。生意不佳时，她就待在自己的小黑屋里，孤单单地

度着郁闷清寒的日子。但是，她的托纳特却比以前长得更英俊了，穿着簇新的衣服，口袋里装着大把的银币。他，如果不同酒肉朋友们到巴伦西亚去赌钱，或者不去把渔民区搅得鸡犬不宁的话，准是待在咖啡馆里。尽管如此，只要见到马里亚诺大叔，他就总要唠唠叨叨地提醒大叔，别忘了在他将来日子过不下去的时候，给他在港口找点事儿干干。

托纳特乐滋滋地沉湎在暂时的富裕生活之中，他又回到了结婚时的那种幸福日子。他善于逢场作戏，厚颜的轻浮使一些女人为之倾倒。他从不去想哥哥给他的那些钱是维持不了多久的，以后只能靠朋友们的馈赠和赌场里的好运来维持他的生活。

深夜，托纳特回到他的茅舍睡觉。他紧锁双眉，嘴里嘟嘟囔囔地骂着。罗萨里奥只要敢表示半点不满，就得吃托纳特的耳光。她常常两三天看不到丈夫的人影。但是在他哥哥家里却不是这样，他是那里的常客。当雷多尔不在家时，在厨房里，他站在多洛雷斯身旁，俯首帖耳恭听嫂子数落他的不端行为。

有时候，雷多尔回家来碰上多洛雷斯正在指责托纳特，便对妻子的一片好心称颂不已。多洛雷斯把一切都告诉了丈夫，她是一个忠厚的女人，他希望弟弟好，不能看着小叔子变成个疯子，让人家说三道四。那个大肚子的老好人，看着他的多洛雷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他那个走向歧路的弟弟的真正的母亲——那样指责弟弟，竟然心肠软了下来……天哪！

当托纳特的钱逐渐挥霍殆尽的时候，他来哥哥家的次数就更多了。他很听从嫂子那慈母般的良言规劝。为了避免人家说闲话，有些日子他跟着哥哥到用麻絮填船缝的工人們的棚子去。在那里，他看到渔船的巨大木架已经造起，船舷也成型了。在木锤、锯子和斧子敲击的一片喧闹声中，渔船优美的轮廓已经呈现

在眼前。

就这样，夏天不知不觉地来到了。

加斯河和海港中间的一片海滩，在每年的其他季节往往被人遗忘。然而，夏天一到，这里便热闹起来，成了人们聚会的场所。闷热的天气把城里人全都赶到这片海滩上来了。在这里出现了一个真正的随时可以搭起或拆掉的城市。洗海水浴人们的小棚子四壁是绘着画的亚麻布，棚顶由芦苇制成，它们在海浪中一字排开，显得很整齐。棚子装点着五颜六色的彩旗，挂着离奇古怪的招牌，顶端悬吊着出自蹩脚手笔绘成的洋娃娃、女人内裙和小船。这些荒诞不经的玩意儿各具特色，为的是使人们不致找错自己的棚子。由于预见到海上新鲜空气将使游客食欲大增，在小棚子后边到处是午点铺子。有一些铺子还修饰了小阶梯和小阳台，看上去十分壮观。然而一切都是脆而不坚，犹如剧院的布景。只是那些使人眼花缭乱的“巴黎餐厅”、“美味饭庄”等招牌才掩饰了这些东摇西晃的建筑和它的神秘的厨房。在这片挂着卖弄文字招牌的夏令餐馆中间，还有一些本地的设在席棚底下的小酒馆，里面摆着瘸腿桌子，桌子中央放着酒壶。炉灶则安在席棚外。这些酒馆虚张声势地挂出它们的招牌，书法颇为优美：纳普酒家，萨尔瓦多尔酒家，内莱塔酒家。从圣约翰节一直到九月，白天的菜肴就是酱汁蜗牛肉。

在这个秋天头几场暴风一刮就停的临时村镇里，为了免得压着行人，电车和火车汽笛长鸣，发出信号飞驰着。双轮马车来来往往，川流不息，车上红色窗帷像旗帜一般飘扬。直到深夜，人们还在熙来攘往，黄蜂般地嗡嗡吵个不休。在一片喧嚷中还夹杂着“卖饼干女人”的喊叫声、哀怨的风琴声、吉他声、响板声以及粗哑低沉的手风琴声。那些鬓发一直垂到耳边，身着白色上衣

的、英俊潇洒的男子和着手风琴的节拍跳着舞。这些可敬的人们，在内心得到沐浴——不是用水洗浴——之后，便回到巴伦西亚去拿弯刀撒野，或者在城里碰到第一个警察时就给他两记耳光。

海上人们从小渠对岸瞧着这些快乐的闯入者，然而并不和他们混在一起。让那些城里人尽情的赏识乡间的鸟语花香、风晨月夕吧！这个季节对卡瓦尼亚尔来说仿佛是一头肥壮的大奶牛，它可以挤出充足的奶汁，供年内余下的月份之需。

八月初的一天，雷多尔的船终于竣工了。多么好的一条船啊！船主就像老爷爷夸奖着有出息的孙子那样赞不绝口。木材是最上等的。桅杆又直又光滑，连一点缝隙都没有。船身像一个圆圆的大肚子，正好抵挡水浪。船头造型精美，简直像一把刮脸刀。全船涂成黑色，漆得油光锃亮，好像一只老爷爷的皮鞋。腹部呈白色，光亮耀目，和海鳗一模一样：这就是渔船的全貌。

就缺少绳索、渔网和其他器具了。但是这些事已安排了海滩上最好的纺织手在做着。十五号以前，渔船将一切就绪，像一个马上就要举行婚礼的新娘，从头到脚一身新，俊俏整洁、婷婷玉立出现在那里。

这是雷多尔一天晚上向围在他家门口的一群人说的。

他邀请了母亲和妹妹罗塞塔吃晚饭。多洛雷斯挨着他坐着。再过去一点就是托纳特，他坐在靠着橄榄树身的绳索椅上，透过蒙了一层尘土的枝桠的缝隙，以五彩石印版画上那种诗人的神情凝望着月亮，弹拨着吉他。

离开几步远的人行道上，用泥巴砌成的尖口灶上，大煎鱼锅发出嘶嘶啦啦的声响。邻舍的孩子们，沿着水流混浊的小河跑着追狗。家家户户门前，人们都围坐在一起，希望从海上吹来的可

怜的微风中得到一丝凉意。老天爷！巴伦西亚的天气简直要把人烤成肉干了。

托娜太太已经苍老。正如她自己说的，她刚刚过了“更年期”。她本来保养得很好，可是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老太婆。在灰暗而带有青色的月光下，举目可见托娜鬓发已十分稀疏，在她玫瑰色的秃顶上，几根绷紧的白发像是一道道细栅栏。托娜那布满皱纹的脸，皮肉松弛无力，耷拉了下来。过去使海滩上人们无不称颂的黑眼睛，如今在那肿胀得就要把它埋没起来的肌肉中间，发出悲惨暗淡的光芒。托娜的苍老是由于不幸引起的。男人们是些鬼东西，她真是恨透了！托娜用这样的话谈及托纳特的时候，无疑是想到了那个缉私队员。

还有，时运越来越糟。她们海滩上的酒店生意每况愈下，给她们带来的只是贫困。她的女儿罗塞塔不得不进了烟草工厂。每天早上，罗塞塔挎着篮子，和一群群漂亮但是粗野的姑娘们一起到巴伦西亚去。这些姑娘迈着矫健的步子，裙子飘动着。她们将整天关在古老的海关大厦里，在那充满鼻烟气味的环境中，一个接一个地打着喷嚏。

罗塞塔已经长成了一个多么美丽的姑娘啊！这名字起得真好。母亲常常偷偷地端详着她，在她身上，看到了马丁内斯先生的音容笑貌。

现在，托娜感到心痛，因为罗塞塔即使冬天也得天天早晨到烟草工厂去上工。如今她看着女儿站在橄榄树下，女儿有着一头蓬乱的金发，一双神秘的大眼睛和那经得起太阳晒海风吹的洁白的皮肤。月光透过树枝映照下来，枝影映在姑娘身上，宛如大理石的花纹。姑娘脸上明暗光辉，划出一幅阿拉伯式的图案。

罗塞塔把她那洞悉一切的姑娘所特有的炯炯有神而忧郁的目

光从多洛雷斯转到托纳特身上。她听着巴斯夸尔称赞着弟弟——他越来越离开了酒足饭饱的生活，越来越喜欢钻到哥家里去享受平静的生活，听着在他家里听不到的温存话——的时候，这个异父的妹妹意味深长地笑了。

噢，男人们，正如她和她妈妈所说，他们不是像托纳特那样无赖，就是像巴斯夸尔那样愚蠢。所以，罗塞塔讨厌他们，她拒绝一切向她求婚的人，这在整个卡瓦尼亚尔受到了好评。她在男人身上没有任何想法。当母亲一个人在她平底船上时断时续地咒骂男人时，那些在母亲绝望时刻所说的一切诅咒话又都重新浮现在她的脑海里。

四周，人们一片沉默。煎鱼锅嘶嘶啦啦响个不停，托纳特的吉他弹奏出急促的音律，孩子们站在街中央，他们好奇地看着月亮，似乎第一次看到似的，并用他们那小银铃般的声音唱着一首单调的古老歌儿：

月亮，李子，
身穿孝衣……

不要唱了，好不好？托纳特命令说，他觉得头疼。不过，你如果愿意唱的话……

妈妈在叫你，
爸爸不要你。①

① 这是一首巴伦西亚的古老儿歌，孩子们一边看着月亮，一边唱着。

野狗对着月亮疯狂地吠着，它们也加入了这支为月神唱的荒唐的儿歌。

雷多尔讲起了他的船。十五日那天将一切就绪，他已约定神父那天下午前来祝福。但是，还缺一点东西，真糟糕！……这一点没有想到，船还没有名字呢？叫它什么呢？

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惊动了所有的人，连托纳特也把吉他放到地上，沉思起来。

他已经想出了一个名字。他的好斗的习性、他对皇家海军生活的回忆，给了他以启示，就把那条船叫“喷铁”吧。唉，怎么样？

对雷多尔来说，这没有什么不合适，一想到他的船可以叫“喷铁”，这个平和的大肚子汉简直得意忘形了，他似乎已经看到它在大海上像一条葡萄牙船似的威风凛凛地劈水斩浪前进。

但是，女人们不同意。这算什么名字呀！取这样的名字，卡瓦尼亚尔的人会笑死的！一条渔船会喷什么铁？最好还是采纳托娜太太的建议，叫“水上飞”，就同巴斯夸洛大叔死在上面的那条船一样，那船如今已成了全家的栖身之地。

一家全都反对，取一个这样的名字，那是绝不会交好运的。过去那条船的命运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多洛雷斯起的名字才是最好的：“海玫瑰”……多么漂亮的名字！他的妻子真是多才多艺！但是，雷多尔马上想起已经有一条船叫这个名字，真遗憾！……

罗塞塔一直沉默不语，对每一个名字，她都露出不以为然的樣子。现在她把自己取的名字说出来了。应该叫“五月花”。这个名字，是当天晚上她在海滩平底船里想出来的。在那里，她看到了从直布罗陀运来的烟草包上的一个商标，叫“五月花”。她很喜欢这个商标。在出厂的牌子上边是一圈彩色光轮，光轮下边是

一个穿着舞衣的小姐，短裙上印着和番茄样子差不多的玫瑰花，手里又拿着一把萝卜似的鲜花。

雷多尔高兴起来。对，基督啊！这个名字起得有意义。像在直布罗陀生产的烟草一样，这条船就叫“五月花”，这真是名副其实。这条船主要以走私赚钱。这些走私物品，大部分是那些商标上画着一位笑容可掬的穿着花裙子的姑娘的烟草包。他妹妹说得对，叫“五月花”，就叫“五月花”。

大家都喜欢这个名字，它给人以甜美之感。大家丰富的想象力随着诗兴大发而沸腾起来，觉得这个名字神秘而诱人，但没有想到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条同名船，它把遭受追赶的英国清教徒移民载往美洲海岸，它亲眼目睹了世界上最大共和国的孕育成长。

雷多尔眉飞色舞。罗塞塔真是天才！“吃晚饭吧，先生们！……最后将要为‘五月花’干杯。”

巴斯夸莱特一看到鱼锅端进家来，趁全家人在场，便离开了孩子们的合唱团。这样，“月亮，李子”的单调的音乐会也就结束了。

村里消息一下子就传开了。新船被命名为“五月花”一事，整个卡瓦尼亚尔也很快人人皆知了。到了要祝福的时候，人们把船拖到海岸上，停在黄牛出租站前边，尾部船舷的下方已用悦目的蓝颜色漆上了它甜美的名字。

第二天下午，茅屋区仿佛在这个星期日显得热闹异常。自然是那个沉默寡言的马里亚诺先生充当仪式的见证人啰。他是个一毛不拔的财主。但是在这当儿，为了使他侄子高兴，他准备慷慨解囊。在海滩上，定会像上帝赐福似的糖果乱滚，轮流斟酒。

雷多尔是个善于办事的人，他已去教堂，要和他所有船员一起，陪着堂圣地亚哥神父到海滩上来。神父笑容可掬地迎接了

他。这微笑只有在虔诚的教民到来时才能见到。怎么，到时候了吗？……可以招呼执事准备小锅和圣水撒布器了。马上就收拾好，穿上圣衣就行了。

雷多尔愤怒地提出了抗议。只穿宽大的短袖圣衣算个什么？要穿教士罩袍，把最好的罩袍穿上。给他的船命名，可不是件闹着玩的事。再说，花多少钱他都不在乎。

堂圣地亚哥笑了。好的，举行这样的仪式穿罩袍太过分了。但是，他准备这样做，因为雷多尔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他懂得和别人和睦相处。

他们走出神父居室。执事带着圣水撒布器和圣水钵，走在前头。后边，堂圣地亚哥在船主和他的水手们护卫下，一手拿着祈祷书，一手提着他那陈旧然而却还算华丽的罩袍，以免拖在泥地上。那罩袍是暗白色的，上面有重重叠叠的刺绣，金丝线已变成浅绿色，在嵌线的地方露出了它华丽的填充物。

孩子们成群结队地跑上去在那只圣手上擦拭流着鼻涕的鼻子，这使得神父不得不常常放下他的罩袍。女人们微笑着向教堂神父致意。他慷慨大方，对人宽容，但他有他自己的鬼主意，他懂得迎合他的“畜群”的风俗习惯，常常不得不为了某个卖鱼妇而停在大街中央，因为卖鱼妇恳求他为她的鱼筐和秤做祈祷，以保佑他们在巴伦西亚用小秤卖货时不被警察抓住。

当大队人马向海滩走去的时候，教堂的大钟摇动起来，一声声钟鸣和低声细语的海涛交织在一起。为了及时看到整个仪式，人们沿着海岸奔跑着。远处，在一片没有船只的空地上，黑压压的喧嚷的人群围着停在沙滩上的优雅的“五月花”。太阳在它的侧面镀上了金色。桅杆端庄而优美地倾斜着，耸立在蔚蓝的海面上。桅杆的顶端，一束稻穗和布花——这是整条新船的标志——

在飘动着，它们将一直留在那里，直到被风刮走。

雷多尔和他的水手们，在紧紧地围着新船的人群中间，给神父开了一条路。船头前面站着见证人：托娜太太蒙着新头巾，穿着新裙子；马里亚诺先生，头戴草帽，手持拐杖，那副神气简直就像要到巴伦西亚去和省长会谈一样。

雷多尔一家衣着讲究，引人注目。多洛雷斯穿着玫瑰色的衣服，脖颈上围着一条漂亮的围巾，手指上戴满了戒指。托纳特在甲板上大摇大摆地走着，身穿簇新的上衣，头上歪戴着的那顶崭新的帽子压着一边耳朵。他梳理着小胡子，对自己当时受到漂亮姑娘们的羡慕而感到自豪。船下边，罗塞塔身边站着罗萨里奥。为了不破坏这个庄严的场面，她和多洛雷斯和好了，而且穿上了她最好的衣服。雷多尔呢，正如他自己所说，“简直成了一个英国人”。他穿着贵重的蓝色羊毛衣服，那是某轮船机械师从格拉斯哥^①给他带来的，坎肩——他平生第一次穿这样的衣服——外面系着一条很粗的带子。这带子是那样的粗大，简直使人以为是船上的绳索。

雷多尔穿着这套漂亮的冬装，汗流浹背。他用胳膊肘使劲拨开人们，竭力不使他们撞倒神父和见证人。“好了，先生们……安静一下！给船命名可不是开玩笑的事，等会我们再热闹热闹。”

为了给那群不懂礼貌的人们作个榜样，雷多尔摆出了忏悔的神情，脱掉了帽子。此时，在沉重的罩袍下同样挥汗如雨的神父，翻阅着祈祷书，寻找着“唉，上帝！我们求你保佑，让我们的渔船平安无事”等句子。

① 英国重要城市。

两个见证人站在神父的两旁，神情严肃，眼睛盯着地面。执事看着神父的眼色，神父每说一句，他都赶快回答一个“阿门”。人群已平静下来，光着脑袋站在那里，期待着某些不寻常的东西。

堂圣地亚哥对他的观众是了如指掌的。他非常镇静地读了简短的祈祷词。在一片肃静中，他一板一眼地念着，时而庄严地停顿一下。激动使雷多尔变成一个可怜虫，神父每念一句，他都点一下头，像是完全沉浸在神父用拉丁文对他的“五月花”讲的话里去了。

雷多尔唯一听懂的是“挪亚方舟在洪水中颠簸^①”。当他模模糊糊地猜出神父是把他的船和基督教会的最著名的船相比时，他简直飘飘然起来。这样，他就是和他们愉快的宗教大师并驾齐驱了，那个人是世上第一个水手。

托娜太太用头巾捂住眼睛，紧紧地按着，以不使眼泪流出来。

祈祷结束后，神父拿起了圣水撒布器。

“洒圣水……”

神父在船尾洒了圣水，水雾凝成细小的水滴，顺着油漆过的木板滑下去。接着，船主走在前面开路，执事一步一个“阿门”地跟在后边，神父围着船走了一圈，不断地洒着圣水和讲着拉丁文。

命名仪式已告结束，但雷多尔不能相信，因为还没有到船上去祷告呢！应该到甲板和船舱去祷告。“啊，堂圣地亚哥，再坚持一下吧！你是一个懂得把事情做得尽善尽美的人呀！”面对船

^① 出自《圣经》故事。据《创世记》记载，上帝因世人行恶，降洪水灭世人，命义人挪亚造方舟，全家避入，使他们得救。

主恳求的神情，神父微笑着走近竖在船腹上的小梯子，穿着他那笨重的罩袍往上爬。夕阳里，远远看上去，罩袍仿佛是一条条闪闪发光的爬虫的甲壳。

祝福仪式结束，神父只是在他的教堂侍者陪同下离去了。人们蜂拥似地围着船，像是要对它进行突然袭击似的。

卡瓦尼亚尔所有淘气的孩子都在那里了。他们嘶哑地叫喊着，头发蓬乱，用尖厉的嗓门骂见证人：

“糖果，糖果……”

马利亚诺先生从甲板上得意忘形地微笑着。人们就要看到他是个怎样的大好人了。为了给他侄儿一个面子，他破费了一盎司。他哈下腰，两手放进了脚前的篮子里，“到那里去吧！”像一梭子枪弹似的硬糖块撒了出去，落到了那群嚷叫着的平民身上。他们在沙地上连滚带爬地抢着糖果，衣襟在空中飘动起来，在裤子撕破的地方露出了这些海滩上的淘气鬼们淡红色的满是疙瘩的肌肉。

托纳特打开杜松子酒罐，以关照的神气招呼他的酒肉朋友，仿佛是他请客似的。白酒用一只只独耳罐盛着，所有的人都前来喝酒。边防缉私人员胳膊上挎着枪来了，老船主们和别的船上的水手们也应声而至。水手们赤着脚，穿着黄色粗呢衣服，像是些小丑。小见习水手来到时还得意地在腰带上别了一把几乎同他们一般大的大刀子。

“五月花”的甲板上响着愉快的脚步声，似乎它是舞厅的地板。桅杆周围弥漫着酒店的热气，在船上欢乐气氛的诱惑下，多洛雷斯顺着小梯子爬上去了，每爬一级，她都骂一句，因为那些小水手们蹲在沙滩上怀着邪念看着那美丽的女性的肉色袜子。

雷多尔的女人爬到了上面，在周围那么多男人中间，她深深

地喘了口气，露出胜利的神情。她在一片强烈爱慕的气氛包围下，用力地踏着船板，那是她的船板，百分之百是她的木板。下边，几百个女人仰望着她，特别是她的弟媳罗萨里奥，准是嫉妒得要死。

雷多尔一步也没有离开他的母亲。在那个他梦寐以求的庄严的日子里，他感到一种更加深厚的母爱，他连自己的女人也忘了，甚至连他的巴斯夸莱特也忘了。巴斯夸莱特在船上使劲吃着糖果。总之，雷多尔此刻除了托娜太太外谁都没有放在心上。

“船主，啊！船主！”

雷多尔拥抱着母亲，吻着她那肿胀的流着泪的眼睛。

往事又重新浮现在托娜的脑海里。这个为船命名的节日引起了她对往事的回忆。不是她和那个缉私队员炽烈的爱情，不是她多年居孀，更不是她对男人的厌恶，而是她看到了年青的朝气蓬勃的巴斯夸洛大叔的影子，像是她在结婚时认识他的那个样子。这使她伤心地恸哭着，好像她是在这一时刻刚刚第二次失掉他。

“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她呻吟着，拥抱着雷多尔，在他身上，她看到了孩子的父亲令人惊奇地复活了。

雷多尔是家庭的光荣。他用自己的劳动使母亲恢复了失去的重要地位。她哭，那是因为她感到内疚。现在她责怪自己没有给予雷多尔应有的爱。此刻，她过于急切地想把所有的爱一下子倾注在儿子身上，但她害怕……是的，她害怕她的雷多尔，怕她可怜的雷多尔会遭到和父亲同样的厄运。当她一面哭泣，一面断断续续地说出她的担心时，便凝望着远处那个破落的酒店——那只平底船。这只船保留着一个勤劳的死难者的可怕悲剧。

这条漂亮的、光彩夺目的新船和那口缺少顾客越来越变得阴郁、暗淡的棺“材”的对比，使托娜深感痛苦。她像是看到了“五

“五月花”散了架翻倒在那里，就像那天看到装着她可怜的丈夫的船一样。

不，她不能高兴。人们的欢乐反而使她难过。那是在嘲笑大海，嘲笑大海这个伪君子，此刻大海在假惺惺地发出沙沙笑声，像一只狡猾的猫。然而，当“五月花”把自己完全交给它时，大海是要报仇的。

托娜为自己的儿子担心受怕。她突然对他充满了爱，好像久别之后刚刚见面。即使做一个优秀的水手也没有什么可高兴的，他的父亲不就是一个很好的水手吗，他是不把大海放在眼里的。唉！她的心告诉了她，大海已向她全家发誓，它要像把前一条船无情地打得粉碎那样把新船吞没。

“不，基督啊！这不可能。”雷多尔面带愠色地反对说：“干吗在这个吉庆的日子讲这些话！一切都是老母亲的疑虑。那是因为她那么多年没有想起她的第一个丈夫而感到难过。她应该去为那个可怜的阴魂点上一支粗大的蜡烛，说不定他现在还在‘受苦’呢。让那些悲惨的往事一去不复返吧！对他雷多尔别讲大海的坏话。大海是个好朋友，偶尔才发一发脾气；相反，它降福于忠厚的人们，养活着穷人。哎，干一杯，托纳特！……接着玩吧，应该好好地为‘五月花’举行洗礼。”

雷多尔喝了酒。这时他的母亲还在啜泣着，眼睛盯着那只曾经是孩子们摇篮的不幸的平底船。雷多尔变得严肃起来。

“那么，你不能不讲话吗？在这样的日子里却想大海的罪恶！……为什么？如果你不想看到你儿子去冒险，那就应该把他培养成主教。重要的是老老实实、兢兢业业，别的什么都不管用。他们生在这里，除了向大海求食之外，没有别的出路。他们天天在大海眼皮下过日子，大海给什么就要什么，只能听天由命。不是

暴风雨的辛酸，就是鱼满舱的喜讯。为了人们吃到鱼，总得有人去冒险。他就是干这种事的人，他将到大海里去，就像从小一直干的那样。上帝呀！我的老奶奶，住嘴吧！……‘五月花’万岁！……再干一杯，先生们！今朝有酒今朝醉。喝吧，他付钱。假如有人不醉，半夜不像猪一样呼呼地睡在沙滩上被拉回家来，那么雷多尔是会生气的。”

第八章

巴斯夸尔在巴伦西亚消磨了一个下午后才启程回家。到了格洛列塔时，他在海关大厦前止住了脚步。

那是傍晚六点钟，阳光在那座大房子的屋脊上涂上了橘黄色，冲淡了的雨水使顶楼天窗蒙上一层深绿色的暗影。卡洛斯三世^①的雕像矗立在大厦的最高处，沐浴在蓝色、透明的大气层中。围着铁栅栏的阳台上传来了勤劳的人们的喧嚣声，喊叫声，低沉的歌声以及忽而响起忽而停止的剪刀的金属磨擦声。

作坊最早下班的女工们纷乱地从宽敞的大门里蜂拥而出，她们穿着印花裙子，卷起袖子的健壮胳膊上挎着篮子。她们像麻雀一样迈着细碎急迫的步子。女工们互相大声招呼着，在门前冷饮摊中间有限的空地上三三两两地凑在一起，空地上国民卫队的士兵也在那里走来走去。

雷多尔站在格洛列塔人行道上，报贩在周围喊着卖报。他被卖香烟女贩的喊叫声吸引住了。这些女人前额上蒙着白色的头巾，样子有些不大顺眼，像是些不虔诚的修女。许多卖香烟的女贩从头到脚地打量着男人们，仿佛要用她们的目光去剖析他们的一切。

雷多尔看到罗塞塔，她离开一群女工向他走来。罗塞塔的伙

^① 卡洛斯三世(1716—1788)：西班牙国王。

伴们在等待着另外作坊的工友们，她们还要等几分钟才能下班。雷多尔要回家去吗？好吧，那你们就一起走好了：对于罗塞塔来说，她才不愿意等人呢。

兄妹俩沿着格拉奥镇的大路走着。雷多尔沉默不语，努力地跟上那个脚步急促的机灵姑娘。她迈着矫健的步伐，身子优美地摆动着，裙子飘舞，像赛艇上的一面旗子。

哥哥要帮她提篮子。不过，谢谢。她挎篮子是那么习以为常，如果没有它，还简直迈不开步哩。

还没有走到马尔桥，船主就讲起了他的“五月花”渔船，为了这条船，他甚至把多洛雷斯和他的小巴斯夸莱特都抛到脑后去了。

第二天拖网渔船的捕鱼作业即将开始，所有渔船都要出海。现在该是他的船大显身手的时候了。没有一只船能比得上它！……前一天，黄牛已经把它拖到水里。现在，它停在海港上，和其他渔船混杂在一起。然而，它是多么不寻常啊！它是那样引人注目，就像一个城里的小姐站在海滩上一群破衣烂衫的女人中间。

为了买齐设备，雷多尔已经到巴伦西亚去过了。他拿出一个杜罗来打赌，说卡瓦尼亚尔所有的富豪，那些没有冒任何风险却吃着上等鱼的老爷们也拿不出一条像他那样漂亮、时髦的渔船。

但是，凡事都得有个限度，尽管雷多尔是那么起劲，对那条新船的好话也终于说尽了。当走到费格特斯砖窑前，他已经没有言辞了，只是倾听着罗塞塔对厂里一些狠毒的女工头的埋怨。

一旦她们要存心欺侮一个女工，她们便能随便找岔，只要走出车间大门，就揪住人家的头发。好在她和母亲靠这点钱也能糊

口了，可是，唉，别的女人是够受的了！为了养活自己游手好闲的丈夫和一窝子从来没有吃过饱饭的孩子，她们不得不像黑人一样去干活……

有些女人一面过着穷日子，一面居然还有情趣去开玩笑，这简直难以想象……这个一向严肃、正派、令人难以接近的金发少女是在海滩上无赖的包围中长大。现在她用最不堪入耳的措词给她哥哥讲了一件粗俗的事情，像一个无所不晓的女人一样。她的舌头是那样灵巧，那些最难出口的话语好像毫无阻挡地从她那朱红的嘴唇里滑了出来。事情是这样的，她的一个车间的工友，一个不要脸的女人，因为断臂而不能干活。这胳膊是她丈夫打断的，因为她的相好被丈夫抓住了。多丢人哪！这个婊子都有四个孩子了！……

雷多尔冷笑了一下。“一只胳膊断了！妈的！打得好。不过，他觉得这还不够，对那些不正派的女人就得厉害点！和这样的女人生活在一起真是受罪。像他那样娶了个正直的女人，有个和睦家庭的男人该怎样感谢上帝呀！……”

“是的，他是幸福的，他应该感谢上帝。”罗塞塔一边讲着这番话，一边以怜悯而讥讽的目光把他从上到下打量了一番。这带刺话语太含蓄了，使雷多尔没有觉察出来。

雷多尔的脸色似乎为之一变，他对那个不相识女人的越轨行为感到义愤，对那个素昧平生男人的不幸寄予同情。这种卑鄙行径他是不能容忍的。一个男人流尽血汗干活，养活他的女人和孩子，可是一到家却看到自己的女人在搂着她的情夫。坦率地说，对这种事儿是不能留情的，要叫这样的女人去终身服苦役。正如他经常说的：“这是谁的过错？先生们，这是女人的过错，是那些活在世界上让男人堕落的该死的女人的过错，事情就是这样……”

但是话一出口，他又后悔起来，赶快去纠正，说他的多洛雷斯和罗塞塔并不在此列。

但是，这样说仍然无济于事，他妹妹看到有利于她和她母亲的话题已经开始，便悻悻然地唠叨起来，她柔和的嗓门愤怒地颤抖着。“男人，哼！简直不是人！他们是万恶之源。正如妈妈和她说过的：男人不是无赖就是白痴。他们，只有他们应该对女人的行为负责。他们总是去引诱单身的女人。她可以肯定这一点。因为，如果她是个傻瓜而信赖某些男人的话，天晓得她现在会落到何等田地。如果有夫之妇偷情，那也是男人的过错。有些男人自己是流氓，自然也拖着女人下水，另一些男人是白痴，是瞎子，他们没有及时采取措施。托纳特不就是明证吗？仅仅为了报复丈夫的肮脏行为，罗萨里奥不就有充分的理由变成一个行为不端的女人吗？……她不想去举那些傻男人的例子。在卡瓦尼亚尔，应该对自己女人越轨行为负责的丈夫是屡见不鲜的。”

罗塞塔一面讲一面下意识地用一种奇特的神情瞟了哥哥一眼。尽管妹妹声色俱厉，雷多尔也只是向他妹妹投来询问的目光。由于对自己女人的无限信任，他立刻又处之泰然了。对妹妹讲的一切，他只是心平气和地提出了异议。

算了吧！人们说话总是言过其实，村里到处是嚼舌头的人。这些人随便张扬别人家里的事，把女人的幸福和丈夫的尊严当作笑料，对那些和睦的家庭说三道四。不过，这一切充其量只是开开玩笑而已，并不怀什么恶意，就像神父圣地亚哥说的，他们缺乏宗教教养。就拿他雷多尔来说，如果他要去理睬那些说闲话的人，他就无法过安生日子了。不是也有人不怀好意对他的多洛雷斯议论纷纷吗？那么，她和谁呢？先生们……你说她和谁？……说来真使人毛骨悚然，和他的弟弟，就是托纳特。天哪，这不是

笑话吗？那个把多洛雷斯当作母亲尊重的托纳特，那个为他家增光的如此贤惠的妻子，能做出这样的事来吗？这谁能相信呢？托纳特无辜遭冤……

雷多尔对这些流言感到有些厌烦，虽说如此，他还是笑了，脸上仍然露出那副一个虔诚教徒充满信心和毫不在意的神情，但是，他这个教徒，就是当地圣母显灵也难以帮助他了。

罗塞塔放慢了脚步，牢牢地盯着他。她那双深邃的大眼睛打量着雷多尔，仿佛怀疑那笑声并非出自内心……然而，毋庸置疑，那笑声是自然的，那个大傻瓜没起半点疑心。

雷多尔对多洛雷斯如此信任，终于燃起了罗塞塔胸中的怒火，她不顾一切地从舌头上蹦出来一些话语。“我已经说过了：男人除了无赖，就是白痴。”她用眼神似乎告诉哥哥，他就属后者。

那个笨拙的汉子终于意会到了什么。谁是白痴？他雷多尔吗？罗塞塔知道了点什么？……好吧，就请讲出来……把事情讲清楚。

他们走了足足有一半路程，已经过了十字路口，两人在路口的台阶前停留了片刻。雷多尔脸色煞白，他的嘴咬着自己的粗手指。那是水手的手指，又圆又秃，长满了老茧，指甲已经磨损。

“好吧，你把话说明白。”但是，罗塞塔没有开腔。她看到哥哥有些不安。她害怕自己扯得太远。她那善良少女的心不允许她这样做，而且，当她看到雷多尔面色苍白，一向忠厚的脸上现出痛苦的表情时，她懊悔莫及。

不，她什么都不知道，只是听到镇上的风言风语，如此而已。不过，为了避免别人的闲话，雷多尔应该叫托纳特尽量少到自己

家里去。

刚才的激动仿佛在他胃里燃起了一团烈火，雷多尔在路口喷泉边停了下来，一边听着罗塞塔，一边猫着腰，咕嘟咕嘟喝起泉水来。

雷多尔继续赶路，嘴上流着水珠，他用满是老茧的双手擦拭着。不，他永远不会冷落他的托纳特。人们是那样的不明事理，难道这是可怜的托纳特的过错吗？把他拒之门外，就等于把他推向歧途。如果说他那个糟糕的脑袋瓜渐渐地有些开窍，那正是多洛雷斯苦口婆心、良言相劝的结果。这个可怜的女人，很多人由于妒忌而痛恨她。对，就是因为妒忌。

说到这里，他有意加重了自己的语气，脸上表情仿佛在说罗塞塔也包括在内。

让她们去讲好了！讲累了就会不讲了。只要他雷多尔心安理得，他就可以对别人的闲话一笑置之。从感情上说，托纳特就像是他的亲儿子。往事萦绕在他的脑际，就像昨天刚刚发生过一样，他照看着弟弟，和他同舱睡觉，他宁可自己蜷缩成一团，也要把床上最好的地方让给弟弟。往事岂能轻易抹掉……甜蜜的日子容易忘却，那些在酒馆同饮共欢的朋友要在记忆里一笔勾销是很容易的，但是，对那些忍饥挨饿的日子，天哪，那对患难兄弟是无论如何不能把他忘怀。可怜的托纳特，他雷多尔要拯救这个值得同情的误入歧途的人。不看着托纳特成为一个有用的人，雷多尔决不会罢休。人们想到哪里去了？……托纳特是一个畜生，不过，他也是一个胸怀开阔的人……

雷多尔使劲捶着自己那结实的胸脯，使它像鼓一般地响着。

兄妹俩默默地走着，足足有十多分钟没有说一句话。罗塞塔正在为引起那样的谈话而后悔。巴斯夸尔低着头若有所思，有

时皱起眉头，紧握拳头，仿佛有一个可怕的念头向他袭来。

他们到了格拉奥，穿过大街，向卡瓦尼亚尔方向走去。

雷多尔终于说话了。他需要使自己的头脑冷静下来，驱散那些痛苦的念头。痛苦的思绪笼罩着他，他的前额不断地挛缩着。

总而言之一句话，罗塞塔，但愿她说的那一切都是人们的玩笑。因为，如果有一天证明那是真的，基督啊！村里人就谁也不会把他当人看了。有时候，他自己怕起自己来。他是一个随和的人，总是避开纷争。在海滩上，他常常把自己应得的那份让给别人，因为他是个父亲，他不想让别人把他看成一个小市民。但是谁都不能动一动他那完全属于他的东西，那就是金钱和他的女人。当他想起那次从阿尔及尔走私回来时就不免有些后怕。一旦他被缉私船赶上，除非他被人家打倒在那些是他的财产的货包上，不然他就要手持弯刀，站在桅杆下面，以砍杀进行抵挡。至于多洛雷斯，有时他看到她是那样的温顺和美丽，她的太太的风度使他打心眼里感到乐滋滋的。他曾经想过——干吗不说出来呢？——他想过可能会有人把她从他手中夺走。那时候，天哪！到那时候，他要把那个人捏成肉饼，像条疯狗似地跑到街上去咬人。是的，他雷多尔就是那样一条温顺的狗，但是，如果把他惹急了，他要么把整个世界毁掉，要末死在别人手下……还是不要去惹他，不要破坏他的幸福，那是他靠了自己的劳力得到的和维持的。

巴斯夸尔打着手势，眼睛却盯着罗塞塔，仿佛她就是那个可能把他的多洛雷斯夺走的人。但是，他突然不作声了，脸上露出了烦恼的表情，他怕在这个激动的时刻说得过多。现在他反而讨厌罗塞塔站在他的面前，他们可以分手了。罗塞塔向海滩的平底船走去，向妈妈问好呀！说罢他回到了家里。

夜深了，这次和罗塞塔相遇的印象还铭刻在雷多尔的脑际。但是，当“五月花”的水手们前来见他、听他的吩咐时，他把一切都忘了，完完全全的忘了！

托纳特站在了他的面前，但是，他没有丝毫激动的样子，他觉得这恰好说明那一切都是虚构，他的心平静得如同一潭死水，然后便一切不复存在。

谈起第二天出海的事，他把一切诸置于脑后。“五月花”和他租来的另一条船配成了一对。愿上帝保佑，他即将再造一条像“五月花”一样的渔船。

在水手中间有一个人，雷多尔对他言听计从，他的话仿佛天启神谕。这个人就是巴蒂斯特大叔，他是卡瓦尼亚尔最老的渔夫。他在海上渔船的熟羊皮棚里已经度过了七十个年头。从他那散发出烟草味的黑嘴巴里吐露出来的是种种实际的忠告和海上的预言。船主雇用他，并不是看上他瘦弱的胳膊能帮助作业，而是看上他对沿海有着准确无误的了解。

从圣安东尼奥角到加耐特角是一个形同大广场的巴伦西亚海湾。在这里，巴蒂斯特大叔没有不知道的深潭和旋涡。如果他变成一条鱼的话，他在水下遨游，时刻都知道呆在什么地方最适宜。那片对别人来说是神秘莫测的水面，可是他能毫不费力地了解它，猜出海底的一切。

巴蒂斯特大叔坐在甲板上，好像觉察到海底地面的起伏。他只要看上一眼，就知道渔船是航行在深潭上面，还是航行在被称做水下石林的神秘的座座山丘上。这地方，渔夫们由于害怕总是躲开，因为他们的渔网经常被挂住撕成碎片，然而他却善于在木拉尔斯·德·孔费特，拉巴雷塔·德·加萨雷特和拉洛加·德·埃斯皮奥卡之间蜿蜒曲折的深海的狭窄航道里捕鱼。他在这些迷

宫里拖着渔网，既碰不着那险恶的“山峰”，也遇不着成堆的海藻。因为“山峰”会把鱼网撕碎，海藻会把渔网填满，导致渔夫一无所获。在茫茫的黑夜里，离渔船几米外就什么也看不见了，船灯的光亮被漆黑的海水吞没。这时，他只要用舌头舔一舔渔网带上的污泥，便能准确地说出所在的地方。简直是个神奇性的人物！他的七十年就像在水下同羊鱼和章鱼一起度过的。

除此之外，他还知道很多同样有益的事情。比如说吧，在鬼出门的日子出海捕鱼，那就要冒着网里捞起死人的危险；要是每年在节日里帮着抬格拉奥镇的耶稣圣像，他就永远不会淹死。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尽管他已七十高龄，身体仍很壮实，况且从来没有离开过大海。在他刚满十岁时，由于他像牛一般拉小拖网，腋窝下就已经磨出了老茧。他不仅做过渔夫，而且十几次去过哈瓦那。他去哈瓦那可不像如今那些同龄的孩子，只是在某个像村子那么大的远洋轮上做侍者或搬运夫就自认为是海上英雄，而他是乘那些注册的比巴尔塞洛还勇敢的双桅小船去的。他们在那些头戴大礼帽、身穿大衣的高贵的老板们指挥下运酒去古巴，从那里带蔗糖回来。除非世界毁灭，船上总是在格拉奥镇的耶稣圣像面前点着一盏小灯，日落以前是从来不会停止祈祷的。

如今时代不同了。人们比以前聪明多了。巴蒂斯特大叔挤动着那张布满皱纹的脸和可敬的小山羊胡子，申斥如今人们对神明的不敬和狂妄，话语里还夹杂着面对船头和舱面发出的誓言：我要与你同命运，与大海共呼吸。

雷多尔十分满意地听他说着，他在这个老人身上看到了他从前的师傅博拉斯卡大叔。再说，他一边听他讲，一边想起了他的父亲。其他船员，托纳特，两个水手和一个见习水手都在讥笑这

位老人，认为他已成为海上的累赘，堂圣地亚哥神父给他在教堂保留了一个执事的位置，这激起了老人的恼怒。

他妈的！他们出海时见到的那个人就是圣地亚哥神父。他不止一次想称他们为胆小鬼。

第二天，整个茅屋区全动起来了。晚上，拖网渔船载着那些艰难谋生的渔民出海了。

威风凛凛地出海，虽说年年习以为常。然而，尽管这样，大部分女人，一想到从那时起，一直到来年春天都要过好几个月担心受怕的日子，就深感不安起来。为了作最后的准备工作，忙得不可开交的船主们来到港口检查自己的船只。他们绞动滑车，卷起粗大的绳索，扬起了帆，又放下去，敲敲船底，查点着备用的帆布和绳索，清点筐子，重新查看鱼网。然后，把他们的证件送到港务处去，让那些傲气十足的板着脸的先生们签发。

中午，雷多尔回家吃饭的时候，在厨房里看到托娜太太一边抹泪一边和多洛雷斯在说话。

老太太的膝盖上放着一个小包，她一看到儿子就怒气冲冲地骂将开来。

他简直不像一个父亲。人家告诉她，她的孙子小巴斯夸莱特要到“五月花”这条船上出海去当学徒。这可万万干不得呀，一个八岁的孩子，本该扯着妈妈裙子打转或者至多也不过是在奶奶的小酒店里玩耍，如今却要像成年人那样去出海，去从事繁重的力气活，谁知道还会不会再出点别的更坏的事！……

她反对，孩子不应该去受那样的苦。既然妈妈不吭气，那一定是爸爸出的那个荒唐主意。她这个当奶奶的，当然应该挺身而出干涉这件事。她要把小孙子带走，以避免发生这样的罪过。“小巴斯夸莱特，奶奶在叫你呢！”

但是，这个鬼东西，穿着一身黄法兰绒新衣服，赤着脚，为了显得更有“气派”，腰带一直缠到胸部。黑色的帽子压着耳根，胀鼓鼓的罩衫像气球一般。他大摇大摆地学着巴蒂斯特大叔粗俗的神气，向奶奶做着鬼脸，以此来报复奶奶不让他出海的侮辱。

小巴斯夸莱特不想回到海滩上的小酒店去。奶奶可以把点心收起来。他是个男子汉，他要出海，到“五月花”船上去做另一名学徒。

父母亲看着孩子的恶作剧笑了，巴斯夸莱特这个鬼东西！雷多尔拼命吻着他的脸，恨不得把他吃了。

托娜太太仍在嘤嘤啜泣，仿佛她看到小巴斯夸莱特就要死了。但是，孩子的爸爸生气了。不哭不行吗？再这样人家会以为送孩子去死呢……这有什么了不起啊？巴斯夸莱特出海，就像他父亲和先辈们出海一样。难道奶奶希望他成为一个游手好闲的人吗？他雷多尔却要他成为一个勇敢、勤劳的人。不要怕大海，那是生活的源泉。如果将来他一旦死去，这对孩子是一次很好的锻炼，这再好不过了。孩子这次出海，不会有什么生命危险。相反，他将会懂得渔船是怎么回事，这就谁也不能欺骗他了。不幸的事儿人人都可能会遇到，但是不能因为他的父亲巴斯夸洛大叔像众所周知的那样死去了，妈妈就认为所有渔夫都得淹死。“好了，……别哭了，别哭了，不要让人家笑话！”

然而托娜太太却仍然止不住自己的泪水。这一家人都中邪了。该死的大海在引诱他们，要把他们全家都毁掉。她不能太平平过日子。她晚上做了多少恶梦呀！想到儿子的危难，她已经忧心如焚了。现在似乎还不够，孙子也要出海。

雷多尔对母亲的唉声叹气却无动于衷，他坐到桌子上热气腾

腾的饭锅前面。老太太真是瞎操心！……吃饭吧，巴斯夸莱特！……父亲要叫他成为卡瓦尼亚最好的水手。为了开个大玩笑，雷多尔想知道母亲的小包里藏的是什么东西。

托娜太太不禁失声而哭。那是一件十分不吉祥的礼物。恐惧使她不能成眠。前一天晚上，她用仅有的一点积蓄给儿子买了一件礼物：一件救生衣。那是通过一位好友向一艘英国轮船的机械师买来的。

托娜拿出了一个里子是鳞状软木制成的肥厚的盔甲，它可以非常巧妙地折叠起来。雷多尔笑眯眯地欣赏着它。这东西真不赖。人们真有办法！过去他听说过这样的救生衣，现在自己也有了一件，真是高兴。尽管他游水像金枪鱼一样，不需要任何“服饰”。

看到这件礼物，雷多尔乐得像个孩子。他停止了用餐，试起了救生衣。那个又肥又厚的救生包使他变得像只海豹，呼吸局促，他禁不住失声而笑。

“谢谢，有这个东西就不会淹死了。不过它会把人给憋死的。我将把它带到船上。”雷多尔把那副盔甲扔到了地上。小巴斯夸莱特把它捡了起来，费了好大的劲他才把自己塞进了救生衣，露出了脑袋和四肢，活像一只缩在甲壳里的乌龟。刚吃完饭，托纳特就来了，他的一只手上缠着破布，说是刚起床就被砸了一下，他说得那么玄妙，哥哥不想再问什么，甚至多洛雷斯那奇特的眼光也没有引起他的注意。说不定这个疯子搞了点什么恶作剧，也许又在酒店里打了架。

一只手已经受了伤，在船上他就什么也干不了啦。他应该留在岸上。两天以后哥哥再来接他上船。如果鱼情好的话，雷多尔认为这第一次出海有两天也就可以回来了。

雷多尔平心静气地讲着，为他弟弟不能随“五月花”船出海惋惜。这时托纳特和嫂子都低下了头，互相避开对方的目光，仿佛感到害羞似的。

下午，太阳西斜的时候，拖网渔船的出海准备工作开始了。

一百余条船在码头前面排成两行，桅杆倾斜着，像是一支向大家致敬的长枪队。船身不停地上下颠动，煞是好看。这些有着古代桨船粗笨外形的渔船，使人想起了阿拉贡^①浩浩荡荡的海军。那是一些小船组成的舰队，在罗杰尔·德·劳里亚^②的指挥下，威震地中海。渔夫们一组组地站到一起，背着换洗衣服，神情坚定自如，好像当年成群结队去征服希腊的加塔卢尼亚的雇佣军，到萨洛乌海滨乘着同样的或较次的船去征服马略卡岛，这样的大队人马，登上那样粗劣的渔船，有一种传统的意味，它使人想起了中世纪的海军。阿拉贡那些船只，它们的三角帆不仅使安达卢西亚的摩尔人闻风丧胆，就连希腊美妙的、蔚蓝的天空在它面前也变得心惊胆战。

全村人都到海港上去了。妇女和孩子在码头上奔跑着，从那些纷乱混杂的桅杆、绳索和纵横交错的船身中间寻找着亲人的船只。渔民们成年累月这样奔向茫茫的大海。这是冒着危险去向那神秘莫测的深海索取面包。这大海，有时顺从地让他们从自己身上取走财富，有时则愤怒咆哮，以死亡来威胁那些勇敢的阿拉贡人。

沿着把渔船和海岸连在一起的倾斜的木板，那些赤足、穿黄短裤、有着一张黝黑脸膛的渔夫一个接一个地上了船。这是一群

① 西班牙古代王国。

② 罗杰尔·德·劳里亚（1250—1305）：意大利海军上将。曾为阿拉贡的佩德罗三世和哈伊梅二世服务，在意大利和加塔卢尼亚打败法国海军。

生在海滩、死在海滩的不幸的人，他们唯一熟悉的世界就是那无边无际的蓝色海洋。这些被海上的危险折磨得像野兽、也许被这危险判了死刑的人们，他们出海是为了另一些人，使这些人能在自己雪白的餐桌上摆满散发紫罗兰味、有着珊瑚首饰形状的红白软体动物和浇着美味酱油的鲜嫩的鱼块。穷苦人出生入死为的是满足富贵人的贪欲。

黄昏将尽，夏末的大蚊子在阳光照射着的大气里嗡嗡地叫着飞来飞去，宛如金光闪闪的火花。大海在港口外边安静地伸展开来，直到和天际连在一起。在分水线上，蒙戈山峰像一块模糊的云显现了出来。

人们不断地上船，那密密麻麻的船队吞噬着一批又一批的人。女人们兴致勃勃地谈论着天气，这次渔汛，盼望能捕到大量的鱼；她们满怀希望地谈到在整个捕鱼旺季中，家里将有充足的面包。见习水手赤着脚在码头上跑着，身上散发着刺鼻的沥青的臭味。他们正在忙着完成船主最后嘱咐的事，那就是把硬面包和酒桶装到船上去。

夜幕降临。所有的人都上了船，总共是一千多人，只待港务局先生们签发证件就可以出海了。拥挤在码头上的人群，等得有点不大耐烦，就像戏剧推迟演出时的观众一样。

在出海仪式上，有这样一种风俗习惯。不知从哪年哪月开始，当拖网渔船下水时，全村的人都要出来观看，并辱骂出海打鱼的人。当渔船离港时，水手们和拥挤在防波堤上的人们互相对说俏皮话，开着令人毛骨悚然的玩笑。一切都是出自好心，没有半点恶意。风俗本身就证明了这一点，因为对那些把妻子孤单单地丢在家里而自己却无牵无挂出海捕鱼的……男人们说几句逗乐的话还是很有意思的。

这个风俗由来已久，以致一些渔夫提前作好了准备，把一筐筐鹅卵石放在船上，以使用洁净的石块来回答那叫骂连天的离别。

这是东海岸一种特有的粗野娱乐。在这里，玩笑总是以一种最纯朴的方式围绕着丈夫的宽容和妻子的不忠来进行的。

码头周围一盏盏路灯像个火环，陆陆续续地点燃了。港口平静的水面上闪烁着玫瑰色光彩。轮船上信号灯在桅杆顶上高高挂着，宛如绿色和肉色的星星放着异彩。天空和水面都变成了灰色，一切景物都像是黑色的斑点呈现了出来。港口、村庄和轮船仿佛是画在一张大灰纸上的水墨画。

就要出海了！……船帆升起了。港口的灯光投射在夜空里，仿佛是一块块展开的黑绸纱，又像是黑蝴蝶那灵巧的翅膀。

小无赖们已经占领了防波堤的最高处，他们在那里向出海的人们致敬。这些小鬼们将闹个痛快！他们必须躲藏好，免得被飞来的石块击中。

第一对船启航了，风还不大，它们平稳地前进着。在加快航速之前，像两头懒洋洋的公牛在走动。黑夜里，人们辨认着一对对的渔船和船上的人们。

“再见！”水手们的妻子在喊叫着，“一路顺风！”

但是，无赖们大喊大叫起来，声音既可怕又庸俗。瞧他们的嘴巴多灵巧！就是在他们身后的那些女人也都狂笑起来，她们对俏皮话是很感兴趣的。这真像狂欢节上粗鲁的辱骂，有真话，也有谎言。

“畜生！比畜生还畜生！居然把老婆一个人丢在家里一门心思去捕鱼……神父将陪伴她们。哞哞哞！哞哞哞！……”

他们模仿的黄牛叫声夹杂在人群中爆发出的阵阵大笑之中。

因袭这个荒唐的传统，用这样的辱骂来送别一些可能就要碰上死神的男人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了。那些挨骂的人也在笑着。为了把这粗野的玩笑开下去，他们把手伸进了预先放好石头的筐里。于是鹅卵石像子弹一般呼啸起来，打到遮着那群厚颜无耻的无赖们的岩石上。

像群魔乱舞一样，每当一对船通过两道防波堤驶出内港时，那两群密集的魔鬼们便又嚷又骂起来。

当防波堤上人们嗓子已经嘶哑，哞哞的“黄牛”叫声也因疲倦而停止的时候，那些出港的渔船上便又有人挑衅。他们的“成对”渔船如果静悄悄地出港，水手们便会感到浑身不舒服。于是，总会有个俏皮的水手喊起来，矫揉造作地问道：“哎，怎么啦？你们不对我们说点什么吗？”

啊，哪还能不说呀！这样，那接连不断的畜生畜生的骂声又震天响了起来。骂声有时被见习水手吹海螺的声音打断，这海螺号声在黑夜里是用于自己的一对船只互相辨认，以便一起航行，同时，它又是一种神秘的暗号，以避免和其他驶向同一方向的船只混同。

多洛雷斯站在一道防波堤上，不顾石头飞来，几乎和喊叫着的杂乱的人群站到了一起。她的女友们害怕石块落到自己身上，都躲到了后面，只有她一个人站在那里。一个人，不行，有一个男人装得没事似地慢慢靠近了她，直到几乎贴近了她的脊背。

那是托纳特。漂亮的姑娘感觉到脖子根后面有她小叔子的呼吸，她颈背的毛发被火热的呼气几乎吹得竖了起来。多洛雷斯回过头来寻找着托纳特那双闪烁着痴情火焰的眼睛。对这无声的爱慕，多洛雷斯报以微笑。

她觉得身上有一只热情的、敏捷的手在抚摸着，这就是那只

托纳特在几小时前声称稍一动弹就疼痛难忍的手。

两个人的目光表示着同一个心意，他们终于有了一个自由的夜晚，再也不是提心吊胆冒着风险匆匆相会了。他们两个人，整夜只是他们两个人，然后，第二个晚上，第三个晚上，……直到雷多尔和他儿子回来为止。托纳特就要像家里的主人躺在另一个人的床上了。

这种意味着对哥哥背叛的罪恶的享受、爱情、可怕的淫荡，使得他们不寒而栗。他们把身体紧紧地贴在一起，肌肉完全像野兽似地颤抖着，仿佛那无耻的相爱使他们的感情更加炽热。

一群孩子的叫喊声使他们从爱情的沉醉中苏醒过来。

“雷多尔！雷多尔来了！……这就是‘五月花’！”

那最热闹的场面给可怜的巴斯夸尔留着呢！喊叫的已经不只是孩子们了，留在岸上的几个男人和仇恨多洛雷斯的一群女人也和那些已经把嗓子喊哑了的无赖们一块喊叫起来。

“畜生！当你回到岸上的时候，你就得像斗牛士那样拿着披风向他走去。”人们从内心发出这样的骂语，甚至还有比这更难听的，他们似乎知道一定会击中要害似的。对巴斯夸尔，他们可不是说着玩的，他们讲的是真话，句句是真话。

托纳特浑身哆嗦，他真害怕这些不讲理的人会说更加唐突的话语来，但是，那个厚颜的、胆大的多洛雷斯却实实在在地笑着，好像她那个大肚子汉受到的雨点般的辱骂使她十分开心。这才称得上是帕埃利亚大叔的女儿呢。

“五月花”缓缓地驶过两道防波堤之间的水面，从船尾传来了船主快乐的声音，他对自己受到的异乎寻常的欢呼感到满意。

“喂！说下去！说下去！”

这就把人们激怒了，什么，还要他们说下去？那么好吧，在

离托纳特和多洛雷斯很近的地方响起了一种声音，回答雷多尔，那回答震撼了这对情人。

“你这个畜生最好还是老实一些，放心地去捕鱼吧！你的弟弟托纳特会陪伴着多洛雷斯和安慰她的。”

雷多尔撒开了舵轮，忽地一下子站了起来。“畜生！”他吼叫道。“猪猡！……”

“不行，这样可不行。和他雷多尔开开玩笑没关系，但是，别把家里人牵进去，那真叫人讨厌……简直不成体统。”

第九章

那一年，上帝保佑了穷人。

在渔船出海两天之后的一个下午，卡瓦尼亚尔的那些可怜的女人聚集在海滨时说了这样的话。

一对对拖网渔船乘风归来，无数白帆成对地漂在水面上，好像用一条带子系在一起的对对“鸽子”越驶越近，使笔直的地平线变成了锯齿形。

就是村里年纪最大的妇女们也不曾记得有过那么好的渔情。天哪！大群大群的鱼儿就像是在水里耐心地等待着鱼网，并且心甘情愿地钻进去，使渔夫们的生活不致如此贫困！……

沙滩上摆着一个一个大竹筐，里面装满了各种各样美丽的猎物：硬邦邦的羊鱼，蜷缩着淡红色的脊背，在垂死地呼吸着；粘滑的枪乌贼和章鱼抽动着杂乱的触须在绝望中缩成一团；舌鳎又扁又薄，像一只只鞋底；鳕鱼则抖动着它那满身闪光的粘液。超出这一切之上的，则要数最珍贵的海货——龙虾了。那一年，这玩意儿多得惊人，全身亮晶晶的，像玻璃一般透明，在黑色的鱼筐里，它那珍珠母的色调则显得更加鲜明。

渔船收起了大帆，在离海岸几米远的地方摇晃着。

每当一对渔船到来的时候，人们就簇拥到浪涛跟前。妇女们

飞跑着，污垢的夏布裙飘舞起来。她们梳着墨杜萨^①式的头发，涨红了脸，互相对骂着，争着要买船上的鱼。水手们从船上跳下来，蹚着没腰深的水，把满筐满筐的鱼运到岸上，还没等他们的脚丫子踏上沙滩，船主的妻子们就把鱼拿过去卖掉了。

海岸和渔船之间的水面像一块陆地，人们熙来攘往。受船员的指派，见习水手肩上扛着水罐走了过去。船员们已经喝腻了罐里几经温热的水，希望喝到加斯河的清涼泉水。在场的姑娘们，大胆地挽起她们破旧的裙子，把咖啡色的双脚伸进海里，走到渔船边，去捞一点小鱼。有几对拖网渔船不得不在那里搁浅，一直等到第二天。为了把渔船拖出来，渔民会的黄牛要下到大海里去。这些美丽的黄色或白色的动物又肥又大，仿佛是古代巨象，它们慢腾腾地、神气地迈着步子，臃肿的颌下肉摇来摆去，像罗马贵族一样趾高气扬。

这一双双黄牛踩着泥沙，把那些最大的渔船一口气拖出大海。牵牛的切帕^②是一个瘦弱多病的男孩，有一张老太太的脸。这个小怪物，你说他有十五岁也可以说，有三十岁也行。他裹在一件黄色雨衣里，下边露出一双红褐色小腿。随着这双腿的屈伸，透过皮肤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他腿上的骨节和韧带。

黄牛把渔船慢慢地拖出大海，渔船周围有一群穿着破衣烂衫、头发蓬乱的无赖在喧闹。他们像是护卫船只的海上女神和人面鱼身的海神，半个身子露出水外，叫嚷着要求扔给他们一把碎鱼。

海滨上形成了一个鱼市，人们喊叫着，一面打着手势，一面

① 墨杜萨：一译美杜莎。希腊神话中的怪物。原为美女，后因触犯女神雅典娜，头发变为毒蛇。谁看她一眼，谁就立刻变成化石。

② 西班牙文“Chepa”音译，意为“驼背”。

咒骂，就这样来做交易。

渔船的女主人都站在装满各种鲜鱼的柳条筐后面讲着价钱，和那些声嘶力竭地叫嚷着的人们争吵着。这些买主第二天将把鱼送到巴伦西亚去出售。当按阿罗瓦^①算帐的买卖作成的时候，辱骂便愈发激烈起来。争论着鱼的大小。用绳索吊起两只筐子，再加上几块大鹅卵石，这样，一杆秤便作成了。这时，总是会有个村子里书香门第的孩子自告奋勇为女主人作书记官，在一张纸上记着帐目。

装满鲜鱼的双耳筐，被买主的脚蹬得转了起来，海滨的无赖们贪婪地注视着它们。掉出筐外的鱼便马上不翼而飞，仿佛被海滩吞食了。那些从巴伦西亚赶来欣赏鲜鱼的有钱人，被云集的人群拥挤着，几乎被踩到了脚下。这人群仿佛是龙卷风激起的水柱，每当一只渔船到来时，他们就变换一下位置。

多洛雷斯正在最得意的时刻。每当她作为一个平庸的鱼贩在海滨买鱼时，总是想着要成为一个女船主，以便和那些贫贱的大喊大叫的人群争个高低，凌驾于他们之上。如今她的宿愿终于实现了。她骄傲地用她那漂亮的鼻子吸着气，傲然地站在刚刚从船上卸下来的鱼筐中间。托纳特则照管着过秤和记帐。

“五月花”摇摇摆摆，几乎在浅海搁浅，它在等着黄牛把它拖上岸来。

雷多尔正在帮水手们收帆，有时停下来看着妻子和别人争价，一旦定价之后，便让她的小叔子记在纸上。她简直像皇后！一想到他的多洛雷斯之所以有今天应归功于他而不是别的什么人时，这个可怜的汉子心里就泛起了无限的喜悦。

^① 西班牙重量单位，一个阿罗瓦约等于十一公斤。

船头上站着他的儿子巴斯夸莱特。孩子日益衰弱的身影仿佛是装饰船头的怪像。他打着赤脚，满身污垢，衬衣从短裤里抽了出来，后襟随风飘起。他的浅红色肚皮完全暴露在外面，像一尊陶制塑像的肚皮。海滩上的许多可怜的小偷们伫立在“五月花”前羡慕地注视着它。这些人身上几乎一丝不挂，海风把他们的皮肤吹成了古铜色。他们干瘦的四肢告诉人们，咸鱼提供给他们营养是多么可怜。而雷多尔是多么走运啊！他装来满船龙虾，卖两个比塞塔一磅……真赚钱啊！真赚钱啊！穷人们眯缝着眼睛，仿佛看到了一堆令人眼花缭乱的比塞塔。

切帕牵着他那一对健壮的黄牛来到海岸，“五月花”的龙骨在下面滚木上滑动着，发出吱吱嘎嘎的声响。它被拖上了岸。

雷多尔已经离开了他的渔船，站到了多洛雷斯面前。雷多尔看着她那提起四个角的围裙鼓鼓的，仿佛里面大把大把的银币就要把它撑破了，他傻笑着。这次出海是多么走运啊！这样下去，几次就可以变成富翁了……这样的运气以后还会有的，因为他船上有位老人知道最大的鱼群藏在哪里。

然而，雷多尔却收起了自己的笑容，走过去看一下弟弟的手。手上缠着的破布没有了。弟弟的手已经痊愈了吧？他喜上心头，那么第二次出海时托纳特可以上船了，他将会看到那是多么有意思啊！真是令人高兴，满网满网的鱼可以轻而易举的打上来。他想第二天破晓就出海，可不能错过时机啊！

多洛雷斯看到鱼已卖完，便问丈夫是否回家。船主还是犹豫。他不愿意离开船，因为只要他一转身，那些水手们便会钻到酒馆去，何况船在海滩上无人照管是不行的，那里到处都有小偷，他们在窥视着，什么有用的东西都会拿走。他雷多尔有许多事情要做。如果晚上九点钟他还没有回家的话，她就可以关门睡觉了。

接着，雷多尔吩咐托纳特去辞别罗萨里奥，并拿些替换衣服。黎明之前，他得来到海滩，如果来晚了，他雷多尔就不想等了。

多洛雷斯和她的小叔子迅速地交换了一下眼光，然后便告别丈夫，她想把巴斯夸莱特带走。不，孩子愿意留在船上，呆在爸爸身边。最后，那高傲的女人只好独自走了。两个男人注视着她那美丽的身影迈着优美的步伐走开了，渐渐远去，越来越小。

托纳特在海滩上一直呆到黄昏，他和巴蒂斯特大叔交谈，和渔夫们议论这次出乎意料之外的大丰收。当见习水手在“五月花”船上准备晚饭的时候，他便离开了。

当剩下巴斯夸尔一个人的时候，他便把两手插在腰袋里沿着海滩散步，防水短裤呼噜呼噜地响着，发出了干羊皮的摩擦声。

海滩一片漆黑，只是在一些渔船的甲板上闪耀着晚炊的火光。火光前边，不时地掠过水手们的身影。大海几乎看不见了，轻轻地呼啸着，有时闪现出微弱的磷光。远方，从漆黑的陆地上传来犬吠声和某个孩子的歌声。由于距离远，那歌声显得十分微弱。那是见习水手们到卡瓦尼亚尔去。

雷多尔凝望着抹在天际的一条微弱的淡红色的光带，那是在一排遥远的瓦屋顶后边，太阳正从那里落下来。他不喜欢这样的颜色，如他所说，他做水手的经验告诉他，这样的天气是不保险的。

但是，这并没有使他过于担心，他又想起了他的事业和幸福。不能埋怨命运了。他有一个和睦的家庭，一个漂亮的女人，挣来的钱又可以在一年之内建造一条新船，和“五月花”配成对；他还有一个比自己毫不逊色的儿子，他非常喜欢大海，将来会成为卡瓦尼亚尔最优秀的水手。他认为他自己是世间最幸福的人，他

就会像神话故事里的幸运儿那样不愁吃穿、享福一辈子了。

巴斯夸尔一想到自己的幸福便浑身是劲，加快了那笨拙的步伐，高兴地搓着双手。这时他看到不远的地方有个黑影在慢慢地向他靠近。那是一个女人，大概又是一个到船上 come 要碎鱼烂虾的乞丐！上帝保佑，人世间有多少穷人啊！由于他想让所有人都分享他的幸福，便在自己腰带末端摸索着，在那里和小硬币在一起还装着几张卷着的比塞塔。

“巴斯夸尔，”那女人温柔而胆怯地低声问道：“是你吗，巴斯夸尔？”

基督啊！多么叫人扫兴！……她正是罗萨里奥，是他的弟媳妇！她是来找她丈夫吗？那么说这次出海捕鱼是白费口舌了。他弟弟该早就在家里等她吃夜饭了。

但是，当知道罗萨里奥并不是来找托纳特的时候，那个兴致勃勃的船主简直困惑不解了。那么，她来干什么呢？……想和他谈谈？为什么？他感到惊奇。他和托纳特的女人交往很少，有什么事要求助于他呢。不过，好吧，有什么就说什么吧。

雷多尔双臂交叉，注视着他的渔船。在那里巴斯夸莱特和另一个小学徒像是在饭锅前走来走去。他等着那个黑影开口讲话，她低着头，像是被难以克服的羞怯统治着。

好吧！你讲：他正在听。

罗萨里奥仿佛要一下子把什么都说出来似的，她抬起了头，眼里闪耀着神秘的火花，看着雷多尔的眼睛。

罗萨里奥要告诉雷多尔的是，她再也不能忍受了。要知道她和雷多尔两个人都在受着全卡瓦尼亚尔人们的耻笑。

那就说吧：谁被人耻笑？……他雷多尔？……那是为什么？……他想他没有做过任何事能使人家像笑一只母猴似地笑他这个

“五月花”的老板。

“巴斯夸尔，”罗萨里奥用缓慢而有力的声调说道，仿佛她已下了决心要对付一切，“巴斯夸尔……多洛雷斯骗你。”

谁！……他的老婆骗他？……基督啊，哪会有这种事呀！

雷多尔像一头挨了一棒的黄牛，立即把大脑袋低下了，但是他马上又反应过来。这个汉子有足够的信心经受重大的打击。

“撒谎！撒谎！……走开，骗子！”

如果不是黑夜，罗萨里奥大概不敢去看雷多尔那张脸。他跺了一阵子脚，似乎那谗言是从沙子里钻出来的，他要把它跺进去。他挥舞胳膊威胁着，咕哝着，好像疯得就要憋死了。

啊，下贱的女人！她以为人们不了解她吗？……嫉妒，纯粹是嫉妒……她恨多洛雷斯，想用撒谎来毁掉她。她不会照管可怜的托纳特还不够，还要往多洛雷斯脸上抹黑。多洛雷斯是个女圣贤呀！……是的，上帝，她是一个女圣贤，罗萨里奥给她提鞋都不配哩！

“你走开！”雷多尔吼道，“你走开，不然我就打死你。”

尽管雷多尔一边威胁，一边下令叫她离开，罗萨里奥还是一动也不动，她像是对一切都拿定了主意，雷多尔的胁迫也吓不倒她。

“是的，她骗了你，巴斯夸尔。”她以绝望的缓慢的声调说着。“她骗你，这事托纳特要负责任。”

他妈的！连他那可怜的兄弟也给牵连进去了，他气得发昏。那真是弥天大谎，愤怒使他只能重复说道：

“走开，罗萨里奥！你走开，不然我就打死你！”

雷多尔以一种如此可怕的神情讲着这些话，气势汹汹地拼命抓住弟媳妇的手腕，恶狠狠地把她推开。那可悲的女人，从雷多

尔手中挣脱出来，露出惧怕的样子，开始离开了。

但是，在离开之前她说了话。她到这里来是为了雷多尔，为了不让人家再耻笑他。不过，既然他自己心甘情愿，那他就继续当傻瓜吧！

“笨蛋！……蠢猪！”

罗萨里奥这样骂了两句就逃开了。雷多尔双手交叉放在胸前，木然地站在那里。

“哎呀，多么下贱的女人！弟弟找了一个这样的女人是何等的不幸啊！”

雷多尔对自己的发火感到满意。这个嫉妒的女人听了多少胡说八道的话啊！她有可能还会来撒谎的……

他沿着被海浪打湿了的沙滩散着步，有时，他感到他那又肥又大的鞋子里灌进了海水。

想到他刚才事情干得那么干脆，雷多尔感到由衷的喜悦。然而，有一点点什么在他的脑海里和胸口搅动起来，这东西越来越大，卡住了他的咽喉，使他感到穿心似地痛苦。

罗萨里奥讲的话为什么不能是真的呢？……托纳特曾经是多洛雷斯的未婚夫，他就是通过弟弟才认识自己的女人的呀！托纳特和多洛雷斯朝夕相见，一个钟头、几个钟头地单独在一起聊天。多洛雷斯对她的小叔子有着浓厚的兴趣……基督啊！他雷多尔什么也没怀疑过，从没有想过她的不贞……人们会怎么耻笑他啊！

在沙滩上，他愤怒地跺着脚，紧握着拳头，可怕地大骂着。这些咒骂本来是在暴风雨的日子用的。

然而，不，这可不行。那些长舌头的家伙如果看到他这个轻信的小伙子大发雷霆会乐成什么样子呀！总而言之，罗萨里奥给

他说了些什么呢？什么也没说。还不就是他的朋友们经常跟他开玩笑的那些话。……只不过，渔夫们作那些侮辱性的臆测是为了惹他发火，看着他绷着脸开心，而罗萨里奥说那些诽谤的话是存心不良，要使他们夫妻不和。然而，这一切都是瞎说。多洛雷斯对他不忠实吗？……一个那么贤惠的女人，再说，已经有了一个孩子，她是那么疼爱巴斯夸莱特！

这不可能。为了更加确信这一点，为了驱散心头上的压抑的忧伤，雷多尔加快了脚步，由于激动，说话的声调变得那么厉害，以致连他自己都觉得那是从别人嗓子里说出来的。

“撒谎，全是撒谎！”

这使他安静下来。这些话使他感到轻松，他像是用这些话来说服大海，说服黑夜，说服那些目睹了罗萨里奥诽谤之言的渔船。不过，唉！有个魔鬼在缠着他。当舌头在一遍遍地说着“撒谎”的时候，耳朵却在嗡嗡发响，仿佛他弟媳妇最后说的那些话仍然在耳边回响：“笨蛋！……蠢猪！”

不，基督啊！什么事都有可能遇到，而这个是绝不会发生的。当他想到罗萨里奥的那些话有可能是真的时候，他简直起了杀心，这事前几天在格拉奥的大道上他同罗塞塔讲过了。现在，他把托纳特、多洛雷斯，甚至把他的儿子都看成了是可怕的仇敌。

为什么这一切不能是真的呢？……像罗萨里奥这样的女人，如果只是出于嫉妒，她在村子里说多洛雷斯的坏话是可能的。找一个女人的丈夫去讲清楚那可怕的事实，这只能是在完全确信了自己的不幸以后才能做的呀！

雷多尔对自己那么粗野无礼地回答了他的弟媳妇感到后悔，他应该听她讲，应该把那全部痛苦的事实弄清楚。他宁可忍受那

知道了惨痛的事实的最大痛苦，也不愿总是处于惶惶不安之中。

“爸爸……爸爸！”从“五月花”的甲板上传来一个孩子的愉快的声音。

那是巴斯夸莱特在叫爸爸吃晚饭。爸爸回答说他不吃了。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堵着他的嗓子眼，压着他的胃，谁还有心思去吃饭呢？

船主来到渔船跟前，生硬地命令他的水手们，他们可以吃饭了，他到村子里去，如果他不回来的话，他们就睡到第二天黎明出海的时候好了。

巴斯夸尔连儿子都没看一眼就离开了。他像一个幽灵似地径直穿过漆黑的海滩，向村里走去。有时候撞到了旧船上，有时候他那肥大的鞋子陷进了海滨的水坑里。这些水坑是在暴风雨的日子里由海浪冲刷而成的。

当他去找罗萨里奥的时候，他的心情是何等的平静啊！他已经不再听到弟媳妇最后的辱骂声在耳边嗡嗡作响，那使他脑袋感到剧烈的刺痛的思绪也不再翻腾。他的脑壳仿佛是空的，胸口也不再感到憋闷。他感到一种惊人的轻松，走路像跳跃似的，几乎连地皮都不碰到。只是那嗓子里的异物，那种叫人透不过气来的堵塞和舌头上的咸味依然存在，仿佛他在喝着海水一般。

他要把一切都弄清楚，一切！那是多么的惬意呀！他从来没有想过在一天晚上他几乎像一个疯子似地跑向他兄弟的茅屋。他穿过海滩，避免走大街，好像在街上遇到人会使他害羞。

唉，那个罗萨里奥是多么巧妙地捅了他一刀子呀！她的话有着多么神奇的魔力呀，简直像一个贪得无厌、凶狠恶毒的魔鬼使他片刻不得安宁！……

雷多尔几乎跑着进了一条连着海滩的大街，那里住着贫苦的

渔民。大街那夯得坚实的土人行道两旁装点着成排的矮矮的橄榄树。街上所有的建筑全部是可怜的茅屋，有破木板围成的篱垣。

雷多尔那样凶猛地推开了他弟弟的房门，以致门板碰到了内墙上。惨淡的灯光下，他看到罗萨里奥两手抱着脑袋坐在一个矮椅上，她的哀伤神情同室内的贫困气氛非常一致。屋子里椅子很少，墙上除了挂着两张画，一把旧吉他和几张无用的鱼网以外，没有任何别的装饰品。正如邻居们说的，这个茅屋里有的是饥饿和棍打。

听到响声，罗萨里奥抬起头来。她看到雷多尔那敦实的身影堵住了门口，脸上露出了苦笑。

“啊，是你？……”

她在等他。她想他一定会来的。他可以进来，她并不因为刚刚在海滩上发生的事情而怨恨他。唉，发生这种事，人人都会是这样的。当人们第一次对她讲起她丈夫行为不端时，她不愿相信。她不愿听女友跟她讲丈夫对她的不忠实，她和这位女友吵了嘴，然后……然后便又去找这位女友，要她看在上帝的面上，把事情讲出来，就像现在雷多尔在海滩上差一点打了她以后又来找她一样。

所有心地善良、上当受骗的人都是这样做的：起初，对那难以置信的谎言表示愤怒；然后，则是该死的希望，希望知道一切，虽然那消息会使他们肝肠欲裂。

唉，巴斯夸尔！……他们两个是多么的不幸啊！

巴斯夸尔已经进了茅屋，随手把身后的门关上，交叉着双臂，站在弟媳妇面前，用一种敌视的神情望着她。雷多尔一看到罗萨里奥，内心便唤起了一种人们对打破了自己幻想的人的本能的仇恨。

“说吧……说吧！……”雷多尔忧郁地说道，仿佛是对他弟媳无用的废话感到不耐烦，“你把真实情况讲出来吧！”

这个不幸的人希望知道实情，知道全部实情。他由于焦急而显得可怕，但是，他的内心已在发抖，他多么希望把一分一秒的时间变成一个世纪那么长呀！以便永远听不到罗萨里奥讲出实情。

但是，罗萨里奥已经开了腔……他有勇气听她讲吗？他经受得住那一切吗？那会使他非常痛苦，但是，她只是要求雷多尔听她讲了以后不要恨她。她也是很难过的。她之所以说出来，那是因为她再也受不住了，因为她恨托纳特，恨她的嫂子，因为巴斯夸尔使她产生了一些同病相怜的感情。

多洛雷斯欺骗他，这不是昨天才开始的。这种罪恶的关系由来已久。她和托纳特结婚没几个月，事情就发生了。那条母狗一看到托纳特属于另一个女人就眼红了。为了多洛雷斯，托纳特婚后第一次做了对自己女人不忠实的事。

“证据……拿出证据来！”船主咆哮着，用一双像是要把她刺伤的黄眼睛看着她。

罗萨里奥怜悯地笑了。你要证据吗？……你向全村人去要好了。一年多以前，人们就津津有味地议论这种关系了。你要听到全部的实情吗？那好，连船上的小伙计和年青的水手们在海滩上谈起某个受骗的丈夫时，他们的最大夸张就是讲这个人比雷多尔还蠢。

“他妈的！”巴斯夸尔吼叫着，他握紧拳头，用脚踩着地。“罗萨里奥……你要当心你说的话，如果不是真的，我就打死你！”

打死她！……她才不把性命放在眼里呢！把她这个第三者除掉，那是作了一件好事。她孑然一身，没有儿女，过着牛马般的

生活。为了交给男人一个比塞塔和免遭挨打，自己的肚皮都饿瘪了，她干吗还要活在这个世界上呢？

“你看，巴斯夸尔，你看。”

她挽起一只袖子，在裹着筋骨的白皙而可怜的皮肤上露出了几处青灰色的痕迹，看得出那是被一只像铁钳的手狠命地掐出来的。如果仅仅如此也就好了！……全身都可以看到同样的伤痕。那就是当她斥责丈夫同多洛雷斯的关系时托纳特对她的“爱抚”。胳膊上的伤痕就是那天下午托纳特去海滩上找多洛雷斯，像她的丈夫似的帮她卖鱼以前干出来的事。……村里人是怎样耻笑可怜的雷多尔呀！……

还要更多的证据吗？……为什么第一次出海托纳特没有去？他手上是什么伤呀？为什么“五月花”刚刚离港他就好了？第二天，人人都看到他把那骗人的破布解掉了。

可怜的巴斯夸尔！当他在大海上忍受风吹浪打，日以继夜地去挣钱谋生的时候，他的老婆，他的多洛雷斯却在欺骗他。托纳特像主人一样地躺在他暖和而舒适的床上，嘲弄笨蛋哥哥。是的，这是真的，罗萨里奥可以肯定。他在海上的时候，托纳特连一夜都没睡在自己的茅屋里，那天晚上他也不在家。刚才，他带上了水手日常换洗的衣服和罗萨里奥告别，说是出海归来再回家。

哭吧，巴斯夸尔！……你的女人和兄弟以为你在海滩上过夜了，但是，在这个时候，他们也许正准备在那船主舒适的床上躺下来……

“基督啊！”雷多尔以痛苦的声调喃喃地说道。他抬起了头，仿佛是向众天神抗议，抗议他们竟容忍那样的事情发生在一个忠厚人身上。

然而，雷多尔并不轻易认输。他的温厚善良的秉性使他对这样的荒唐行为愤慨。可是，尽管他心里接受那心如刀割的说法，他还是威胁地高喊着：

“撒谎……撒谎！”

罗萨里奥发怒了。撒谎？……对雷多尔那样的瞎子，不值得拿出证据来。他干吗要叫得那么凶？难道要把罗萨里奥吃掉吗？他是一个瞎子。是的，先生，他是一个可怜的瞎子，只能看到鼻子尖底下那一块，要是另外一个人，早就看出来。可是，他……多大的瞎子啊！甚至他连自己的儿子长得像谁都没有注意到。

这是对他当头一棒。尽管海上生涯使雷多尔的皮肤变成了青铜色，然而他的脸色一下变得煞白了，那是紫里透白。他那两条健壮的腿支撑着的身躯摇晃了一下，仿佛是残酷的现实摇动着，这突如其来的袭击使他忧郁地嗫嚅起来。

他的儿子！……他的巴斯夸莱特！……他长得像谁呢？说说话，让那个该死的坏女人快点说出来。他的儿子是他的，就是他的。儿子长得只能像他。

看那个该死的女人笑得那个样子！简直像一个善于捉弄人的魔鬼。雷多尔这个父亲肯定儿子是自己的，在她看来简直滑稽透了！……他恐怖地听着罗萨里奥的解释。如果小巴斯夸萨特是他儿子的话，长得就该像他雷多尔，正如他像他的父亲，那已故的巴斯夸洛大叔一样。可是，事实并不是这样，并不是这样。巴斯夸莱特长得同他的叔叔一模一样。同样的眼睛，同样的修长身材，同样的矫揉造作的举止风度。啊，可怜的雷多尔！瞎了眼的畜生！仔细瞧瞧，你的儿子多么像那个住在妈妈船上的时候在海滩上游荡的小流浪汉托纳特呀。

现在雷多尔不再怀疑了，那是闭着眼睛也可以相信的事。现实中的一切，不管是东西或人物，他都看得更加清楚了。它们的形状和脸庞都是从来没见过的，仿佛他是一个盲人第一次来到世界上。真的，他的儿子和另一个人小的时候长得一模一样。过去他曾好几次观察过自己的儿子，他下意识地觉得巴斯夸莱特似乎和某个人相像，然而却又说不出像谁。

雷多尔把抽搐的双手放在胸口，像要把它撕开，从那里取出燃烧着的東西，然后，他狠狠地在头上抓了一把头发。

“妈的！”他嚎啕大哭着，嗓子嘶哑了，这使罗萨里奥很惊讶，“格拉奥的基督呀！……”

雷多尔挪动了几步，仿佛喝醉了。接着他直挺挺地摔倒在地，他那肥硕的身躯把那夯实的地面撞得颤动起来。他的两条腿齐着地面抬起来，然后又十分沉重地落到了地上：他摔得着实不轻。

雷多尔醒来的时候，仰面朝天躺在那里。他觉得面颊上有一股热乎乎的东西在淌着，像一只小虫子在他的皮肤上暖乎乎地爬着。

他艰难地用一只手去摸那痛苦的脸，借着灯光看到了手上染的血迹，他感到鼻子很痛。他明白了，他摔倒时脸撞到了地上，出了很多血。

罗萨里奥跑到他身旁，用一块湿布给他擦脸。

雷多尔看到他弟媳的那张恐惧的脸，记起了她刚才讲的那些话，于是向罗萨里奥投去一道仇恨的目光。

别帮助他！他自己可以站起来。罗萨里奥给雷多尔造成了痛苦，但他表示感谢。不，不需要表示抱歉，他雷多尔不是感到很满意吗！……像这样的消息他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幸亏流了那

么多血，否则，他由于充血就可能死在那里了。唉！他是多么受罪啊！……但是，他又是多么愉快呀！他已经不再愿意做好人了。一个忠实的人，一个为家庭终日奔波的人，又有什么用呢？那些活在世界上为了使好人走入歧途的游手好闲的家伙和下贱的女人们都在折磨他，但是，他是多么的惬意啊！卡瓦尼亚尔的人们将会怎样记起雷多尔这个出名的蠢猪啊！

在叹气和吼叫中，雷多尔发着怨言，讲着威胁的话。这个船主用破布擦着那疼痛的脸，似乎这凉爽的感觉减轻了他的痛苦。

他以坚定的姿态向门口走去，两只大手插在腰带里。罗萨里奥企图挡住他的去路，她面有惧色，仿佛在她的身上刚刚唤起了她对托纳特的深深的爱，她在为他的生命担忧。

他应该慎重，应该等一等。天晓得她的看法、人们的闲话是否全是事实呢？托纳特是他的兄弟啊！

但是，雷多尔阴凄地笑着，她不要再说了，他被说服了：他的心告诉了他，这已经够了。罗萨里奥恐惧的本身就证明他的信念是对的。她为托纳特担心吗？她爱托纳特吗？不管如何，雷多尔也还是爱他的多洛雷斯的，他永远把她放在心坎上。不管多洛雷斯干了怎样的事情，他雷多尔也不会忘掉她的……虽说这样，罗萨里奥将会看到，全村的人也将会看到，巴斯夸尔这头蠢猪将怎样处事。

“不，巴斯夸尔，”罗萨里奥恳求着，企图抓住他那有力的双手。“你等一等……今晚不行……改日再说吧。”

噢！雷多尔猜透了罗萨里奥的心事，罗萨里奥知道今晚她的丈夫和多洛雷斯都在雷多尔家里，不过，她可以放心，她说得对，“今晚不行。”再说，他也忘记了带他的弯刀，要杀死那一对狗男女，用嘴咬是不行的。……让开！他要憋死了！

他用力把罗萨里奥推开，便走上了大街。

他在黑夜时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愉快、轻松，他觉得仿佛刚刚从火炉子里钻出来，愉快地呼吸着那越来越凉爽的空气。

天上黑云密布，没有一颗星星。尽管他到了这个地步，出于他水手的本能，巴斯夸尔看了看天空，自言自语地说：第二天将不是好天气。

然后，他就忘记了大海，忘记了那即将来临的暴风雨。他走啊走啊，下意识地移动着双腿，什么也不想，没有思绪，也不知道向何处走去，脚步声在他脑壳里震动着，仿佛那脑壳是空的。

雷多尔就像刚才昏倒在托纳特的茅屋里那样麻木不仁。他站在那里睡着了，他被痛苦压垮了。但在他脑际却依然梦境重重。虽然他的感官已经麻木，但是他的双腿却越来越快地移动着，然而巴斯夸尔却并没有发觉他始终在一个地方走动。

他唯一的感受就是在痛苦中的愉快。能够在黑暗中走动，能够在黑夜里穿过他白天没有勇气穿过的街道，这是多么愉快啊！

寂静使他产生一种惬意感，犹如一个逃亡者处在沙漠里，远离人们，周围一片寂寞。

远处，他看到一家敞开的门透出光来把地面上的黑影切割开来，那大概是一家酒店。他浑身抖动着，惶惑地逃开了，仿佛他刚刚遇到一种危险。

唉，如果有人看到他，那就糟啦！也许他会羞愧而死。现在就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见习水手都会把他吓跑。他唯一寻求的就是黑暗和寂静。他继续走着，不知疲倦地走着，忽而沿着镇上的死一样寂静的街道走着，忽而在海滩上走着。那海滩似乎也使他感到害怕。基督啊！人们在一起的时候都怎样地嘲弄了他啊！所有

的旧渔船大概都已缄默不言，而当它们吱吱呀呀地响着时，那是以它们自己的方式来称颂着“五月花”船主的蒙昧无知。

有好几次，他从昏沉状态中醒过来，那昏沉使他无意识地、不停顿地在海滩上踱步。

有时他走到他的渔船旁边，有时又停在他的家门口，把手伸向门环……他得从那里逃开：他需要安宁和镇静，他还有时间。这一判断渐渐地使他的思维从痛苦的周身麻木之中清醒过来。

他不会屈服，永远不会屈服！所有的人都将知道他是谁。但是，这并不妨碍他找到理由来为多洛雷斯开脱。不管怎么说，多洛雷斯不会背叛她的阶级，她是帕埃利亚大叔的名副其实的后代。帕埃利亚那个醉鬼给渔民区的姑娘们拉关系，在家里他讲着同样的话，好像他的女儿也是那主顾之一。多洛雷斯从她父亲那里学到了什么呢？是些低级下流的东西，完完全全是低级下流的东西！她就是这样长大的，是他雷多尔的过错，这个大笨蛋！竟和一个必然要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的女人结婚。

他的母亲已经说过……最了解多洛雷斯的莫过于托娜太太，她反对帕埃利亚的女儿作她的儿媳妇，因为多洛雷斯是一个坏女人；但是他雷多尔不能大声嚷出去，因为和多洛雷斯结婚，是他自己的过错。

雷多尔恨的是托纳特……他使兄长没脸见人！什么时候有过这样可怕的事情？他一定要狠狠地收拾弟弟。

但是他刚刚在内心起了可怕的报复念头，灵魂深处又提出了抗议。作为一个痛苦的警告，他听到了罗萨里奥的声音在对他讲：托纳特是他的弟弟。什么时候看到过一个哥哥杀死自己的弟

弟呢？只有该隐^①，雷多尔是多么愤怒地听过卡瓦尼亚尔的神父讲过这个邪恶的东西呀！……再说，托纳特有过错吗？不，别人没有过错，是他雷多尔的过错。如今他看清楚了。他夺去了可怜的托纳特的未婚妻，多洛雷斯和托纳特相爱比雷多尔想跟帕埃利亚的女儿说话还早。把本来是弟弟的女人完全当成自己的，并且和她结了婚，这对他是一件荒唐的事。

使他如此伤心的事情现在终于发生了。由于亲属关系他们经常交往，使过去的爱情又重新复活了，那他们两个有什么过错？

他停了一会儿，像是被在他看来显然是他自己的过错弄得心烦意乱。当他意识到他到了什么地方的时候，他已经站在了海滩上，离他母亲的酒店只有几步远了。

那条破旧、阴郁的从芦苇篱笆中间探出头来的平底船唤起了他对昔日的回忆。他似乎看到弟弟小的时候，他在沙滩上抱着弟弟在游逛，这个苛求的小“魔鬼”用种种恶念折磨着他。

他的目光像是穿过了平底船破旧的木板，直射到了他童年时代居住的狭窄的船舱里，仿佛感到了那柔软的被单又轻轻地盖在了他们弟兄俩身上。他们两个，一个像母亲似的关心体贴；另一个，他的贫困的伙伴，把棕色的小脑袋偎依在他的面颊上。

是的，罗萨里奥讲得对，托纳特是他的兄弟，说得更确切些，是他的儿子。因为他对那个讨人喜欢的小无赖的照管胜过托娜太太，像一个驯服的奴隶似的对他的要求百依百顺。

他一定要杀死弟弟吗？……我的上帝呀！……谁曾想出那样可怕的事情呢？不，他要饶恕他的弟弟；再说，他是一个基督徒，

^① 该隐：《圣经》故事中人类始祖亚当的长子，出于妒忌，在田间杀死其弟亚伯。西方文学常以此比喻骨肉相残。

应该相信他的朋友圣地亚哥先生所说的一切。

万籁俱寂的海滩，一切都淹没在黑暗之中，一个人影也没有，这使雷多尔的暴怒缓和下来，他打算饶恕他。

他觉得有了一个新的生命，甚至觉得那是另一个人在为他考虑着事情。不幸使他变得聪明起来了。

在那一时刻，看见他的只有上帝。雷多尔只向上帝陈述这件事；不过，一个女人欺骗不欺骗丈夫对上帝有什么要紧？区区小事，只不过是居住在这个世界上的凡夫俗子的小节而已。要紧的是做一个好人，不要以新的罪恶去回答那不忠的行为。

雷多尔慢慢腾腾地回到了卡瓦尼亚尔，他感到轻快多了，清新的空气仿佛浸入了他那火烫的肺腑。他觉得浑身瘫软。从早晨起他就一直没有吃过东西，脸上的伤处疼痒难忍。

远处的报时钟响了……已是清晨两点钟，简直难以想象，时间过得如此之快。黎明前的几小时将使他更加心神不安。

当他走上一条大街的时候，他听到一个孩子的声音在唱歌，那是一个到自己船上去的见习水手。黑暗中雷多尔看到他从对面人行道上走过去，肩上扛着两把桨和一捆鱼网。此时，这样的相遇又使他担心起来。

现在他明白了，一个雷多尔变成了两个人。一个是原来的雷多尔：善良、轻信劳动者，对自己的亲人充满着爱。另一个则是此刻的雷多尔：一想到自己可能受了骗时，他预感到自己会变成一只凶猛的野兽，面对那种蒙骗行为疯狂地战栗着。黑夜里，响起了雷多尔刺耳、可怖的狂笑声。谁说要宽恕？简直是胡扯！他耻笑自己刚才在托娜太太的平底船前变成了傻瓜，像个孩子似的软了心肠。蠢猪！胆小鬼！……他的呜咽哭泣是无出息的男人的自我解嘲，是一个没勇气报仇的胆小鬼的遁词，让堂圣地亚哥

和善于把事情讲得天花乱坠的人去宽恕吧……可他是一个水手，一个比斗牛士还凶猛三分的汉子。再说，闯了祸的人，妈的，就别想不受到惩罚，就是喂了鲨鱼也应该。“蠢猪！胆小鬼！……”

船主回忆起过去的软弱而感到受了侮辱，他责骂着自己，愤怒地捶着前胸，像是要惩罚他善良的品格。

宽恕！如果是住在沙漠里的话，那他是可以这样办的。但是，他是住在人人相识的村子里。再过上几小时，就像刚刚过去的那个孩子一样，街上就有成百上千的人了，看到他，人们会互相碰碰胳膊嬉笑着说：“巴斯夸尔这个蠢猪在那里！”这可不行！基督啊！宁肯死也不能这样。母亲把他送到世上来并不是为了让全卡瓦尼亚尔的人像笑一个长尾猴似地笑他。他将把托纳特、多洛雷斯和半个村庄的人都杀死，如果他们出现在他面前的话；然后，那就一切听从上帝安排吧！监狱那是为男子汉大丈夫设立的，即使比这更严厉的惩罚，他也心甘情愿。也许他生来就是为了死在他渔船的甲板上，高高地吊在绞刑架上把他勒死也是一样，反正都是死在木板上……基督啊！现在人们将会看到他雷多尔是谁了。

雷多尔弯起胳膊，低着脑袋跑起来，他吼叫着，像是要去进攻。他下意识地带着要杀人的欲望一边疯狂地在街上横冲直撞，一边径直往家里奔走。

他抓住门环，死劲地不停地敲撞着，大门摇晃着，门板的裂缝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他想叫喊，想把那两个无耻的家伙骂出来，想把脑壳里翻腾着的可怕的威胁的话喷吐出来，可是，他却不能。他感到脑袋麻木了，仿佛全部生命都集中到了几乎要把门环拉下来的大手上，集中到了那双踢着大门把鞋上的钉子都扎进了木板的双脚上。

雷多尔觉得这还不够，他需要再做什么来吓唬那对无赖。他哈下腰从街上搬起一块大石头，像石弩似地朝门上砸去，大门发出了痛苦的吱呀声，整个房子都晃动了。

响声之后便是一片宁静，雷多尔听到几家窗户打开的声音。他想报仇，但他不想叫邻居们耻笑他。

他猜想，如果人们看到他敲击着大门，而另外两个人在屋里，那情形将会是何等狼狈。他被这将要落在头上的新的嘲弄怔住了，于是绝望地逃开，躲到了邻近的街角。

他听到人们窃窃私语和嬉笑了好一阵子。随后窗户都关上了，大街又重新陷入寂静之中。

雷多尔用他那船员的习惯了黑夜的眼睛，从街角望着他家的房门。如果需要，他将在那里一直待到太阳出来。

他等着他的弟弟……他的弟弟？不，是托纳特这个无赖！当他出来的时候……可惜他身上没有带弯刀，不过，他可以随使用任何手段把他弟弟杀死：把他掐死，或者在街上随便找块粗石头砸烂他的脑袋。至于她，他完事后走进屋里，用厨房的菜刀剖开她的肚子，而且要……等着瞧吧！说不定待会儿他还会想出更加荒唐可笑的事来。

雷多尔躲在街角以思考着种种惩罚来自我消遣。他回想起别人讲过的各种各样的死感到很高兴。这些死的方式对那卑鄙的一对都适用，他甚至想在海滩上燃起破木船，用火烘烤他们，想到这里他心里乐滋滋的。

天气多么冷啊！……同那个见习水手相遇所激起的怒火已经熄灭，此刻他感到全身松弛乏力，像瘫痪了似的。夜晚的潮气好像一直钻进了他的骨髓，胃也在痉挛着痛苦地折磨着他。唉，上帝啊！罪是不能白受的。他病得多么厉害！……就凭这，他也要

杀死那两个该死的东西，否则，他们会把他折磨致死的。

就在那天晚上，雷多尔已体察到了自己的不幸。他的壮健的巨大身躯显得异常的乏力，他觉得衰老了。

三点钟了。时间过得多么慢啊！他仍然蹲在那儿一动不动，他的思维也像他的四肢一样麻木了。

他已不再去想那可怕的惩罚，什么也不想了，而且不止一次地问自己在那里干什么。他的全部意志都集中到眼睛上，这眼睛一刻也不离开那紧闭着的大门。

三点半的钟声已响过好一会，这时雷多尔好像听到了一种轻微的响声，他家的旁门打开了，一个人影走出了黑漆漆的门口，停了一会，看着街道两旁，像是怕被人发现似的。

雷多尔又听到了响声，门关上了。这时，他艰难地站了起来。潮湿使他的身体麻木了。

时机终于到了。雷多尔向黑影奔过去。但是这家伙有一双魔鬼般的腿，一看到有人向他跑来，便奇妙地跳了一下，拔腿就跑。早起的邻人们从床上听到了咚咚的追赶声，那疯狂的飞跑把砖砌的人行道都震动了。

黑暗里，雷多尔气喘吁吁地追着。他紧紧地盯住一个白色的斑点，那大概是逃跑者背在身后的水手日常换洗的衣服。但是，尽管雷多尔用尽了力气，然而他想他是赶不上的，因为两个人的距离迅速拉开了。他那双海员的腿，可以支撑他稳稳地顶住暴风雨，但是，却无力去奔跑。潮湿引起的麻木使他腿脚笨拙了。再说，他清楚地知道，他正在和那个自幼以行动敏捷轻快著称的弟弟比高低。

在一个十字街口，雷多尔失掉了目标，那人好像是溶化在黑影里不见了。他走遍了附近所有街道寻觅那个被追赶的人，但是

连一点踪迹都没看到。这个强盗的腿真是厉害！

几户人家的大门打开了，早起到海滩上干活的人走了出来。外人的出现吓坏了雷多尔，他逃跑了。

对雷多尔来说，一切都告结束，他甚至连报仇的希望也失去了。他向海滩上走去，冷得浑身发抖。他已心灰意懒，没有劲儿再去想什么了，只好听天由命。

渔船周围开始了活动。黑乎乎的海滩上，刚刚醒来的水手们提着像萤火虫似的灯笼。

雷多尔看到了母亲酒店里的灯光。罗塞塔已经揭起了柜台上的盖板，她坐在柜台后边，裹着大披巾，睡眼惺忪，她的金色的、高高耸起的头发从丝头巾下露了出来，清晨的寒气把她的小鼻子冻得通红。

她在等待着第一批顾客。柜台上摆好了酒杯和瓶酒，准备随时接待来客。母亲还在船舱里睡着。

当巴斯夸尔意识到自己要干什么的时候，他已经站到柜台前边了……来一杯！罗塞塔没有给他递酒，而是用她那明亮的大眼睛盯着他，仿佛在探索他的内心世界。雷多尔发抖了……“唉！那个女孩子……她真是聪明！她把一切都猜到了……”船主为了摆脱那种尴尬处境，变得凶狠起来。

他妈的！她没有听见吗？他要杯烧酒，他确实需要喝杯酒来驱散使五脏六腑都冻得发抖的寒气。这个历来节制的人，现在却要喝酒，要醉倒，要把身上白痴般的愚钝状态淹没在烧酒里。

他把酒喝了下去……又要了一杯，接着又是一杯！当雷多尔端起酒杯一饮而尽的时候，妹妹的眼睛一直在盯着他，仿佛在他的脸上看出了发生的一切。

巴斯夸尔感到多痛快啊！酒力发挥了作用！他觉得清晨寒冷

的空气慢慢变热了。他感到身上热乎乎地发痒，当想起在街上把他搞得精疲力尽的疯狂的追逐时，他几乎笑出声来。他体会到，应当做一个善良的人，要爱所有的人，首先从那个姑娘，那个一直在注视着他的妹妹开始。对！他要高声宣布这件事。罗塞塔是家庭的荣誉，其他的人全是猪猡，而他是第一个。啊，罗塞塔！她真聪颖！真精明！她善于运用外交辞令。雷多尔清清楚楚地记得在格拉奥镇的大路上的那件事。她不像别的疯女人那样令人憎恶，她们几乎要把一个男人毁掉。还有，她真是天赋过人！……她是正确的：所有的男人要么是无赖，要么是傻瓜。也许她这样想已有好多年了。她们宁可仇恨男人，也不要像其他女人似地佯装爱慕他们，而后却又欺骗他们，把他们毁掉。

雷多尔被自己这些话激怒了。他挥舞着手臂吼叫着，从很远的地方就可以听到他的声音。托娜的船舱里响起了强烈的摩擦声。接着，从厚厚的帘子后面传来了她那亲切的变了调的声音：

“是你吗？巴斯夸尔！”

对，是他，妈妈。他来到船上想看看家里的人在干什么。她不必起床，天气不好。

天开始破晓。天边，在大海黑色的水带上，出现了另一条恍惚不定铅灰色的光带。天空乌云密布。海滩上笼罩着浓雾，看不清任何景物，只是模模糊糊地看到它们的影子。

雷多尔又要了一杯酒，这是最后一杯。在离开之前，他用长满硬茧的手在罗塞塔柔嫩的脸上摸了一下。

再见！他已经明白了，她是全卡瓦尼亚尔绝无仅有的好女人。她应该相信他，因为他是她的哥哥。你永远不要结婚！

当他若无其事打着口哨来到“五月花”跟前时，如果不是由于那双像是要从他被酒精烧红的脸上蹦出来的眼睛闪烁着奇异的光

芒的话，随便什么人都以为他的心情是愉快的。

托纳特傲慢地站在渔船的甲板上，好像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他在那里。他的脚下放着那个白色的衣服包，就是当他在卡瓦尼亚尔大街上奔跑时在背上颤动的那一个。

“早上好，巴斯夸尔！”看到哥哥，托纳特喊道，像是急不可待地要同他讲话，消除他的可怕的猜疑。

啊，强盗！……他是多么的无耻啊！但是在巴斯夸尔回答托纳特之前，在他像几小时之前一样重新又要激动起来的时候，他被几个伙伴围拢起来。

船主们要举行会议，他们渐渐地聚集在一起，眼睛一直盯着天边。

天气变得令人可怕，出海是件冒险的事儿。真可惜，鱼情如此之好，简直用手都可以抓到鱼。不过，一个人的性命比赚钱更要紧。

大家都这么认为，天公不作美，只好呆在岸上。

但是，巴斯夸尔不同意。留在岸上？这事让别人去干吧，他可要出海。还没有过什么大暴风雨能使他害怕，雷多尔讲这话时是坚定的，那些留在岸上的打算似乎使他恼怒。那些胆小如鼠的人……就不要去吧！他可想看看谁是好汉。

雷多尔背转身去，不听别人劝解。他想出海，躲开那些知道他的不幸从而要嘲弄他的人。出海！……拖渔船的牛已经牵来了，拖“五月花”的到这儿来！他船上的水手全部到岸上去，去放滚木，以便让渔船从上面一直滑到水里去。

“五月花”的水手们出于习惯，服从了船主，只有巴蒂斯特大叔以他海狼的威严表示抗议。

“扯淡！这样的命令简直是胡闹。”雷多尔的眼睛长到哪里去

了？他没看见暴风雨就要来了吗？

别说了，老人家！至多也不过是死在海上。对于习惯了大海的人，暴风雨算得了什么！

但是，老头儿继续抗议。如果出海，他不是死在大海里，就是死在大风里。如果愿意死在大风里的话，那些将会遇上大风的水手们，现在就可以向上帝做最后一次祈祷了。

船主以他罕见的粗暴对老人进行斥责，他对这个老头一向是尊重的……巴蒂斯特大叔回家去好了！他只能作卡瓦尼亚尔教堂里的执事，船主不想在他们的船上耍胆小鬼。

妈的！……他是胆小鬼？他这个曾经乘坐帆船去过哈瓦那，并且两次遇难的人是胆小鬼！妈的！（但愿格拉奥的基督饶恕他的罪孽）如果他再年轻二十岁，听了这些话，他会拿出弯刀宰了他，把他的五脏六腑全掏出来。出海！让魔鬼把什么都夺去吧！俗话说得好：“船主在场，水手莫嚷。”

巴蒂斯特大叔愤怒地咕噜着，他帮助放好了最后的滚木，这时船头已到了水边。

同时，另一对黄牛已把雷多尔租来与“五月花”配对的那条旧船拖了过来。片刻之后，两条船便在海边的浅滩上摇晃起来，巨大的三角帆升起来，并且立刻灌满了风。

船主们惶惑不安地聚集在一起，羡慕地看着出海的两条船，并且气愤地评论着。

那个蠢猪发疯了，那个强盗要去干一场，而他们，由于胆小却两手插在兜里待在岸上。

这种想法把他们激怒了，像是雷多尔要把海里的鱼全部独吞一般。那些最眼红、最大胆的人下了决心，他们也不是草包，别人去的地方，他们也能去。把船拖下水去！

这决定是有感染力的，牵牛的人简直不知该到哪儿去才好，因为人人都想先下水，仿佛大家都同雷多尔一般发疯了，好像担心海里的鱼说不定那一会儿就被捕光了。

看到自己的丈夫去冒这样的险，女人们恐怖地叫喊着，咒骂雷多尔，说这个蠢猪想把卡瓦尼亚尔所有的好人全部毁掉。

托娜太太刚刚赶到海边，她衣服单薄，稀疏的灰发在头顶上飘动着。她还在床上睡着时人们就告诉了她儿子发疯的事，她跑来想阻止儿子，然而那两条船已离开很远了。

“巴斯夸尔！”可怜的女人两手做成喇叭状喊叫着，“我的孩子！……你回来！……你回来！”

当她确信儿子听不到她的声音时，便揪着自己稀稀拉拉的头发，呜咽地哭了起来。

至高无上的马利亚！她的儿子会死去，她的心告诉了她，唉！我的圣母啊！她的两个儿子和她的孙子，他们都要死。好像上帝要惩罚他们一家。该死的大海要把她的亲人全都吞掉，就像吞掉了她可怜的丈夫巴斯夸洛一般。

可怜的女人像疯了似地呼喊，其他的女人也随声叫喊起来。这时，水手们眉头紧锁，脸色忧郁，他们被竞争的利己主义所驱使，他们由于需要面包而不得不赴汤蹈火。他们下到没腰深的水里，又跳上渔船，撑起大帆。

过了不一会，在那个被浓雾笼罩的黎明，一片密密麻麻的白色斑点迎着即将来临的暴风雨出海了。渔船忧伤地向大海驶去，仿佛命运把它们推向了灾难的深渊。

第十章

上午九点钟，“五月花”还在萨贡托对面航行着。巴蒂斯特大叔判定渔船的方位主要根据海水的深度，而不是根据那崎岖不平的海岸。他说那开阔的海面正处在拉罗萨·德尔·普伊格和埃尔阿尔加尔·德·穆尔维霍^①之间。

没有哪一对渔船敢驶出那么远。

在巴伦西亚一带，一对对渔船的点点白帆一直散布到库列拉。

天空灰蒙蒙的，海面是如此深沉黑暗，以致两个浪涛之间光亮的波谷也呈现在乌木般的颜色。冷风阵阵吹来，震动着船帆，使它发出扑拉扑拉的响声。

“五月花”和与它配对的另一条船乘风飞速前进。船后的拖网越来越重，越扯越紧了。

雷多尔站在船尾，紧握着舵轮。他几乎看都不看一眼大海，只是本能地转动着双手，让渔船径直前进。

雷多尔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托纳特。而托纳特，自从出海以来，仿佛一直躲着他。雷多尔在没有盯着他弟弟时，便凝视着小巴斯夸莱特。这孩子站在桅杆下，好像要用他瘦弱的身体向大海挑战。在他们第二次出海的时候，这大海似乎怒容满面了。

^① 巴伦西亚海岸的两个小城镇。

渔船在越来越汹涌的波涛上跳动着，几次倾斜起来。但是，水手们习惯了坐着小船航行，他们冒着每一步都有跌入大海的危险，在颠簸不定的甲板上稳稳当当地走来走去。

雷多尔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他弟弟和儿子。那怀疑的目光从一个人身上转到另一个人身上，看来雷多尔脑子里在仔细地比较着他们。

他的镇静令人可怕。尽管他有着古铜色的皮肤，但脸色还是煞白。他的眼睛由于彻夜不眠而布满了血丝。他的双唇紧绷着，好像害怕那些已到嘴边的愤怒的话跑出来似的。他只是默默地嘟哝着。

罗萨里奥没有欺骗他……过去他的眼睛长到哪里去了呢？竟没有看出这惊人的相似。人们是怎样地耻笑了他呀！显然他已经名誉扫地了。那两张脸一模一样，神情也是完全一致。小巴斯夸莱特使他想起了另一个瘦弱的神经质的孩子，他雷多尔曾经在海滩上像个保姆似地照管过他。巴斯夸莱特是托纳特的儿子，这是不容否认的事了。

船主越想越觉得无脸见人，他抓挠着胸口，把仇恨的目光投向大海，投向渔船，甚至投向偷偷地惶惶不安地审视着他的水手们，这些水手，以为雷多尔是由于天气恶劣而发怒。

他为什么要干活呢？只不过是养活一个使他那么长时间受人耻笑的母狗。丢掉这个要使小巴斯夸莱特成为卡瓦尼亚尔最富有的渔夫的幻想吧！难道他是他雷多尔的孩子，值得他如此为他的命运操心吗？在这个世界上他什么也不想了，只想死，同他的整个事业同归于尽。

现在雷多尔痛恨他的“五月花”了。这是他的木头女儿，他同它讲过那么多次话，就仿佛这渔船真的是一个人一般。他希望

“五月花”立刻毁掉，像是为回忆起建造它时产生的种种甜蜜幻想而感到羞耻。如果大海毫不迟疑地服从了他的意愿的话，那么，随便打来的一个浪涛便不是猛烈地把它抬到浪尖上，而是张开大口把它吞下去了。

船后的鱼网越来越重，两条渔船拖着大量的鱼在浪涛上艰难地摇荡着。

与“五月花”配对的那条旧船上有人问是否可以起网了。

雷多尔苦笑着，好，那就起网吧！对他来说，现在起网同等一会儿起网是一样的。“五月花”的水手们扯起这对渔船拖着的网索拼命地拉起来。

虽说这活很繁重，天气又不佳，托纳特和其他的水手们还是高高兴兴。这一网可真棒！成百上千公斤的鱼马上就要到手了呢！

巴蒂斯特大叔躺在船头上，身上被浪花打湿了。他注视着莱万特方向的海平线，在那里，铅色的云层好像越来越凝聚在一起，形成一团黑色的蒸汽。

巴蒂斯特大叔招呼雷多尔来察看一下天气，但是，雷多尔的眼睛却死死地盯着那群起网的水手们。一个偶然的机会，托纳特同他的侄子靠在了一起，他们那两张长得相像的脸在船主的眼里显得更为清楚了。

“巴斯夸莱特……巴斯夸莱特！”老渔夫喊着，声音有些颤抖。“已经在那儿了！”

谁？……还能是谁呢？暴风雨！就是从清晨以来巴蒂斯特大叔一直等待着的暴风雨。

那越来越近的团团阴影逐渐增大着，一道暗紫色的闪电把它劈开了。接着，雷声轰鸣，仿佛整个天空是一块棉布咔嚓一声撕

破了。

就缺一样东西了，就是那可怕的东风。它将以死神的呼吸来猛烈地席卷整个巴伦西亚湾。东风来了。

“五月花”倾斜起来，像是有一只巨大有力的手抓住了它的龙骨要把它翻过来。海水冲上了甲板，巨大的船帆扑到浪涛上，像翅膀似地拍击着，随即又像一只奄奄一息的鸟儿似的落了下来。

这一几乎使他们沉入大海的船身倾斜仅仅持续了一会儿。暴风使劲地刮在张开的船帆上，把它刮倒在水面上，接着，渔船也倾斜起来。

巴蒂斯特大叔和雷多尔贴着甲板爬到桅杆下，解开绳索，降下了船帆。

这个措施救了渔船，使它重新恢复了平衡。

无人掌舵的“五月花”像一个陀螺似地在咆哮的大海里旋转着。紫色的波涛汹涌澎湃，浪花滚滚。

雷多尔奔向船尾，抓住了舵轮。渔船艰难地移动着，它拖着沉重的渔网，刚才正是它救了渔船，因为当大风把船帆打倒的时候，它在后边紧紧地拖住了渔船，防止了它的倾覆。

船主看到他的另一条船已经离远了，他只看到了一个船尾。那是水手们为了不让网里的鱼把船拖翻而割断了网绳，那条船在卷起惊涛骇浪的猛烈的东风追击下向巴伦西亚逃去。大海的波涛如同一道道笔直的大墙，滚动着，吞噬着一切。有时，突然，两道大墙撞在了一起，于是它们便在一声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中崩塌了。那响声，只有那不断划破天空的霹雳才能与之相比。

雷多尔也应照此行事，摆脱妨碍操作的重物，调转船头驶向巴伦西亚。

于是网绳被割断了，仿佛要紧紧拖住渔船的重物被浪涛卷走

了，“五月花”比较听从舵轮的话了。

在最危险的时刻，雷多尔表现得勇敢而镇定。大家都听着！注意听他指挥！动作要迅速！

船帆几乎全部落在了甲板上，帆桁已伸手可及；然而，尽管帆布吃风的部分已微不足道，渔船还是迅速地前进着，海水从甲板上漫过去，桅杆凄厉地呀呀叫个不停。

应该转弯了，这是极度危险的时刻，假如直上直下的波涛，像旧城垣崩塌似地从侧面打来，那他们便可以“寿终正寝”了。

船主站在那儿，两手紧握着舵轮。他察看着所有的奔腾向前的巨浪，企图在这流动着的山岭中找一块平坦的地方，找到一个平静的时刻，以便让渔船转过弯来避开从侧面被打翻的危险。

“现在转弯！”“五月花”迅速地调了个头，在两座水山之间变换了方向。时机选得如此巧妙，这个动作刚刚完成，一个浪头就几乎径直从船尾袭来，把船身差不多竖了起来，沸腾的浪花盖住了船头，渔船被推上了浪峰，接着又从背后打来另一个浪头，使它在一片比较平静的水面上摇晃着、颤抖着。

被这一剧烈的震荡吓得惊魂未定的水手们，痴呆地凝视着那堵飞也似地滚滚奔腾而去的绿色水墙。

他们看到那堵大墙向前倾斜着，弯成暗绿色的拱顶，扑到那条在他们前边逃离的渔船上，然后崩塌下去，宛如一颗地雷爆炸开来，激起了沸腾的浪花和雪白的水柱。当一个浪头破碎而无力地消失掉而让位于另外的汹涌咆哮的波涛时，“五月花”船上的人们只在沸腾震动的水面上看到漂着的一段木棍和一只水桶。

“上帝息怒吧！”巴蒂斯特大叔喃喃地说道，用手在胸前划着十字，下巴贴在胸前。

托纳特和另外两个嘲笑巴蒂斯特老人的青年人都面无血色，

神色黯然，下意识地附和着老人：“阿门！”

“爸爸，爸爸！”小巴斯夸莱特惊恐地呼叫着，眼睛看着船主，手指着船头。

在拐弯前不久，船上的另一个学徒，小巴斯夸莱特的伙伴就在那里。如今，恶魔似的海浪把这位学徒卷走了，水手们没有发觉。

在危难的最初时刻，“五月花”渔船上笼罩着一片恐怖和惊慌。

铅灰色的天际到处闪烁着曲曲折折的电光，它们像条条火蛇一般钻进水里去熄灭自己内脏的烈火。在咆哮的浪涛之上，雷声隆隆，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劈雷，像万炮齐发，回声一直延伸到天涯海角；轰鸣不停的长雷，好像要把无边无际的天空撕裂开来。暴雨瓢泼似地下着，像是为了使愤怒的大海变得更为汹涌、泛滥，并给它增加新的巨大的水量。

雷多尔很快便镇住了他的水手们的惊恐。

“成什么话？他妈的！”……卡瓦尼亚尔的渔夫还会发抖吗？好像他们是第一次出海似的！难道他们不了解东风开的玩笑吗？一切都会过去的。即使不过去，害怕又有什么用？好汉就应该死在大海上，他们知道有这样一句俗话，“宁为螃蟹食，不听出殡歌。”勇敢些，基督啊！大家都捆起来，渔船上暂时没什么要做的，眼下当务之急是摆脱大海的袭击。

巴蒂斯特大叔和另外两名水手都把自己拦腰拴在了桅杆上。托纳特将他的侄子牢牢地捆在了船尾一个大铁环上。而他自己，看到哥哥为了显示自己的镇定依然坐在船舵旁边，什么也不捆，也便学着哥哥的样子，只是用痉挛的手抓住船上的一个突出部分躲在大帆后边。

“五月花”渔船上，一片哀伤的静寂。怒涛搅起海底的水藻，溅起浑黄肮脏的胆汁般的浪花，可怜的水手们被雨水和海涛打得周身透湿，遭受着大海的鞭苔，海水夹杂着海藻，残酷地割破了他们的皮肤。

当浪头把他们高高抛起的时候，渔船的半个船底悬在了空中，仿佛要进行奇妙的飞行一般。雷多尔远远地看到卡瓦尼亚尔的其他渔船消失在天际茫茫大雾之中，它们几乎是收帆而行，被暴风雨推回海港。进港的时候，这些渔船将要遭到比冒着暴风雨在大海上航行更大的危险。

多洛雷斯的丈夫突然感到了良心的谴责。他像从一场痛苦的梦中醒来。前一天晚上在卡瓦尼亚尔大街上发生的事情，在海滩上的醉酒，莽撞的登船出海，所有这一切，此刻回忆起来犹如朦胧的恶梦。

疯子！卑鄙的东西！他感到自愧了。他比那些背叛了他的人罪恶更大。如果他活得厌倦了，可以在脖子上拴块石头，站在莱万特防波堤上一头跳到海里去。可是，他有什么权利由于自己的疯狂而让那么多勤劳的人去送死？在卡瓦尼亚尔，当人们看到那么多村民被暴风雨困在了海上的时候，他们会怎么讲呢？

雷多尔想起了与“五月花”配对的另一条旧船上的水手们，他几乎是看着他们被大海吞没的；他也想起了那个时候可能已经遇难了的许许多多的渔船。他惭愧地看了一眼船上的伙伴们，这些人由于听从他的话如今捆绑在那里，遭受着海浪的冲击，处在危险之中。

至于弟弟和儿子，他没有心思去看他们。这两个人死去对他毫无所失。雷多尔的心里又重新燃起了复仇的烈火。但是，别的人呢？那两个水手呢？他们的母亲已是年迈的渔妇，需要儿子供

养。那个巴蒂斯特大叔呢？他是雷多尔的父亲的朋友，曾经多次奇迹般地死里逃生。

他雷多尔固执地把这些人拖向死亡是犯了罪的。老水手和雷多尔的两个年青伙伴躺在湿淋淋的甲板上，身上的绳索捆得那么紧，以致都勒进肉里去了。他们被重磅锤子似的海涛打昏了。看到这种情景，雷多尔就忘记了自己也处在危险之中。海涛劈头盖脸地朝他打来，但他那魁梧的身体却嵌在船尾上，几乎动也不动。他不把浪涛放在眼里，内心的负疚只能使他想到别人。

要活下去，要脱离险境。上岸时，他将处理好家里的麻烦事，或者自杀而死。而现在他所关心的是和全船的水手们一块返回海港。在渔船掉头时，可怜的小水手遇难了，另一条船上的水手们也葬身鱼腹，这就足以使他痛心的了。

雷多尔全神贯注地驾驭着“五月花”。眼下的情况并没有使他惊慌，渔船很结实，而暴风又是从船尾吹来的。但是，他一想到进港就不寒而栗了。那是关键的一步，在那里，许多船只沉没了。

远处，隐隐约约地看见了那条可怕的防波堤，它宛如一条被暴风雨搁浅了的巨鲸的脊背，躺在滂沱大雨和海涛掀起的水云之中。啊！如果能绕过它去该有多好呀！……

当渔船猛然扎进水里然后又重新出现在另一个浪峰上的时候，船主焦灼地遥望着那些海水冲击着的嶙峋的岩石。岩山上，密密麻麻的黑点蠕动着。那是卡瓦尼亚尔的人们在忧心如焚地目睹着暴风雨同渔人们的可怕的搏斗。

一想到即将面临的战斗，雷多尔颤栗起来。周围没有一条渔船。许多渔船已经进港，其余的渔船都已遇难。

在惊慌之中，雷多尔觉得应该增强信心，于是，他同巴蒂斯

特大叔讲起话来。老人对海湾是了如指掌的，眼下他有什么主意呢？

巴蒂斯特大叔仿佛大梦初醒，悲哀地摇了摇头。老山羊似的脸上呈现出一切都无所谓的神情，这使他显得更加气魄不凡。一个小时之内，不管是人还是船，一切都会有个着落。进港没有指望，这一点他是可以肯定的，因为在他漫长的一生中，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猛烈的东风。

但是，雷多尔敢于面对一切。如果不能进港，他们就继续随风往前飘去。

巴蒂斯特大叔又一次以听天由命的神情摇了摇头。这同样是不可能的。暴风雨至少要持续两天，即使渔船在海上顶得住，也难以逃脱在库列拉搁浅或在圣安东尼奥角撞成碎片。还是设法进港。死还是死在这里好，死在自己的家门前，死在他们的许多先辈们死去的地方，死在神圣的格拉奥的基督身边。

巴蒂斯特大叔在捆绑着的绳索之间挣扎着，从胸口的衣服里取出一个由于汗湿已经生了锈的铜质耶稣遇难像，虔诚地吻着。

老人这一举动引起了大家的抗议。基督啊！他可真会找好时候卖弄伪善的虔诚。托纳特苦笑着，另外两名水手用不堪入耳的语言斥骂着老人，仿佛危险并没有使他们害怕，反而使他们在增长着的绝望中对神明都不恭不敬了。

雷多尔耸起了双肩。他是一个虔诚的教徒，这一点，卡瓦尼亚尔的神父是可以作证的。但是，他断言，如果渔船听话，如果在海港入口处他能适时恰当地转动舵轮的话，在那里，他便是唯一神奇的基督了。

在“五月花”渔船上，可以清楚地判断那里距防波堤已经不远

了。因为波浪已不只是从船尾打来，被岸边的岩石挡回来的海浪也同时从船头袭来，使海水形成骇人的旋涡。如今他们面临着两方面的危险：暴风雨和人们自己修建的暗礁。

虽说“五月花”船结构十分牢固，也还是令人担心地吱吱呀呀叫着，它几乎不听舵手的指挥了。渔船像个皮球似地从一个浪头滚到另一个浪头上，忽而在疾风的推动下往前猛扑，忽而又退了回来，险些被从防波堤折回的海涛淹没。

舱口严密地封闭着，因而渔船在穿过座座浪峰之后，又重新出现，勇敢地漂浮着。

船主意识到了他的绝境。他们已经陷在防波堤旁的可怕的巨浪之中，继续向前顺风而行是不可能了；要么进港去，要么死在渔港入口处。

现在已经清清楚楚地看到防波堤上拥挤的人群了。海浪不断地打在他们身上，他们恐怖的喊叫声隐隐约约地传到了渔船上

来。

“基督啊！死在乡亲们的前面，连他们的声音几乎都可以听到了，可是就不能得到救援，这真是惨绝人寰。大海这条母狗！……东风这只猪猡！”雷多尔怒不可遏地骂着海涛，绝望地唾它们；与此同时，渔船突然抬起前身，或笔直地竖起来，或猛烈地将船头栽进沸腾的旋涡里去。这种无休止的颠簸使人们头晕目眩。桅杆忽而倒向左舷，帆桁插进水里，忽而又倒向右舷，半边甲板浸没在浪涛之中。

“来了！……”死神的拍击已经开始，一个险恶的、铅色的浪涛，没有泡沫，也没有声音，从船尾打来，漫过了整条渔船，宛如一只凶残的巨掌扫了过去。

船主在背部挨了一下浪击，身子弯了下去，脑袋和膝盖几乎

碰到了一起。然而，他既没有松开舵轮，也没有从船板上移动半步，就像钉在那里一般。有一阵子，雷多尔淹没在水里，他听到了木板的巨大的断裂声，仿佛渔船裂成了碎片。当他从水里露出来的时候，觉得碰到了一样东西，那东西被海涛推动着，像一个投掷物似地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

那是一只木桶。汹涌的海涛把捆着它的绳子扯断了，它在甲板上锐不可当地飞速滚动着，把碰到的东西碾个粉碎。木桶撞到了小巴斯夸莱特脸上，鲜血染红了他的脸。然后，木桶像千斤大锤一般砸到了桅杆脚下，那里拴着巴蒂斯特大叔和两个水手。

事情发生得既迅速而又可怕，有人惨叫了一声。这时，尽管雷多尔是个有胆量的人，也用两只大手捂住了眼睛。

木桶像一架撞墙机似地不偏不斜正好打在那个最年轻的水手身上，把他的脑袋砸烂了。它在干了这一罪恶的勾当之后，血淋淋地跳出船外，就像一个逃跑的罪犯似地钻进了滚滚的波涛之中。

轧烂的脑袋成了血肉模糊的一堆，海浪把一块块血淋淋的烂肉撕走。老渔夫和另一名水手仍然被捆绑在桅杆上，同那个残缺不全的尸体挨在一起。由于渔船猛烈的颠簸，他们觉得骇人的死人残肢在摩擦着他们的脸，把它染满了鲜血。

巴蒂斯特大叔绝望地喊叫着。上帝啊，快点把这从未见过的苦痛结束吧！何时曾要善良的人们受这样的折磨？

巴蒂斯特大叔拼命绝望地呼喊，他那嘶哑无力的声音回荡在令人可怕的暴风雨的呼啸中。他喊叫着雷多尔，恳求他放开船舵，不必再为那毫无希望的事情白费气力了。他们最后的时刻已经到了，与其拖延这种痛苦，还不如让“五月花”在礁石上撞碎。

可是，船主不听巴蒂斯特大叔的话。那随着海浪的冲击而来的木板断裂声使他心焦。他猜到了面临的危险，所以眼睛死盯着桅杆，尽管这桅杆粗大结实，还是可怕地摇晃着。

桅杆顶上，仍然飘动着命名时系上的干枯的花束和草把，飓风把它一点一点掠走，这是死神发出的信号。

雷多尔连小巴斯夸莱特的声音都听不到了。这孩子面容已毁，满面是血，他预感到大难即将临头，吓得丧魂落魄，像小羊羔似地发出呼叫：

“爸爸！……爸爸！”

唉！爸爸已经无能为力了；他只顾躲开那凶恶的浪涛，一次又一次地把渔船置于两个浪涛之间，使它不致被浪涛从侧面打翻。然而，企图绕过防波堤却是不可能的。

已经遭受损坏的“五月花”渔船突然陷进了深渊，夹在了两道黑沉沉的白沫翻滚的水墙之间。这两道水墙迎面前进着，马上就要撞在一起把渔船盖在中间了。

这一次，甚至船主都惊叫了一声。撞击瞬息而过。渔船淹没在海水的旋涡里，咔嚓一声巨响，有如干雷震撼了天空。当“五月花”最终艰难地浮出水面的时候，甲板上已同一条摆渡船似地空空如也。桅杆贴着甲板折断了，木棍、船帆，连同拴在上面的人全都无影无踪。

雷多尔仿佛在一片浪花之中看到那具残缺不全的尸体远处飘去。尸体的旁边，飘浮着巴蒂斯特大叔那面朝天的首级。

现在他们算是承认彻底完了。

桅杆折断，所有防波堤上的人都看到了。当光秃秃的“五月花”重新露出水面在浪涛里飘游着的时候，千百张嘴巴不约而同地发出了一声惨叫。

茅屋区所有的人都在那儿了。他们的心咚咚地跳着，站在那条红岩大堤上，眼睛闪烁着焦虑的光芒。他们专注地看着人们和大海的搏斗，浪涛向防波堤扑来，要把人群拖进大海，他们连看都不看一眼。

当刚刚响起隆隆雷声的时候，整个卡瓦尼亚尔渔村的人们便都纷纷跑向灯塔尖上，好像他们的到来，能够帮助那些正在为进港而可怕地挣扎着的亲人和朋友似的。他们冒着瓢泼大雨跑来，疾风迎面刮来，刮得妇女们的裙子旋风似地飞舞起来，压迫着她们的肚皮，在耳旁凄厉地呼啸着。妇女们高高地举起胳膊，用飘动着的大披巾遮着雨水。男人们穿着雨衣和高统靴。男男女女，从一块石头跳到另一块石头激动地喊叫着。有时候，他们停下来，躲开向防波堤袭来的浪头，那浪头落在外港，在湿漉漉的红岩上滑动着，仿佛是狂怒的暴风雨流出的汗水。

海浪在防波堤前沿的石头上撞得水花四溅，沸腾咆哮。多洛雷斯站在那儿，面无血色，头发蓬乱，紧紧地抓住好像发了疯似的托娜太太。

她们的孩子，她们的小巴斯夸莱特就在那里……别的亲人也在那里！两个女人揪着自己的头发，骂着鱼市上最粗野的话，直到突然双臂在胸前交叉用恳求的声调对罗萨里奥圣母和格拉奥镇的基督许愿要作弥撒，送大蜡烛，仿佛基督和圣母就在她们身旁似的。

托纳特的女人躲在一块大石头背后，身上裹着大披巾，像一个斯芬克斯^①，木然地望着大海，任凭浪花袭来，把她从头到脚打得透湿。上边，在防波堤最高处，傲然地耸立着比科雷斯大婶

^① 斯芬克斯：希腊神话中的女神，带翼狮身女怪。传说她常叫过路行人猜谜，猜不出者即遭杀害。后因谜底被俄狄浦斯所破，她即自杀。

硕大的身躯。她一副凶相，皱纹密布的嘴巴气得抖动着，紧握的拳头向暴风雨示威。尽管她形貌可笑，身上却有着某种威严，使人想起可悲的英国人在中止了自己的演讲时要对某个人发号施令的样子

“狐狸精！……”她用沙哑的声音喊道，威胁着大海，“你一定是个女人！”

大雨如注，疾风把敢于离开人群的人吹得像棵芦苇似地东摇西晃。衣服被海水和雨水湿透了，紧紧贴在身上，他们咳嗽起来。所有人的眼睛，都死死地盯着在暴风雨的追击下到来的船群。

人们是怎样咒骂着雷多尔呀！

那个蠢猪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是他将这么多善良的人投入险途，但愿大海把他吞掉吧！

雷多尔家的女人们垂下头去，她们对众人的愤怒无言以对。

虽说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渔船终于一条条地绕过防波堤进了港口。进港渔船的家属们，欢呼着，向格拉奥方向奔跑着去拥抱自己的亲人。

随着一条条渔船进港，灯塔顶上的人渐渐减少了。

进港越来越难了。有三条渔船就在眼前，可是，渔船同把它们推向石筑的防波堤的怒涛已经搏斗了整整一个小时，人们都为它们捏着一把汗。

这三条渔船终于进港了，大家宽慰地松了口气。就在这一时刻，雾茫茫的海平线上出现了一叶孤舟，尽管它已降下了帆，然而依然是飞也似地前进着。

为了避开险涛恶浪而俯卧在岩石之间的水手们惨然地互相望了一眼。那条船罪有应得。水手们对这样的情况是有经验的，他

们断言这条迟到的渔船将无法抵港。它到得太晚了。

片刻之后，长有水手眼睛的人们认出了这条渔船，它忽而像是腾空跃起，忽而又淹没在海浪之中，那就是“五月花”渔船。

雷多尔的母亲和妻子发疯似地叫了起来。她们要扑到水里去，至少要站到最前边的岩石上去，这些岩石宛如水下巨人般地露出它们的脑袋。

在人群中间，渔船的不幸遭遇引起了对这两个可怜的女人的普遍同情和关切。没有人再骂雷多尔了，人们都忘掉了他那感染人的鲁莽行为，以虚无缥缈的希望去安慰他的母亲和妻子。有几个水手站在两个女人和大海之间，不让她们目睹那场残酷的搏斗，对这场搏斗的悲惨结局他们已经早有预料了。

那痛苦的情景持续了一个小时，这足以让人们愁得头发花白了。当“五月花”被两个巨浪淹没掉，桅杆折断，甲板空空如也地又重新出现的时候，人群中爆发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喊叫声：“他们完了，死了！”

渔船已经不听舵轮的指挥，大海推涌着它疯了似地朝岩石冲去，船主拼了命也只能不让海浪从侧面打来。

然而，“五月花”侥幸没有撞在防波堤上。一个浪头把它及时地抬了起来，使它箭似地掠过了堤端。就在这一刹那，雷多尔看到了那些海岸最前沿的岩石和站在上边的许多熟悉的身影。

多么痛苦啊！那么多朋友就在眼前，连他们的声音都可以听到，可是却不能得救而死去！一瞬间，他们已远离了防波堤，径直向纳萨雷特漂去，去死在那许许多多船只遇难的沙滩上。

被海浪打昏了的托纳特，在通过防波堤前边的时候重新振作了起来。眼前是一片生机，这使他肝肠欲断，然而，同时也使他在无可奈何的绝望中重新燃起了希望。

不！他不想死！只要有可能，他就要逃脱大海和暴风雨。在半小时内淹死在沙滩上或为了设法得救而在防波堤上粉身碎骨，这两者之间，他宁可选择后一条路。因为，他是卡瓦尼亚尔最好的游泳者呢！

他冒着被海浪卷走的危险，匍匐爬到已经毁坏了的舱口，钻进船舱。

雷多尔用一种沉默的鄙夷的神情注视着托纳特的行动。他已经不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了。上帝是仁慈的，它让他雷多尔避免了一桩罪孽。再过一会儿，他就要与背叛他的弟弟同归于尽了。至于岸上的那个女人，就让她活着吧！难道有比继续活在世上更加令人难以忍受的折磨吗？如今他懂得了生活的骗局，唯一实实在在的事情就是死亡，它永不食言，也不会欺骗。大海的残忍和虚伪也是实实在在的。它沉静、温驯，让渔夫们从自己身上获取财富；它恭维这些渔夫，让他们相信它永远是仁慈的。然后，它又在今天或者明天舞起魔爪，把一代代渔夫灭绝。

这些想法在雷多尔的脑海里迅速而紊乱地闪过，仿佛死亡的临近使他更加心乱如麻。

在看到托纳特重新回到即将四分五裂的甲板上时，雷多尔惊叫了一声，从晃动着的船板上坐了起来。他的弟弟手里拿着救生衣，那是托娜太太的礼物，雷多尔将它忘在船舱里了。

面对雷多尔炯炯有神的眼睛和粗暴的问话，托纳特面不改色。……他到哪里去？他要跳到大海里去，已经到了自扫门前雪的时候了。他不想困在那里像只老鼠似地死去，他宁可让波涛把他撞在防波堤上。

雷多尔骂了一声。不！他的弟弟不能离开渔船，别想逃命，他必须同他死在一起，而且他是死有余辜。

险境使托纳特又重新变成了那个港口上的打手，变成了一个品行不端不识好歹的无赖。他望着哥哥，狰狞而蔑视地笑了笑。

有一件事比暴雨使兄弟俩更感可怕。

“爸爸……爸爸！”孩子用微弱而痛苦的声音连声呼叫，在绳索中翻动着。

这时，雷多尔才记起了孩子还在那儿。于是，他神色忧郁，默默不语地松开了舵轮，手执水手弯刀，一下子割断了捆着孩子的绳索。

“你，把救生衣交出来！”雷多尔用命令的语调对弟弟说。

但是，托纳特用一个下流的动作回答了他，并且打算将胳膊伸进救生衣的软木架。

“不要脸的东西！”雷多尔觉得该说话了，把一切都讲出来，即使讲几句匆忙而简短的话也好。他以为雷多尔还蒙在鼓里吗？雷多尔全都知道了。他就是前一天晚上当托纳特同岸上那个……女人睡完了觉走出来的时候，在卡瓦尼亚尔大街上追赶托纳特的人。雷多尔没有杀死他，那是因为他要与托纳特同归于尽。不过，那个雷多尔以前把他叫作“我的小巴斯夸莱特”的孩子是没有过错的，孩子应该是活下去的。也许孩子会淹死，这完全可能。然而，孩子是无辜的，应该把得救的可能留给他。快点！……把救生衣出来，托纳特！这是为了你的儿子，为了这个骗人的和不光彩的成果。尽管托纳特是如此下贱，他也该记住自己是个爸爸。听话！否则，雷多尔就要把他像一条狗似地杀死。

可是，托纳特用凶狠的微笑，毫无羞耻地回答了他。也许雷多尔没有弄错，孩子是他托纳特的。不过，他自己的性命那是最要紧的。

托纳特企图穿上救生衣，但是没有来得及。哥哥向他扑过

去，在摇晃着的海水不断扑来的溜滑的甲板上，响起了一阵角斗的脚步声，托纳特朝天摔倒了。

雷多尔在托纳特的肋部扎了两刀，那种从前一天晚上起就一直折磨得他发疯的杀人欲望终于得到了满足。

他几乎下意识地吧救生衣捆在了孩子的身上，然后将他像一个沙包似地从船尾推下大海，看着他浮动起来，随后便消失在一个波峰背后。

现在，他可以像他家里的所有人那样死去了。让人们在空场上把他像海浪喷出的唾沫打捞起来吧，就像打捞他爸爸一样。

这一切是在那条已经毁坏了的渔船上迅速发生的。

挤在防波堤顶上的人群，看见“五月花”像口棺材似的在海涛上飘着，它已没有了方向，变成了暴风雨的一个玩具。

雷声渐渐远了。雨也停了，然而大风却还在猛烈地刮着，浪涛越来越汹涌澎湃。

船上发生的那场搏斗，岸上的人们什么也没有看见，所以那个戏剧性的场面没有为人所知。但是，他们看到了雷多尔怎样地从船尾推下一个大包，它在咆哮的水面上漂荡着慢慢向防波堤靠近来，撞在了岩石上。

过了一会，传来了最后的凄惨的叫声。“五月花”渔船被一个巨浪从侧面打翻了，龙骨悬在空中滑动了一会儿终于消失了。

女人们都用手划着十字，有的女人把多洛雷斯和托娜围起来，拉住她们，不让她们跳到海里去。

大家都猜出了那个向岩石飘来的东西。那是孩子，水手们把裹在救生衣里的东西认了出来。

他就要撞到岩石上送命了。妈妈和奶奶惨叫着不知向何人求援。没有一个人好心人救她们的孩子吗？

一个好心的青年人腰间系上一根伙伴们拉着的大缆从贴近水面的岩石之间，从水下的暗礁之间勇敢地跳下海去，靠了他的力气和灵巧在翻滚的海水里支撑着。

那个无生命的身体几次撞在了突出的石头上，然而在一片恐怖的喊叫声中又几次被海浪卷了回去。当它再一次要撞在那道大堤上的时候，跳进海里的手终于抓住了他。

可怜的小巴斯夸莱特！他躺在防波堤泥泞的平顶上，满脸血污，变成紫色的冷冰冰的四肢在红岩的锋尖上撕裂了，从胀鼓鼓的救生衣里伸出来，仿佛是乌龟的肢爪。

奶奶打算用她的手让那个永远闭上了眼睛的小脑袋复活过来。多洛雷斯跪在小尸体旁边抓着自己的脸，揪着蓬乱而美丽的长发，用她那金色的眼睛凶狠地环顾着四周。

一声痛苦的哀嚎在空中不停地回荡：

“我的孩子！……我的孩子！……”

女人们都哭了起来。罗萨里奥这个遭人歧视的不育的妻子被那种绝望的哭泣所感动，这时也原谅了她的情敌。

高处，比科雷斯大婶像一座复仇之神，注视着所有的人，傲然地站在那里，于一切痛苦都无动于衷。她的裙子像旗子般地飘动着，拍打着她的双腿。

比科雷斯大婶已不再向大海挥舞拳头了，而是轻蔑地向它背转身去。但是，她威吓着岸上的某个人，威吓着那远远耸立在城里一片瓦屋顶中的有着雄伟外形的米格雷特钟楼。

仇人在那里。灾难的真正罪魁祸首在那里，肿胀的、庞大的海巫举着她的拳头继续威胁着城市，同时嘴里大骂着。

那些在鱼市上讨价还价的狐狸精们到这儿来看看吧！她们还认为鱼的价钱卖得贵了吗？……一磅鱼应该值一个杜罗！……

致 读 者

《五月花》是我的第二部小说，写于1895年，当时我正在巴伦西亚主编我创办的共和派的日报——《人民报》。同我的第一部小说《大米和马车》一样，《五月花》是为这家报纸的文艺副刊写的。《茅屋》、《妓女索尼卡》和《在柑橘园里》也是首先在《人民报》上发表的。其中有几部小说是我断断续续写成的，每天根据文艺小品栏的需要交稿排印。我的记者生活不允许我长期地、持续地集中精力去从事这种写作。

那是我一生中最富于幻想、摩顶放踵而又备尝艰辛的年代。我苦苦地支撑着这家宣传革命的报纸。每份报纸除了从读者那里卖得五分钱之外，既没有广告费收入，也没有任何其他资助。由于入不敷出，为了把报纸办下去，我花光了从父母那里继承来的一点资产，几乎陷入了贫穷的深渊。有时，我把家庭糊口所需的费用来贴补《人民报》，但我还得装出有钱的样子，不使别人知道我的困境。

不仅如此，我的充满浪漫色彩的狂热的共和思想，使我几乎每月都遭到审讯和关押。而获得自由后，我又马上投入绝望而痛苦的经济战斗。其实，那时我仅有的一些平平安安和休养生息的时间是在监狱里度过的。

由于付不起编辑部同事们的工钱，我从不要求他们加班。他们是一些青年人，出于热心，他们在自己愿意动笔的时候写些自

己想写的东西。为了办报，我要及时处理各种繁琐的工作，从激起当局疯狂迫害的头版头条的政治文章起直到那些无足轻重的琐闻。我以言词夸张的方式对那些来自马德里和国外的为数甚微的电讯加以发挥，进行加工，用新闻术语来说，就是充实内容。我总是通宵工作。当黎明的曙光渐渐照亮了编辑部的窗户的时候，我那极为平庸的工作才算结束了。就这样，我终于成了一个小说家。

《大米和马车》、《五月花》、《茅屋》和《在柑橘园里》都是这样写成的：拂晓，在这家前途未卜的报社的可怜的编辑部里，作者已困倦不堪，楼下，印第一批报纸的机器正在隆隆地转动，为他唱着催眠曲，而新的一天城市的嘈杂的声音又开始在耳旁回响。我的这种小说家工作通常总要进行到第二天上午，或者说，一直到身体的疲劳和困意终于把我降服了的时候。有几次，我在躺下之前，还要沿着果园的小路，或在地中海岸边溜达，以便直接构思即将在我的小说里所描写的人物和景色。

我那夜游病患者的散步，不正常地持续到霞光万道的早晨。像其他凡人一样，这是我能够见到太阳的唯一机会。通常我快到中午的时候才能上床，醒来已是薄暮；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我那累人的写作生活重又开始了。

无论如何，我再也不去过这种充满牺牲、贫困和为一个至今毫无所获的理想而不断奋斗的生活了。但是，每当我回想起这段生活，心里就激动不已，因为它是我一生中最有意义的时期之一。我对我初期的小说有一种偏爱，正如富贵人家对他们在贫穷的日子里所生的孩子有所偏爱一样。

有时，我还回忆起青年小说作家的奔放的热情驱使我参加的那些冒险生活，因为我当时不能满足于道听途说，我渴望亲眼看

一看自己想要描写的东西。

当时，我把《人民报》的领导暂时托付给一群把我当作老师和社长的青年人——尽管我们的年龄只有四五岁之差。我登上了卡瓦尼亚尔的渔船，过着水手的艰苦生活，在远海参加捕鱼作业。好在事情已经过了近三十年，我甚至敢说，我还在一条走私船上和人们一起在阿尔及尔沿海一带干过活。

另一个使我激动的回忆就是《五月花》了。有许多次，我在海滩上散步时，常常会遇到一位青年画家，他仅仅比我大五岁。他在炎炎赤日下绘画，在画布上神奇地绘出金色的光芒，透明的天空，逼真的蓝色的地中海，纯白而又有坚实的质感的船帆，以及那些威风凛凛拖着渔船破浪前进的大黄牛。

我同这位画家从孩提时代起就认识，一度分别了。那时，他刚从意大利回来，初露头角。他把现实主义运用到艺术领域中来，他讨厌在画院里作画，他的唯一的老师是巴伦西亚的大海，他热烈地赞赏它的灿烂的光辉。我们在一起工作，面对着同一个对象，他作画，我写小说。我们的友谊就这样重又开始了。我们情同手足，不久前死神才把我们分开。

他的名字叫做华金·索罗利亚。

维森特·布拉斯科·伊巴涅斯

1923年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五月花

作者 = (西班牙) 伊巴涅斯著

页数 = 1 8 1

S S 号 = 1 1 7 1 0 5 2 8

出版日期 = 1 9 9 5 年 0 5 月 第 1 版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